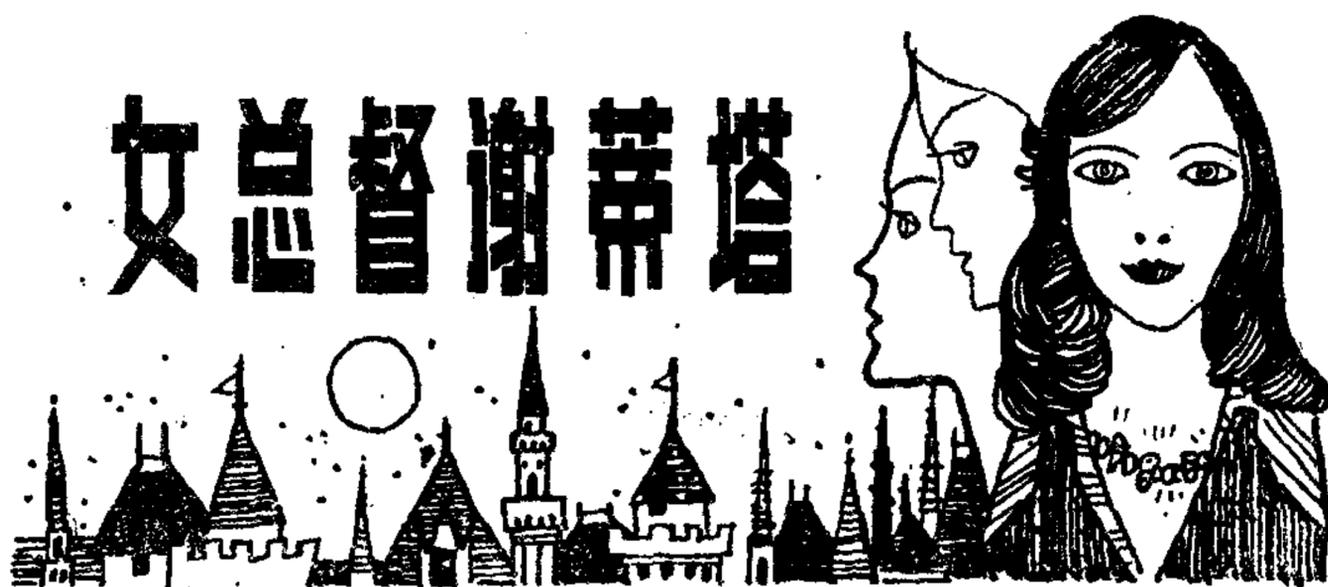


目 录

女总督谢蒂塔	(1)
更新剂	(89)
技术错误	(107)
往昔的光线	(126)
到了第十二天	(137)
雨呀雨，你快点停！	(158)
《滑铁卢》行动	(173)
海底古手稿	(185)
《蓝血人》	(203)

女总督谢蒂塔



(西班牙)格伦·帕里什

第一章

虽然离地面还有几千公里，飞船却减慢了速度，缓缓地
向地面飞去。在驾驶舱里的杰斯·鲍尔全神贯注地凝望着前
方，他们将要在宇宙机场降落。

在他身边的副驾驶员杰西·道森怀着和他同样的心情，
专心致志地巡视着控制台上各种仪表，他现在整个精力都集
中到这次飞船的着陆上。他们俩合股开了一家运输公司，因
为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杰，所以这家公司便取名为
杰杰星际运输公司。

鲍尔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道森称他为正驾驶，而
自己则甘心情愿当副驾驶。鲍尔对他同伴封的这个职称颇感
到得意，但他对道森在机械修理上的非凡才能也称赞不绝，
甚至钦佩到五体投地的地步。与其说道森是一名驾驶员，倒
不如说他是一位工程师。

“机件又有毛病了。”突然道森喊道。这时，飞船离地面

的距离已经不到五千米了。

“怎么办？”鲍尔问道。

“我也不知道……虽然飞船上的机件都完整无缺……但这条飞船已有八十年的历史了，它已不能再叫做是一艘宇宙飞船，而应是一件古董……。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飞船都使用引力推进器，而我们还在用老式的发动机在大气层、甚至在同温层上飞行……。”道森咒骂埋怨了一通后继续说道：“鲍尔，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的生意每况愈下，倒不是人们对我们视而不见，而是谁也不愿意把他们的货物送给这艘老朽的飞船去冒险……。”

鲍尔默默地点头。他的朋友公司合伙人道森说得很对，飞船已陈旧不堪了，但他们有什么办法才能摆脱这种窘况呢！也许，他们通过各种门道能弄到购买一艘现代化飞船的贷款，那怕是第二流的飞船也好。如果要这样做，他们的一生，也许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将在银行的掌握之中。无论是鲍尔还是道森都不愿这么干，他们决不想委身于人，而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买一艘现代化飞船。

他们现在驾驶的这艘飞船便是他们决心的明证。几天前飞船已经出了好几次毛病，道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修好，终于重返空间。他们全力以赴地想做好试飞和着陆试验。

“唉！要是一切正常，我们可以到桑迪梅隆经销站装货了。”鲍尔满怀希望地说道。

指示灯的灯光不断地闪烁着。

“但愿如此。飞船着陆后，我要好好地睡一觉，睡上二十四个钟头。”道森疲惫地说道。

“我双手赞成。”

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象鲍尔和道森在外貌和性格上是如此截然相反。鲍尔高大健壮，有着乌黑的头发和清澈明亮的眼睛；道森却长着满头的红发、蓄着山羊胡子、身材略高于一米五，但两条胳膊宛如橄榄树的树干。他的双眼深陷在拱起的眼皮下，乍一看来，活象一只令人不快的猿猴。

熟悉道森的人都知道，虽然他的外貌不扬，但在女人身上所起的效果与苍蝇叮在蜂蜜上是一样的灵验。他工作之余，过得轻松愉快，无所事事，虽嗜好饮酒，但从未酩酊大醉过……。不过，他的感情却是放荡不羁的。

在生活上鲍尔比道森要严肃得多，尽管他一刻也不放过寻欢作乐的机会，但远不如道森那样放荡。他行动谨慎，说话小心。正因为他们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同鱼水一般的亲密无间。

道森大约有四十岁，比鲍尔大五、六岁。他们俩都没有成过亲。不过道森在二十五岁时曾有过老婆，但很快被他的老婆遗弃了，现在仍是光棍一人，为此他发誓今后不再结婚。十五个年头过去了，他至今仍然信守他的誓言。

一盏红灯突然闪烁起来。

“二号发动机发生了故障。”道森惊叫起来。

“把压力降低一半。”鲍尔命令道。

红灯继续发着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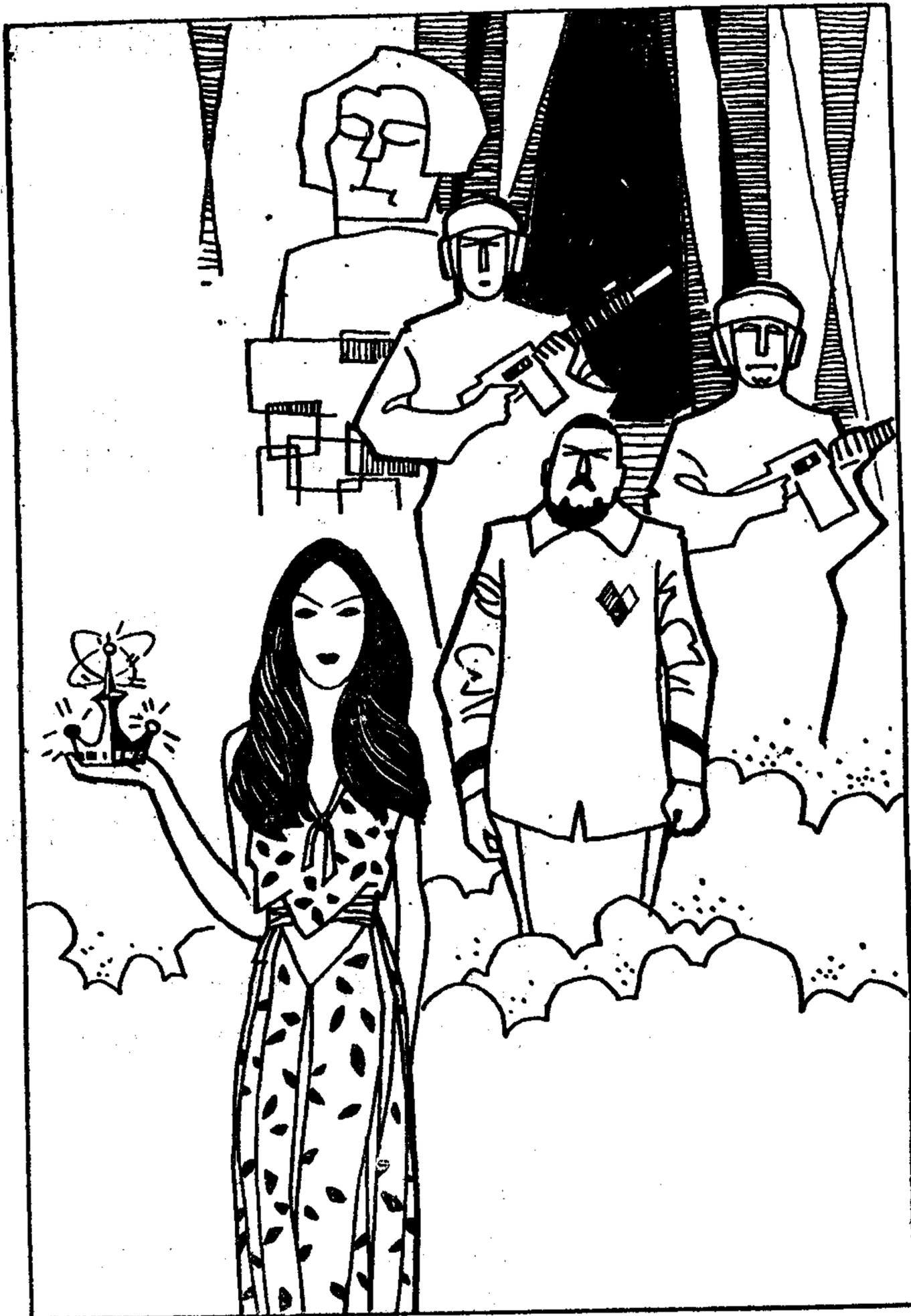
“控制仪失灵。”道森急促地说。

“中断燃料。”

“飞船要爆炸……”

“中断燃料！道森。”

道森转动操纵杆，红色的灯光顿时消失了。



“鲍尔，加速下降。”道森阴郁地说道。

鲍尔点了点头，两眼注视着指示仪。他们离地面只有四千米了。

“鲍尔，我们要在宇宙机场的中央着陆。”

“道森，在仅存的五秒钟内，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是开动四号辅助发动机了。”

道森扳动另一个操纵杆，飞船却偏离它原来的垂直方向，斜着向宇宙机场边缘种满庄稼的田野飞去。

“二千米！”道森向鲍尔喊道：“鲍尔，飞船以每小时六十四公里的速度向下降落，如果只靠一部发动机，我们将不能……”

“道森，打开制控伞。”

道森接连揿了二个按钮。在飞船上方的圆型尖顶上，一扇小门打开了，系留在飞船上的四顶半径为五十米的降落伞瞬间飞了出去。

鲍尔查看了高度计。

“道森，你只能用二秒钟的时间开动那台损坏了的发动机。”鲍尔突然说道。

“这怎么行呢？飞船将要爆炸……”

“没有其它办法，快准备吧！你有安全带吗？”

道森粗鲁地骂了一声。他摸了一下按钮和裹在他身上结实而柔软的背心。

“一千五百米。”他说道。

“道森，开动发动机，开始！”

道森扳动操纵杆，指示灯上的红光重新亮了起来。

“一……二……着陆！”鲍尔叫道。

飞船的支撑架如此猛烈地撞击着地面，以致其中的一根

支撑架被折断了。飞船缓缓地一边倾斜。

“关上一号发动机！”

道森把操纵杆迅速往自己的怀里拉动，可是没有用，他大惊失色地叫道：

“鲍尔，一号发动机继续在运转。”

“关闭所有的发动机！把总闸关掉！”鲍尔果断地发出指令。

飞船已倾斜到四十五度了。道森敏捷地揪着各种按钮，尽管这样，几盏指示灯继续发射着红光。

突然又有一盏红灯亮了。

“二号发动机压力在增大！”道森咆哮着叫道。

“打开急救闸！”

“不行，我们现在地面上，汽油将要象一团火球……”

飞船终于斜倒在地面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鲍尔和道森拚命地解脱系在身上的保险栓。

“真见鬼！发动机为什么不听我们指挥？”道森气忿地喊道。

“现在不要为这些细枝末节操心了。一号发动机眼看就要爆炸。快点！我们还有时间离开这儿。”

他们象猫一样匍匐地爬行，终于爬到了飞船的急救舱口。在高压下逸出膨胀气体的滋滋声中，他们听到了宇宙机场救火车和救护车的尖叫声。

急救舱口离地面有五米的高度，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往下跳。在地面上翻了个滚后，全速地跑了起来。蓦然，猛烈的气浪向他们袭来。鲍尔在眼前的开阔地里寻找能躲藏的地方，正巧前方有一条用于灌溉的小溪。

“道森，过来！”

俩人一头钻进了小溪里。正在这时，巨大的火光冲向天空。

鲍尔略微抬起了头，望着燃烧的飞船，喃喃地说：“再见吧！老朋友。”

道森跪在小溪里，两臂靠在溪边。

“我们马上能得到一笔社会保险费了，真不坏！”他幸灾乐祸地说道：“我们还可以领取失业补助金。但这种失业补助金仅仅只有一年，今后怎么办呢？”

“道森，我们得考虑怎样活下去。”鲍尔阴郁地说着，并站了起来。“最糟糕的是在这短促的时间内不幸将会落在我们的头上……”他说着用手指向朝他们隐蔽的地方走过来的两个人。

道森站起来，不理睬往下淌水的衣服，朝鲍尔指的方向望去。“那不是保险公司的经理麦克努斯·奥克西哪！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就是他。”

他们俩人离开了小溪，躲开飞船在烈火中燃烧所产生的灼热。奥克西是一个颧骨突出，瘦削的高个子。他戴着一付古老的金丝眼镜，用嘲讽和恼怒的目光看着我们。一个穿着军装、胸前佩带着七角星的军人站在他的右侧。他叫拉蒂，是宇宙机场安全长官。

“先生们，”奥克西说道：“我担心你们所处的窘境。你们不仅损坏了机场的跑道，而且引起了一位农场主的不满，他对被损坏的庄稼提出了赔偿的要求。”

鲍尔微笑着把裤子的口袋翻了出来。

“如果他们喜欢，现在就可以得到赔偿。”他意味深长地笑道。

“我知道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不过，拉蒂先生要和你们说几句话。”奥克西对他们说道。

鲍尔咬紧着双唇，奥克西对他们从来没有同情过。相反，对象他们那样独立的驾驶员恨之入骨。他是一个精明的管理人员，不会让鲍尔和道森感觉到他对他们的切齿之恨，更不会使他们发觉他和强大的空间运输公司的勾结，这些公司正是独立驾驶员们的死对头。

安全长官拉蒂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我不得不通知你们，由于你们所造成的事故，在宇宙飞船业主和驾驶员协会作出决定之前，你们的执照被吊销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将永远不能当宇宙飞船驾驶员了，至少我的报告在这一点上是写得明明白白的。”

鲍尔向道森满不在乎地转过身去。

“你听见了吗？道森。”鲍尔微笑着说道。

“我的鼓膜挺敏感的。我可不理睬拉蒂写的什么报告，但我可以打赌，我听得清清楚楚你把拉蒂说成是奥克西的儿子。”

鲍尔纵声大笑，搂住了他的胳膊。

“火灭以后，把碎片卖了。”鲍尔说道：“还可以弄一笔钱买啤酒喝。道森，我们走吧！”

他们一面走着，一面愉快地吹着口哨。鲍尔嘴里哼着一首古老的进行曲，道森轻轻往前一跳，调整和他同伴的步伐。奥克西和拉蒂在他们的后面诅咒着，骂着各种难听的髒话。

第 二 章

道森拨开罐头的钥匙，把一听啤酒罐头打开，递给他的

朋友。鲍尔只是摇头不接。

“我不喝。”他说。

“你在想什么？”道森察颜观色地问道。

“唉，我想找一个适合我们的职业。我们去当清洁工，你看怎么样？”

“扫大街！”道森颤抖地说道：“我，一个堂堂的宇宙飞船工程师……”

“难道你宁愿饿死？我们应该找一所简朴的旅馆来住，可是你却很高雅……现在快囊空如洗了。我们仅有的那么一点存款也被冻结了，没钱付房租……”

门骤然开了。一个人站在门口旁，用严厉的目光看着他们。鲍尔一眼瞥见他手上拿着一张清单。

“你们欠了我一个星期的房租。”他凶狠地说道：“请你们在七点之前把欠的房租付清。如果在七点零五分不还清欠款，我要叫警察来收拾你们，再见！”

清单在空中悠然地飘扬，门重新关上了。

“这个家伙真不饶人啊！”道森一面说一面弯腰把清单从地上拾起来。

“道森，如果你处在他的地位，你能信任两名破了产的宇航员吗？”

道森咬牙切齿地咒骂着。自从他们飞船焚烧后已经过去二个月了，他们的境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窘迫。

他把清单揉成一团，扔到墙角里。然后，他用捏紧拳头的右手猛击左手的掌心，说道：

“鲍尔，我们的飞船不是很好吗！”他叫嚷着，“我绝对有把握把它修好。飞船，虽说是老掉牙了，但我们可以用全新的零件把损坏了的零件换下来，它再不会出毛病了……”

“你的医术虽很高明，但病人已经死了。”鲍尔揶揄地说道。

“鲍尔，你不要笑话我。那些庞大的运输公司老板们全都是些没有心肝的家伙。不信？你看，至今还剩下多少独立的驾驶员？他们天天在减少，一些人屈服了，依附了某家大公司；另外一些人，即使有着现代化的飞船，他们也屈从了，背叛了，也从属了某家大公司，或者离群索居了。我可以给你举出二、三家大公司的名字，这些大公司，只要拿出几千美元，还不如他们每天花在吃喝上的钱多，就可以肆意破坏。我敢断定我们飞船的出事就是他们破坏所造成的。”

鲍尔默默地点点头，他承认他的伙伴言之有理。独立驾驶员无论怎样飞行，飞向何方，飞行多长时间，即使收入低微，但总能捞到一些好处，但是这样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那些大公司在规定运费，飞行时间，飞行路线和制定各种规章上，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处处与独立驾驶员们为难……。

“也许这是进步的象征吧。”他喃喃地说道。“可能有这么五、六个人背地里正在拟订空间运输垄断组织的章程呢。”

突然有人敲门。

鲍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信步穿过房间。

“要是警察来了，你千万别和他们打架。”道森叮咛着说道。

“要说打架，还早着呐。”鲍尔开门时说道。

这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女。

“恕我冒昧，您是鲍尔先生吗？”

“鄙人便是。”

“那位，我想是道森先生吧！”

“不胜荣幸之至。”道森愉快地答道。

她用冷淡的目光瞟了他们一眼。

“我叫玛丽娜·凯西。先生们，我建议你们……”

* * *

玛丽娜是一位身材修长、窈窕的少女。她有着乌黑浓密的头发，和一对灰色的大眼睛。她穿着一件黑色垂地的长裙，长裙在左侧开口，在她行走的时候，三只镶着金子和钻石的大纽扣拽住长裙，不使它拖地。

“请进，玛丽娜小姐。”鲍尔说道，“真对不起，没有什么可口的饮料招待……”

“不必费神了。”

道森毫不费力地用一只手把沉重的椅子挪到她身边。

“请坐。”

“谢谢，我还是站着的好。”玛丽娜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先生们，我来给你们订一个合同，如果你们接受的话，你们每人可得十万美元，我可以把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预先支付给你们。”

“十万……”鲍尔觉得透不过气来了。

“这可是我们要用二年的时间才能挣得到的钱呀！”道森也吃惊地说道。

“对这个数目，你们可以放心。”美丽的来访者说道：“我关心的是你们接受还是拒绝我的合同。”

“我们对您合同的内容一无所知呀！”鲍尔解释着说道。

“我有一艘飞船，我希望你们能用我的飞船送我到吉塔苏尔星去。”

鲍尔垂头丧气地说道：

“玛丽娜小姐，您恐怕弄错了。我和我的朋友都不能驾驶

宇宙飞船，因为我们的执照永远地被吊销了。”

在她的红唇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她说道：“区区小事……无关紧要。我有自己的驾驶员，但远非是理想的驾驶员。我需要经验丰富、老练的驾驶员，尤其在危急的关头能镇定自若的职业驾驶员，你们便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们无法飞行……”

“无法飞行？您，鲍尔先生可以冒充我的管家，道森当我的仆人。在这种职业的名义下，还有什么法律可以阻止我们签订合同呢？当飞船向吉塔苏尔星飞去时，任何政府的代表都不会在我们的飞船上逗留。你们坐在驾驶舱里时，决不会有警察向你们指手划脚，或提醒你们记住你们的执照已被吊销。我希望你们每人都能得到十万美元，所以请你们考虑我提出的建议。”

鲍尔和道森听了她的一席话后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我是管家？”鲍尔首先开口说道。

“我是仆人？……”

“除了你们两人之外，包括我在内，一共有四人和你们一起旅行。”玛丽娜向他们说明道。“我的飞船‘飞行女郎’号是一种‘信天翁——70’型飞船，恐怕你们还不熟悉这种类型的飞船吧，你们可以去看看，怎么样？”

“‘信天翁——70’是最现代化的新型宇宙飞船，价值千金啊！我们一辈子也攒不到这么多的钱买一艘这样的飞船。”鲍尔羡慕地说道。

“‘信天翁——70’象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它甚至能听从驾驶员的声音飞行。”道森眼睛里放射着光芒，说道：“我们接受您的……”

鲍尔伸出手臂，阻止他说道：

“伙计，你等一等，”他觉得玛丽娜的合同中有某些使他不安的东西。“为什么您在这个时候选中我们为您驾驶飞船去吉塔苏尔星呢？您可以坐旅行飞船去啊！……”

“我喜欢坐自己的飞船去，”她冷漠地答道，“你们要追究原因，我可以给你们说两条：第一，我总共要付给你们二十万美元，目的就是让你们不要提出与你们无关的问题；第二，我们不是走私，也不是非法旅行。当然，飞船飞到轨道时，我们将要给你们下达一些指令。先生们，我需要你们的回答，要马上作出答复，去还是不去！”

鲍尔启齿还想说什么，当他瞥见揉成一团的清单时，他沉默不语了。

“道森，你的意见呢？”最后鲍尔用商量的口气问道。

“我接受。”

“那么，我们同意了。玛丽娜小姐，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你们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好出发的准备。”她打开皮夹，从中抽出两张金色的纸片。“你们可以到宇宙星河银行领取预付的佣金。”她说道。

“这是一家信用极好的银行。”鲍尔评论着说道。

“我不喜欢不讲信用。”玛丽娜略微把头向前低垂。“我很高兴，先生们。”

她转身便走。鲍尔除了只能瞧见她背后长裙上黑色短小的绸带外，再也看不见她身上的其它装饰了。

“真叫人心醉。”房里只有他们俩人的时候，道森两眼紧盯着支票说道。

“她，太美了，但冷冰冰的……”

“傻瓜，我爱的是钱。”道森仰天大笑。“鲍尔，今天晚上，我可要寻欢作乐一番。在‘飓风’酒吧间有一名小姐，我可把她想死了……”

鲍尔莞尔一笑。

“我认识她。”他说道，“不过，我总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和我们签订合同呢。”

道森兴冲冲地朝门口走去。

“现在我得赶紧到银行去把这笔钱取出来，然后拿这些钞票在那张漂亮的脸蛋面前晃晃，再见！我的朋友。”道森得意地告辞道。

房里只剩下鲍尔一个人了。他对这项合同仍疑虑重重，放心不下。但一想到这两个月来一贫如洗的日子，便暗暗庆幸今天经济宽裕的境况。

他正要离开时，电视电话的铃声响了。他走近电视电话，揪了一下按钮，电视电话的屏幕亮了，但不见人的图象，只听见一个声音说道：

“鲍尔队长，不要接受他们的合同，否则你将要大祸临头。”

鲍尔刚要开口说话，电视电话中断了。

* * *

那天下午，鲍尔买了一些衣服，并命人送回旅馆。他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用完晚餐后，也朝“飓风”酒吧间走去。

一位引人注目的金发女郎紧偎在道森的身边。那女郎身着一件由三截鲜艳的布料缝缀而成的红色衣裙，布料的缝接处恰好在人体丰满和显眼的部位。鲍尔微笑着看看他们，接着便在通往二层的扶梯上消失了。

他花了十元钱一张钞票在最舒适的地方占了一张桌子，

他心旷神怡地欣赏着展现在他眼前的壮丽夜景。两个小时过去了，他终于饱尝了眼福。算清账后，便站起身来。

这时，打扮得和道森身边那女郎一样艳丽的美貌女人朝他走来。

“请您从后门走。”女人对他说道：“玛丽娜有话和您说。”

鲍尔微蹙双眉，但女人很快就走远了。

他犹豫片刻后，便去寻找通往后门的出口。他走过一条光线灰暗的走廊，刚来到了门口，一扇大门自动打开。他朝前跨了一步，只听见一个东西在空中发出了轻微的吱吱声，旋即缠住了他的脖子。

鲍尔发觉他已落入了圈套时，为时已晚了。纤细的金属丝绕在他的脖子上，越绕越紧。蓦地他明白了这是一种杀人兵器，他将必死无疑。

有人称这种兵器叫自动勒杀枪，从它枪口里射出的不是子弹而是金属丝，射程二米。枪的另一端是一个细小的球，它发出强大的电磁，和金属丝相通，一旦射中目标，金属丝便立即收紧。如果不马上把金属丝解开，用不了几秒钟，人就要一命呜呼了。

鲍尔感到呼吸困难，金属丝在他的脖子上也越陷越深，痛得他好象瞳孔里布下了一层红色的烟幕。

他想象得出凶手一定站在他的后面，正得意地等着他倒下去。

突然，他听到背后发出可怕的响声，如同有人用斧头砍椰子的声音。

接着有人摔倒在地。而他脖子上的金属丝却放松了。由于窒息和疼痛，他感到精疲力尽，也无力地软摊到地上。

一个人朝他俯下身子，轻声呼唤：

“我的朋友……”

鲍尔断断续续地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道森跪在他的身边，为他轻柔地按摩脖子。

“安静点，我的朋友，你很快就会好的。我看见你从后门出去……你不要看那个金发女郎说得娓娓动听，她比一盘没放盐的水煮土豆还要索然无味。我觉得奇怪你会打这儿离开‘飓风’酒吧间……要害你的人，反把自己葬送了。你不必为那坏蛋操心了。”

鲍尔这才明白他刚才听到的那个声响是一只巨大的拳头猛击头盖骨时发出的声音。他的朋友用他熊背虎腰般的躯体把他救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能够站起来了，凶手却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朋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他艰难地说道。

“那家伙要掏你的腰包。”

“不仅于此，道森。你走得太快了，我来不及告诉你曾有人警告我不要签订那个合同。”

道森不满地说道：

“鲍尔，你不要把事情说得太严重了。”

“把手伸给我，道森。”鲍尔拉着他的手站了起来。“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鬼知道……？”

“刚才有一个女人对我说玛丽娜要和我谈谈，还给我指出了路线，想不到我却象一个傻瓜那样不知不觉地掉入了陷阱。”

第 三 章

鲍尔抚摸着疼痛的脖子。

“道森，我们去找她。”他抑制着愤怒对道森说道。

“好！”道森说：“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妖魔阻拦我们签订合同？”

“不要说这件事本身有它离奇的地方，即使出于好奇心，我也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鲍尔答道，“他们完全可以坐旅行飞船去吉塔苏尔星，为什么偏要我们给他们驾驶飞船上那儿去呢？”

“也许她喜欢坐自己的飞船去，象她这样的大富翁，一艘飞船对她算不了什么。”

他们走进了“飓风”酒吧间，仔细地搜索着曾经给鲍尔口信的女人。猛然间鲍尔瞧见了那女人正靠在栅栏边上和一个绿皮肤，脑门上戴着一顶精巧的齿状鸡冠帽的男人闲聊。

“一个阿尔图斯人。”鲍尔啜嚅着说道。

“是那个女人？”道森问道。

“就是她。”

“我去把那顶鸡冠帽摘了，你看怎么样？”

“就这么办。”

他俩来到女人的身边。

“您好，宝贝！”鲍尔微笑着说道。

“您好！”她说道：“您走开点，我和我的朋友讲着话呢！”

“齐娜，我亲爱的齐娜。”象公鸡似的阿尔图斯人咯咯地说道。

“噢！你原来叫齐娜。”鲍尔叫嚷着说，“道森……”

“没错，她是您的。”道森用胸膛挡着那个绿皮肤的人说道：“小伙子，耽误您几分钟。”

阿尔图斯人圆睁着眼睛气得鼓鼓的，他蓦然举起了右手。

五只锐利的指甲从皱折的手指皮肤里伸开，阴险地朝道森的脸上抓去。道森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他挥起拳头，狠狠一下就把阿尔图斯人捺在柜台下面。齐娜见此情景不禁吓得面无人色。

“你们听着，我可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有一个人出二十五块钱，叫我给鲍尔送一个口信，其它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她急促地说道。

鲍尔紧皱双眉。

“我相信您说的话。”鲍尔轻声地说道。

“我可以向您发誓，我说的全是实话。”

“她可能讲的是实话。”道森插话道。“鲍尔，要杀害你的那个家伙是不会明文相告的，他也不会亲自出马。如果他把你惊动了，你就会溜之大吉。”

鲍尔赞同地点点头。

“对！你说得对。齐娜，你给我讲讲那个家伙长得什么样子。”

“好吧，他大概有四十来岁……黄眼睛，金头发，长得很壮……”

“不必说了，就是他。”道森打断了她的话。“鲍尔，我们马上离开这儿。”

他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阿尔图斯人。一个招待急忙跑来。

“他喝醉了。”道森和蔼地说道：“他醒了以后，请你好生相待，阿尔图斯人酒醒后要大发雷霆的，还要拿他的指甲张牙

舞爪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让这种爬行动物到地球上来。”招待气愤地说道。

齐娜微微含着怨意。

“你们打扰了我今天晚上的生意。”

鲍尔抽出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

“这是二倍于那个阿尔图斯人要付给你的钱。”他接着说道：“道森，我们走吧。”

当他们来到大街上的时候，鲍尔不安地对道森说道：

“从这件事上，我嗅到了一种臭味，这种臭味越来越使我恶心。”

“是啊！的确有一种味，不过，不是臭味，每一个人十万美元，这可是芬芳的香味呀！”道森哈哈大笑起来。

* * *

鲍尔在准备行李时，道森突然推门而入。

道森手里拿着一本杂志，鲍尔发觉道森显得很激动。

“鲍尔，我带来了一条惊人的消息。”道森叫道，“你能猜得到玛丽娜是谁吗？”

“玛丽娜，她是谁？”鲍尔淡淡地一笑，“为什么你不说话呀？”

道森用舞台上的动作，把带来的杂志打开。

“你瞧！”

鲍尔目瞪口呆地站着。一幅用天然色彩复制的照片，把玛丽娜容貌逼真地刊登在杂志上。

“真见鬼！”鲍尔嚷道。

他把杂志一把夺过来，高声朗读照片下面的说明。

“乌戈德六世的女儿，谢蒂塔公主殿下，将被任命为吉塔

苏尔星的总督。第六银河系的各国政府将派代表团参加庆典……”

他不解地望着他的朋友。

“为什么谢蒂塔来到我们地球上？”鲍尔不安地说道，“她可以动用五十条作战飞船的船队为她护航……”

“鲍尔，她也许隐姓埋名地生活在这儿。”道森提醒道，“作为未来的总督，她有权缔结和签订条约。可能她和我们地球政府签订了一项条约。”

“这不能和我们签订的合同混为一谈。谢蒂塔是不会自来寻找两名落魄的驾驶员签订合同的。”

道森耸耸肩膀。

“政治是非常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他说道，“如果不是像她这样随意挥霍的女人，谁愿意花二十万美元雇两名驾驶员呢？你注意到没有，没有一张报纸，也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或电台透露过那怕一丁点儿关于她的消息。这张照片是从吉塔苏尔星通讯社那儿弄来的……很可能玛丽娜是她在这儿用的假名。”

“她不是那么容易能逃避人们视线的女人。”鲍尔反驳道。

“我和你一样都见过她，但是你并没认出她是吉塔苏尔星的总督。有多少人会关心她所统治的那颗微不足道的星球呢？吉塔苏尔星称不上是一颗星球，只是一颗比月亮小得多的天体。即使她被人认出来了，她可以否认。因为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在我们地球上，也不愿惊动别人，难道你要声张出去吗？”

道森拍了拍鲍尔的肩膀。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既然缄口不言，我们也装聋作哑，依然把她看成玛丽娜，你明白了吗？”

“好吧。”

* * *

飞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你看，多漂亮的一艘飞船啊！”道森欣喜若狂地说道。

鲍尔对他朋友的话打心底里表示赞同。“飞行女郎”号确是一艘线条优美的第一流飞船。看起来它比一般飞船小，但却是最新型的。它的发动机体积很小，功率绝对不亚于其它的飞船。

鲍尔和道森走近通往飞船的舷梯，只见在舱口上站着一个穿一件鲜红上衣、高大削瘦的人，他的眉毛细长，额头极其光滑，在尖长的唇须上长着一只鹰钩鼻子。

“如果我们给他头顶上装二只角，屁股上接一条尾巴，让他手里拿着三齿叉，他真象一个魔鬼了。”道森讥讽地说道。

鲍尔走到舷梯旁。

“我是玛丽娜小姐的管家。”他说道。

“我是她的待从。”道森接着说道。

穿红衣服的人满面笑盈。

“请上来，先生们。”他亲切地向他们打着招呼，“鄙人叫辛诺德，是小姐的驾驶员。当然，我对驾驶飞船的技术一窍不通，全仰仗诸位了。在飞往吉塔苏尔星的旅途中，请多指教。”

“辛诺德先生，对这条飞船我只能对你说，在飞向吉塔苏尔星时，她本人是不喜欢旁人插手她的旅行的。”道森愉快地说道。

“对！你不要大声嚷嚷，你以为飞船起飞前，没有隔墙耳朵吗！？”辛诺德拍了二下巴掌。“先生们！现在请去看看你们的床位去。”

即刻进来两个又高又大、身材魁梧的男人，要不是他们外貌各异，简直判若一人。

“我们的助手苏胡和沃纳比。”辛诺德向他们介绍道。

“你们好，小伙子们！”道森向他们招呼着说道。

“他们会告诉你们的床位在哪儿的。”辛诺德说道。“玛丽娜小姐公事繁忙，请原谅她没有来接待你们。”

“朋友们，不必麻烦了。”道森兴冲冲地说道。

鲍尔沉默不语。虽然他早已料到这艘飞船不同一般，但眼前的一切仍出乎意料，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世界上竟有如此豪华的飞船。毋庸置疑，这是一艘国家元首专用的飞船。

船舱很宽敞，陈设雅致和谐，还有专用卫生间。发电机将产生一种类似地球的重力，使它能迅速转动起来。

鲍尔猜想沃纳比和苏胡大概是总督的保镖。他坠入沉思：谢蒂塔抱着什么使命要用玛丽娜的假名到地球上来，一定是为了某项秘密条约。

一个小时后，由鲍尔和道森驾驶的飞船离开地面向吉塔苏尔星飞去。

* * *

飞船在空中飞行了二十四小时后，鲍尔开动了自动驾驶仪。

“我们就这样让飞船穿过太阳系。”他说道，“我们要作好突然进入外太空的准备。”

他的这些话是对辛诺德说的。后者做了一个赞同的手势。

“对于飞船在空间的飞行，你有全权处置的自由。”他说道，“如果你们认为现在飞船由自动驾驶仪操纵，一切运行都

正常的话，我们不妨到大厅里稍许休息。也许玛丽娜小姐要和你们说些什么，我想你们一定会感兴趣的吧。”

“好极了，我们上大厅休息一下。”

鲍尔和道森跟着辛诺德走出了驾驶舱。大厅很宽敞，三面墙下围放着长沙发。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备有一个酒吧间，沃纳比坐在柜台的后面。

“沃纳比，给他们一点喝的。”辛诺德命令道。

“来一杯带冰的威士忌。”道森对沃纳比说道。

“劳驾给我一杯雪利酒。”鲍尔客气地说道。

沃纳比忙着准备各种饮料。鲍尔和道森靠着宽大的舷窗欣赏着空间的瑰丽景色。过了一会儿，他们和辛诺德亲切地交谈起来。

大厅的门突然开了，玛丽娜出现在门口。

“先生们，我极为荣幸能在飞船上见到你们。”她微笑着说。“对你们的合作，不胜感谢。”

“小姐，您是否要喝点什么？”辛诺德询问道。

玛丽娜用手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

“请你给我一杯茶。”她的眼睛注视着鲍尔。这时，鲍尔的目光正停滞在这个妖娆动人的女人身上。她穿着一件和辛诺德类似的衣服，但颜色是淡黄色的，以V字形袒露着胸，给人一种心荡神怡的感觉。

“她一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鲍尔想道。

第 四 章

“先生们！”玛丽娜说道，“为什么我要和你们签订合同呢？现在该是你们知道的时候了。当我在地球上逗留的时候，为

了慎重起见，我没有把情况告诉你们。这儿，在我的飞船上，我们不必谨言慎行了。无论是辛诺德，还是苏胡和沃纳比，他们都是我的心腹，我希望能象他们那样信赖你们。”

“如果您信得过我们的话……”道森笑着说道。

“请您放心相告。”鲍尔恳求地说道。

“大概你们已经略知一二了。你们迟早会全明白的。在我们旅行途中，我企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这种帮助远远超出驾驶一艘飞船。你们听说过伯尔——乌尔——克桑尼城堡吗？”

鲍尔和道森都摇摇头。

“我们对吉塔苏尔星的情况知道得很少。”鲍尔说道。

“噢，这很自然，”玛丽娜同情地说道，“你们把我送到了那个小星球，可以各得十万美元。如果你们接受我的另一项合同，你们每人还能拿到甚至一百万美元。先生们，这就是你们接受我的合同的补偿。”

“我百分之百的接受。”道森听到这个数字已眼花缭乱了。

“不会让我们去杀人吧！”鲍尔微蹙双眉说道。

“不，我为什么要找一些杀人凶手呢！”玛丽娜笑逐颜开地说道。

“我可碰上过凶手，小姐。请您继续往下说。”

“当然，有人想给我这次旅行制造种种麻烦。你们大概听说过谢蒂塔了吧，她是吉塔苏尔星总督的女儿。”

“听到过。”

“果然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就是谢蒂塔。目前占据着总督职位的是一个女骗子手。”

鲍尔惊讶得张开了嘴。

“您说她是一个骗子手……”

“是的，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骗子手。她和我长得非常象，好象二滴水一样。在我到伯尔——乌尔——克桑尼城堡之前，如果不把深藏在地下室里的保险柜弄到手，我就无法揭穿她的骗局。在保险柜里有证明我身份的正式文件，只有在你们二位的帮助下，我才能把文件弄到手。她和她的党羽们将要受到审判。作为你们的酬谢，我刚才已经说过，你们每人可以得到一百万美元……，一旦我出任总督后，我将用我的影响把你们被没收的执照交还给你们，你们可以买一艘类似我这样的飞船，重新在宇宙中飞行。”

“好极了！”道森满心喜欢地说道。

“不过，我们可没有偷保险柜的经验。”鲍尔不快地说道。玛丽娜脸上露出奇异的微笑。

“鲍尔先生，您从事空间飞行之前是干什么的？您呢，道森先生？在我的协助下，难道你们打不开一只保险柜……？”

“我不太明白，小姐。”鲍尔迷惑不解地说道。

“证明我身份的正式文件存放在我爷王乌戈德六世特制的保险柜上。只有和镌刻在保险柜上相同指纹的人，才能打开。除了她本人，谁也别想打开保险柜。同时，在保险柜的周围设置了各种陷阱和警报器，只有二名星间巡逻队的老兵，才能进出自如，不受其害。”

鲍尔向道森转过身来。

“这下你都明白了吧！”鲍尔不动声色地说道。

“这很简单，”玛丽娜说道，“为了寻找适当的人选，我费了很长时间。”

“终于您找到我们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

鲍尔仍然半信半疑。

“我给你们酬金还不够吗？”玛丽娜用询问的目光说道。

“够多了，玛丽娜小姐……到合适的时候，我将遵命……”

“对！”玛丽娜赞许地说道。

“这件事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您说您和假总督非常相象。难道你们是孪生姊妹吗？”

“不，说实话，假总督和我，相象只是偶然的巧合。有一邦人，他们拥有狡诈无比的手段。他们为了把她捧上台，不惜以他们的万贯资产，重金聘请整形医生，给她做整形手术。手术是非常高超的，整形后的她就像我本人一样。”

“这是无可怀疑的。难道那邦野心家却不知道在保险柜里有证明您身份的正式文件？”

“他们知道，但他们无法打开。他们可以解除警报器，绕过致人于死地的陷阱，这对他们没有什么用处，只有我才能打开保险柜。”

“要是吉塔苏尔星人只相信目前的女总督，您怎么办？”

“那我们也无计可施了。我相信一旦我们弄到文件，我们把它公布于众，让司法机关来审理那个骗子和她的党徒。”玛丽娜坚定地说道。

“我们这儿有整套要塞和地下室的照片。”辛诺德插话道。“对你们的突袭计划大有用处。先生们，你们可以随意地翻阅这些照片。”

“真有意思。”鲍尔说道。

“那么，您同意了？”玛丽娜问道。

鲍尔转身对道森说道：

“你呢？”

道森做了一个肯定的姿势。

“我同意。”他答道。

* * *

放完了最后一张幻灯片后，鲍尔打开了大厅里的灯，道森往杯里斟满了酒。

“道森，你觉得怎样？”鲍尔问道。

“真有意思。”道森把一只杯子递给鲍尔，自己也拿起一只对着光仔细欣赏。“我们不是每天都能有一百万美元合同的。”他兴高采烈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总有些使我不愉快的东西。”

“真的吗？有什么使你不愉快的呢？”

“我也不知道。”他沉思着说道。“这是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正如我们俗语所说的这儿关着一只猫。”

“如果我们把猫从笼子里放出来，他们将付给我们一百万美元。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知道这牵涉到国家的事，一些野心家反对另外一些野心家……但我们，只不过是商人，挣钱糊口，这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鲍尔，不要再犹豫了。”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玛丽娜说的话属实，他们为什么不强迫她打开保险柜，焚毁证明她身份的文件，这样，假的总督和她的那一小撮人就不必再惧怕真的谢蒂塔了，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如有机会，你跟她谈谈，她一定会对你说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她只得逃跑。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给我们的支票确实可以到银行兑换。”

“这倒不假。”鲍尔同意地点点头。“但只有二万美元，还欠我们一百九十八万美元。”

道森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

“我的朋友，这不用耽心，”他问道，“我们不谈这艘飞船和飞船上的发动机，就拿飞船里的陈设来说，就配得上东方一个至尊的亲王了。她一掷千金，连瞧都不瞧一眼。这是比任何信用更值钱的东西。”

“你的话使我茅塞顿开。”鲍尔讥讽地说。他举起酒杯，邀请道森喝酒。“为谢蒂塔的健康干杯！”

“为我们的二百万美元干杯！”道森补充道。

* * *

辛诺德斟满了一杯酒，递给了玛丽娜。

“你演得很出色。”他赞许地说道。

“我是一名蹩脚的演员。”她谦虚地说道。

“他们这两个像是傻瓜……最理想的是他们把我们送到保险柜那儿。”

“这可是头等的大事，你说呢？”

“是啊，这是一件头等的大事。”

玛丽娜喝了二口酒。

“他们两个是勇敢果断的人。”她说道，“喂！这酒好象有点辣……”

“这种酒是有点儿辣。”

她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突然她感到头晕目眩。她想叫，但舌头好像粘在上腭上动弹不得，两条腿似乎悬在空中，她跌倒在地。

几秒钟后，辛诺德按了一下电铃，大门即刻打开，苏胡站在门口。

“先生叫我？”

辛诺德用手指了一下跌倒在地上的玛丽娜，说道。

“把她拖到房里去。”

“是，先生。”苏胡应道。

* * *

“飞行女郎”号飞船以高于一百倍光速的速度在宇宙空间中似流星般飞行。由于发动机的性能良好，飞船上的一切活动都按部就班。

尽管飞船上各种部件运行正常，鲍尔作为一名杰出的驾驶员，在此时此刻仍放心不下。为了随时能观察各种控制仪表和纠正突然出现的异常情况，他和他的同伴道森商定好，每六个小时换一次班。

换班时间到了，鲍尔看见道森走进了驾驶舱，便站了起来。

“一切正常。”他说道。

道森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

“我们到达吉塔苏尔星时，我要好好地睡上二十四个小时。”他信心十足地说道。

“还早着呢！”鲍尔微笑着说道，“我可去休息一会儿了。”

他离开了驾驶舱，穿过大厅，走进住舱的走廊。这个时候，飞船上的人都已进入梦乡了。

鲍尔朝着自己住舱走去，突然一阵悦耳的古老小调飘到他的耳边。

鲍尔停下脚侧耳细听悠扬的歌声从玛丽娜房门微开的隙缝里传了出来。

鲍尔把门轻轻地推开了一点，偷眼往里瞧，面前的情景使他惊愕得目瞪口呆。房间很阔敞，比飞船上任何的房间更为华丽。玛丽娜一丝不挂地对着房门，坐在一面镜子前梳着她那浓黑的秀发。鲍尔暗暗地思忖：她为什么这样的不自爱。同时也感到如果她以为他特意偷偷地窥视她的赤裸裸的

身躯，对他将是莫大的耻辱。

正打算返身退走，玛丽娜终止了哼着的小调。

“你干吗像一根电线杆那样站在那儿。进来，鲍尔。”

鲍尔慌乱地说：

“请原谅，门开着……”

“门当然是开着的罗！我知道你这个时候换班。不要害怕，进来。”玛丽娜发出讥讽的笑声。“你害怕女人？”

鲍尔不由自主地跨过了门槛，然后把门掩上。他从镜子里看到了她挑逗的目光。他喃喃地说：

“女人不仅使我害怕，有时，更叫人难以……”

“也许，你在年青的时候有过失恋的隐痛吧。”

“我可没有尝过失恋是什么滋味。有些女人使我害怕……给我一种这样感觉，好像她们想把我一口吞了似的。”

玛丽娜仰天哈哈大笑。

“你走近一点，你将看到我不会把你吃掉。”她说道。

鲍尔又瞧了她一眼。他窥见她的眼睛像一团熊熊的烈火。他朝前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

她关上电门，瞬间整个房间沉浸在黑暗中。

* * *

第 五 章

“你跟我讲讲这个欲火大发的女人。”道森说道。

“这个……”鲍尔用充满激情的口吻说道，“我只能对你说，我落入了她的情网。”

“落入了情网？你将死无葬身之地，我的朋友。你只要看上她几分钟，她的眼睛就会把你吃掉。”

鲍尔微微一笑。他，不管怎么说，是不会后悔的。何况玛丽娜是那样漂亮，年轻，窈窕，热情……她开初对他们的冷漠、生硬也已溶化在爆发的激情之中了。

玛丽娜为什么突然会对他热情，鲍尔始终捉摸不透。也许她将很快得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严格的约束，甚至不得不与她所不爱的人联姻。使她感到不安……。

她和鲍尔分开后一直没有再见过面。假使他们能重新相见，她将忧郁地缅怀往事。

突然，驾驶舱里的灯光颤动起来。

“喂！发生了什么事？”他叫道。

道森骂了一句。

“谁把通往右舷救生艇的舱门打开了？”他说道。

鲍尔向舱门急奔过去。

“你留在这儿。”他命令道，“这样不谨慎地把舱门打开，会使飞船内空气逃逸……”

他朝一条长廊的尽头奔去，使劲推开了一扇门。

在门的下方，有一存放食品和各种机械设备的贮藏室，只见室内有一个人拖着一个失去知觉的女人朝救生艇的舷门走去。鲍尔明白了苏胡的用意。

他猛地跃身向前一跳。苏胡听到了脚步声，转过身来做好开打的架势。鲍尔朝他扑去，但他错误地估计了苏胡的力量。

沉重的一拳打在鲍尔的下腭。虽然他头脑还很清醒，但已失去了还击的力量。

他看得见，听得到，可四肢却软弱无力，他觉得被人拖到了存放救生艇的船舱里。两只巨臂象扔一具尸体似的把玛丽娜抛到他的身边。最后鲍尔用尽全身的力气站了起来。

但已经晚了，存放救生艇的舷门喀嚓一声关上了。一秒钟后，自动发射器把这艘像小型飞船似的救生艇从飞船里射向空间。

* * *

对于苏胡要谋害玛丽娜的原因，鲍尔无心去调查一番。在目前危急的时刻去研究苏胡的行凶意图是荒唐的，是浪费时间。

他还觉得有些悠悠忽忽，好在体力在迅速地恢复。救生艇的船舱里还算宽敞，在舱内再增加几个人，也绰绰有余。实际上，这是一艘备有十多人给养的小型飞船。当然，还有更大的救生艇，但象“飞行女郎”号这类飞船不可能配备更大的救生艇了。

他首先把玛丽娜从地上扶起来，费了很大力气，把她安顿在类似做手术的椅子上。因为救生艇以极大的速度飞行，内部的重力只有正常重力的五分之一。

他用安全带把玛丽娜拴在椅子上。自己则坐在驾驶座位上，并揿了一下控制台上的按钮。

他朝控制仪迅速地瞥了一眼，旋即使他感到他们目前的处境并不很妙。燃料很快就要消耗殆尽了。为了节约燃料，他当即关闭了发动机，让救生艇依靠它从飞船船体分离时本身的惯性飞行。

鲍尔引颈翘首地仰望天空，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因为要想用肉眼寻找“飞行女郎”号飞船是愚蠢的，它以每秒几十公里的速度飞行，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揿了一下救生艇上小型雷达的按钮，马上雷达便开始旋转起来，倾刻间在雷达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光点。鲍尔细心地观察着它在天体中的方位，同时把飞船的飞行日记找了

出来。

他很快从“第六银河系手册”中找到了这个发光天体的名字。它是一颗名叫瓦罗兹的有生命的星球。但这颗星球离他们有二千多万公里，使他蹙了一下眉头。然而吉塔苏尔星离他更远，约有二亿八千万公里。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向瓦罗兹星飞去。

突然，玛丽娜长叹一声，艰难地张开双眼，不安地问道：

“我们在哪儿？”

鲍尔走近玛丽娜，把带有麦管的瓶子递给她。

“你喝一点吧。”鲍尔愉快地说道。

瓶子里装有咖啡和渗杂着少量的白兰地酒。过了一会儿，她觉得好多了。

“我很高兴您醒了过来，现在您不要动，乖乖地坐在椅子上，您的脸色苍白，这说明您昏迷了好几个钟头。”

“是啊！昨天辛诺德给我一杯酒，祝贺……可是，不一会儿我就头昏目眩……”

鲍尔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这些无赖，除了您说的之外，他们为什么要把您装上救生艇扔到太空里？幸好，我和道森正在驾驶舱里，我们一看到灯光的晃动，我就急忙奔向储藏室，只见您晕倒在地，而苏胡却把您装上救生艇。我和他展开了搏斗，但我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力量，他把我打倒在地，然后把我们俩装上了救生艇，揪了救生艇的发射按钮。”

“难道他们也要把您抛出九霄云外吗？”

“他们是这样做了。”他释然一笑，“您不必多虑，离我们不到二千万公里有一颗有生命的星球。”

“我要去吉塔苏尔星！”她叫喊道。

“吉塔苏尔星离我们有二亿八千万公里。他们干得很漂亮，给我们留下了那么一点儿燃料。但愿这点儿燃料够我们做一次安全的着陆，要去吉塔苏尔星是绝对办不到的。现在我们靠着救生艇从飞船发射出来的惯力和瓦罗兹星球的引力飞行。只要方向有一儿偏离，被另一个星球吸引过去，即使我们能到达吉塔苏尔星，也没有足够的燃料在那儿着陆。除了克服沿途星球的引力外，救生艇本身的重力也是一个问题。不管您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飞向瓦罗兹星。”

“您倒挺清楚，”玛丽娜不满地说，“至今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陷害我？”

鲍尔苦笑了一声。

“我可以向您打赌，吉塔苏尔星上的阴谋家比辛诺德想象的要奸诈得多。”他答道，“您来鄙舍后，就有人威胁我，劝我不要接受合同。如果不是我的朋友及时干预，恐怕我现在不会在这儿了。”

“您说的是真的吗？”玛丽娜惊讶得喊了起来。

“千真万确！”他肯定地说，“如果苏胡是巧妙地打入你们中的阴谋集团间谍，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下手。”

“您说得很对。”玛丽娜沉思着，低声语语地说道，“但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辛诺德要把我麻醉了呢？”

“也许他自己也和您一样昏晕不醒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胡就成了飞船的主人。”鲍尔的眼睛里迸发出愤怒的火星。“如果他不杀死我的朋友，我会宽恕他的。”

“但愿道森拔刀相助。”玛丽娜祈求地说道。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了，如果他死了……”

“难道我们永远留在瓦罗兹星上吗？”

“您等一等。”

鲍尔站起来，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又走了回来。玛丽娜发现他的脸上笼罩着一层阴影。

“收声机坏了，简直无法能把它修好。连在五亿公里内飞过的飞船都能测出的自动方位仪也坏得不可收拾了。”他气恼地说道。“苏胡把我们弄上这该死的救生艇时，他知道他该从什么地方下毒手。”

玛丽娜吓得毛骨悚然。

“这就是说我们永远地留在瓦罗兹星了。”她叫道说道。

“这一切将取决于道森了。他很可能和辛诺德一样已经死了，这以后的事您很容易想像得出来。”

* * *

突然，救生艇里发出了轻微的啾啾声。

“我们进入了瓦罗兹星的大气层了。”他对玛丽娜说，“您系好安全带！”

飞船与星球大气层的接触明显地感觉到了。他观察了所有的仪表，但还不到开动发动机的时候。

由于飞船的高速，无法马上着陆，他们只能在瓦罗兹星上空兜着圈子。飞船在大气层中犹如一块飞在平静湖面上的光滑石片，震撼着、跳动着，速度骤然地在放慢。到达了第七轨道后，鲍尔才放下支撑翼。但飞船仍然是超高速的。鲍尔设法让它在空中滑翔，幸好飞船的所有部件运行良好，没有发生故障。

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忙碌后，鲍尔看到飞船已经降到每小时一千公里的速度，不过离地面的距离也只是一万五千多米了。

“准备好！我们马上要着陆了。”他对玛丽娜命令道。

现在救生艇如同一架普通飞机那样地飞行。虽然它的速度缓慢下来了，但支撑翼的面积太小，飞船仍然比普通飞机要大得多的速度向下降落。

“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刻。”鲍尔喃喃自语，全神贯注地操纵着飞船。

在一千米的高空，飞船仍有每小时七百公里的速度。鲍尔只得孤注一掷，点燃了发动机。

一种深沉的吼叫声传遍了整个船舱。现在发动机起动了，他能更顺利地操纵飞船。他倾斜着上身，观察飞船降落的地点。这儿是杂草丛生的宽阔平原。有一条河流和怪石嶙峋的山岗。他想，大概在这山岗上有一个可以作为他们遮身的山洞。

鲍尔多少有些紧张，他努力控制自己，情况是很清楚的，要末保持冷静力争一切顺利，安全着陆；要末稍有失误，飞船和他们同归于尽。鲍尔到底不愧是老驾驶员，他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果断揪了一下制动器的按钮。顿时，在他们的头顶上张开了三顶白色的布罩。

三十秒钟后，飞船开始轻微地颤动。鲍尔发出欢欣的呼喊。

“我们按预定的时间着陆了！玛丽娜，如果我对您说我们只存下十公斤燃料了，你一定不会相信，但这是确凿的事实啊！”

第 六 章

飞船停稳后，鲍尔打开了舱门，他们随即跳到地面。鲍

尔和玛丽娜凝视着周围的瑰丽景色。

“看起来，这个地方还不错。”她愉快地说道，“好象是一个小小的天堂。”

“唔，像一个天堂。”鲍尔忧心忡忡地说道，“这儿大概有蛇……和凶猛的野兽。”

“野兽？”

“我不知道，也许有野兽吧。我到备用舱里看看有什么武器。”

鲍尔走进了救生艇。一会儿，他从舷窗里探出身子。

“玛丽娜，舱里没有武器。”他向她喊着说。

玛丽娜脸色苍白地看着他。

“看起来，他们要致我们于死地了。”她痛苦地说道。

“这还用说。我们不仅没有武器，连吃的东西都没有。这是苏胡故意这么干的。但他为什么在救生艇上还留下一点儿咖啡和一瓶白兰地酒呢？真叫人捉摸不透。”

“可能他忘了……”

“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考虑这些。”鲍尔重新从飞船上跳到地面。“不管怎么说，我们得自己制造武器。”

“鲍尔，你要造什么武器呢？”

“目前，我们只能制造一把匕首。”鲍尔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来，他高兴地指给她看。“我很少丢开我这珍贵的东西——一把梯刀，请您跟我来。”

玛丽娜跟着他走到一座树林。他们毫不费力地折了二根又长又直的树枝，把树枝的一头削得尖尖的。天黑之前，鲍尔已经捕获了二只类似野兔的动物。

“您真是多才多艺啊！”她敬佩地说道。

“您知道我在当宇航员前是干什么的吗？为了谋生我什

么都干过。您要明白，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人只要有进取心，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生存下去。”

“如此说来，我有了您这个靠山了。”

“我一定为您效劳。我不知道我们在这儿将要呆多久。”鲍尔沮丧地说道，“不过您要作好长期的打算。”

“我也是那么想的。”

“我为您，为您的处境惋惜。我担心您将失去总督的王位。”鲍尔高兴地纵声大笑。“我将丢掉一百万美元。”

玛丽娜张开了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为了慎重起见，她保持了沉默，仿佛她在担忧比目前处境更为严重的事情。鲍尔觉察到了她的细微的变化。他只得耐着性子等待时机探索她心绪不宁的原因。

* * *

饭菜是丰盛的，水果遍地皆是。由于救生艇停在平原上，在阳光下暴晒，船内温度很高，已无法呆人，鲍尔用几条长棍撑起了一个帐篷，篷顶上放些树枝。他觉得衣服穿得太多，行动不便，索性全身赤裸着，只穿上一条短裤衩。

玛丽娜也减少了她的行装，她被扔到救生艇上时，本来就穿得不多。鲍尔布置好帐篷后，开始制作弓和箭。

一天，他们看见几头大动物从他们身边走过时，发出呼哧呼哧的嘈杂声。这些动物如同几头野象，但体积要大得多。鲍尔和玛丽娜惊恐地望着它们在远处消失了。

不久，瓦罗兹星上空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往下沉落。这时，他们听到一阵凶残的吼叫声。鲍尔感到自己的毛发都倒竖了。

玛丽娜大惊失色地惊叫了一声。

“鲍尔，您看那儿！”

鲍尔正站在离地面三、四米的岩石上，他扭过头来，一眼便瞧见了一头身躯巨大的像猫似的动物，十五厘米长的牙齿露在厚嘴唇外，牙齿象针一样尖锐。它从嗓子里发出震撼人心的嗥叫，还不停地摆动它的尾巴。

“玛丽娜，你快躲到我的后面去，这个畜生要发作了。”

玛丽娜迅速跑到他的背后。鲍尔则紧紧地抓住他在第一天制作的匕首。

突然，这头畜生向前腾空跃起。鲍尔也向前紧走了两步，站在它的身下。他举起匕首，纵身跳到一边，这头畜生从空中猛扑下来时，匕首已插入它的腹部的左侧，达半米之深。它在地上打滚，发出雷鸣般的吼叫，过了一会儿，就不再动弹了。

“我把它的皮剥下来，给你做一件美丽的衣裳。”他微笑着说道。

玛丽娜吓得好象一尊大理石雕像僵立在那儿。鲍尔丢了匕首。向玛丽娜走去。他的双臂搂住了她细长的身躯，贪婪地吻着她的嘴唇。这时玛丽娜才如梦初醒，她木然地站在那儿，听凭鲍尔的抚爱。一声叹息从她的嘴里冒了出来，跌倒在杂草丛中，压根儿没有理会鲍尔的钟情。鲍尔在她的身边躺下，重新又把她搂在怀里。

突然，她用双手粗暴地把他推开。

“不要这样！”她喊道。

鲍尔双肘支撑着地面，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她。

“不过，玛丽娜……”

“请你放开我。”

“玛丽娜，在这个时候，何必这么正经呢！”

玛丽娜坐了起来。

“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她恼怒地说道，“你以为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个陌生的星球上，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怎么啦！玛丽娜。不管怎么说，我们俩曾在飞船上……”他生气地说道。

“鲍尔，在飞船上又怎么啦？”

鲍尔把双臂举向天空。

“现在你装得挺天真。”他讥讽地说道，“你是纯洁的鸽子、白璧无瑕的珍珠，有着无可指责的德性……玛丽娜，在这个时候，掩饰是一种虚伪。”

“鲍尔，我不明白你说了些什么。”她不安地说道。

“请您，”鲍尔恶声恶气地说道，“至少要诚实一点，当我出现在你的房门前，难道你没有给我任何的暗示吗？请您相信我，我没有打开过您的房门。”

“鲍尔，我的房门总是上锁的。”

“您别在装算了。就在一星期前，您一丝不挂地在镜子前梳洗。房门开着，你还叫我进去。后来发生的……这很简单，我是一个男人，您是一个女人。”

“您的想象力到挺丰富。”玛丽娜愤愤地说道，“我根本没有在你面前赤身裸体过。”

鲍尔吃惊地张着嘴。

“是啊，如果说这是一种幻觉……一个星期来，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在做这种梦。”他报怨地说道，“说句实话，这些梦真叫人销魂的。”

他站了起来，转动一下身子。

“也许您不是那么想的。”他对玛丽娜态度的突然改变，不由得燃起了愤怒的火苗。

玛丽娜陷入了沉思。

“您说我请您进入我的房间。”她嗫嚅着说道。

“否认事实是荒谬的。您还把警卫都撤走了呢！您不必借口说那时您多喝了几口，实际上您的头脑非常清醒。今后，请您放心，我决不会找您的麻烦。”

鲍尔往前走了几步，取出梯刀，在被打死的动物面前跪下。

“你稍等片刻，我给您一张珍贵的兽皮。”他头也不回地说道。

“您等一等！”她突然喊道。

鲍尔略微扭过头去，只见玛丽娜向他伸开了双臂，倏地又垂了下来。

“不……没有什么。”她心烦意乱地说道。

“她一定有什么心事。”鲍尔想道，但最好的办法还是耐心等待。

* * *

夜晚在寂静中过去了。鲍尔不时地把火拨得旺旺的，褶皱的火光使野兽不敢靠近。天还没有大亮，鲍尔就到河里洗了个澡。当他回来时，看见玛丽娜心事重重地坐在那儿，往火堆里扔柴禾。

“鲍尔，昨天下午我想得很多。”玛丽娜对他说道，“我被辛诺德麻醉了。这，您是知道的。”

“不错，您还说 he 为了庆祝……”

“这是辛诺德说的。现在我记起来了，当您和道森在查看照片和伯尔—尔乌—克桑尼要塞平面图以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是呀！那件事发生在飞船起飞二十四小时以后。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鲍尔，请您告诉我，您什么时候看见我光着身子的？”

“噢，两天以后……”

鲍尔稍停片刻。

“真的，我感到非常奇怪。”他接着说道。“从您的地位和我见到您持重的样子，我认为您是一位规矩的女子。噢，我不是说您不会因感情的冲动做出某些事来，就是最严谨的女子也在所难免。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您竟像一个妖妇，唱着诱惑人的小调，挑逗那些宇航员。您要干什么呢？我是一个男人，可经不起您的引诱。”

她不时地摇晃着脑袋。

“现在我明白了。”她恍然大悟地说道，“鲍尔，我并不怪您。您掉入了陷阱，这是完全可能的。真是旁观者清啊！”

“玛丽娜，请您告诉我，我至今还不明白。”

“鲍尔，该让您知道真相的时候了。我不是谢蒂塔。”

“那么，您是……”

“由于我非常象真的谢蒂塔，不久前，辛诺德和我签了合同。我……过几天我把我的身世告诉您。因为那时我极需用钱，再则辛诺德的雇金极高，我接受了合同。他训练了我二个星期，使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担当起谢蒂塔的角色，老实说，除您刚才对我说的那些，我始终不知道辛诺德在搞什么名堂。”

“我和您一样，对此一无所知，我怀疑这是一场骗局，我恐怕是上了他的当了。一百万美元的鱼饵对一个破了产、无路可走的人是多么宝贵啊！”

“鲍尔，我坚信我是被他麻醉了……”

“这很自然，您不记得我们之间发生的事了，您麻木了，但头脑是清醒的。我不知道您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一定是

他命令您来引诱我的。”

“不！不！！鲍尔，您对我还不了解。”她执拗地喊道，“在飞船上还有一个和我外貌非常相似的女子。”

“什么！竟有这样的事？”

“是这样的，您不要不信。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在我的行李中有不计其数的服装，这些服装大部份是辛诺德买的。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的服装呢？！我只要那些服装的一半就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是为两个人置的服装？”

“可不是！鲍尔，我的真名字叫玛丽娜·凯西。”

突然，玛丽娜尖叫一声：

“鲍尔，当心你的后面。”

鲍尔一跃而起，急骤地转过身子。正在这时，一样东西击中了他的头部，顿时使他失去了知觉。

第 七 章

玛丽娜愕然地看着魔术般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女人。她身强力壮，二块兽皮遮掩着她的胸脯，臀部也围着一块肮脏的兽皮，她的黝黑皮肤与象麦穗似的金黄色头发形成鲜明的对照。

那个陌生女人右手拿着一根象矛似的东西，它的一端是用燧石做的。腰间挂着一把用青石粗糙地制成的钝刀。

她用手指着鲍尔说道：

“他是我的。”

玛丽娜发觉她面对着一位原始社会的野蛮人，她的蛮横是不允许她申诉的。鲍尔头部受到的正是她长矛的袭击。她

蹑手蹑脚地朝他们走近，直到最后一瞬间他们还没有发觉她。

“您不要弄错，他是我的。”玛丽娜向她说道。她的嘴唇流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

“当他死了后，他才是您的呢！”

突然她高吼一声，拿起长矛朝她打来。

玛丽娜机灵地闪过一边，飞起一脚，踢中她的肋骨。她跌倒在地，疼痛得在地上呼叫。

玛丽娜急忙捡起地上的长矛，当她从地上爬起来时，只见长矛的矛头已对着她的胸膛。

“要死还是要活！”玛丽娜喊道。

俩人都沉默着。

“您是谁？”玛丽娜问道。

“我叫斯威娜，这儿的女猎手。”

“您是人还是牲口？至于他，不许您以后再提起他。”

斯威娜的眼里闪现出愤怒的光芒。终于，她明白了她已被打败了。

“好吧，我走了。”她说道。

玛丽娜往后退了几步。这时，鲍尔的眼角微微地抖动着，生命的火花又开始在他的身上点燃了。

斯威娜俯下身子，好象一样什么东西挡住了照射来的太阳光。

玛丽娜以为是一朵云彩洒下来的阴影，她没有想到更多的东西。蓦地她注意到斯威娜惊恐地扑在地上，同时恐惧地高叫一声。

玛丽娜惊讶地抬起头，只见一个闪着银光的巨大物体缓慢地向下降落，它已向外伸出着陆时的支撑架。

“斯威娜，站起来！”玛丽娜说道，“我还要您帮忙呢。”

“有鬼……”

“别说疯话了！”玛丽娜声色俱厉地说道，“那上面是地球人……我们还得和他们格斗一番。”

玛丽娜把长矛扔给了斯威娜，自己手执鲍尔两天前做的匕首。她想到：也许辛诺德回来了，他后悔把我扔在瓦罗兹星上，现在他要杀死我。免得今后发生意外。飞船降落在地面上，舷门开了。一个人高兴地尖叫道：

“玛丽娜！”

一个红头发的人跳到地面上，向她跑去。

“我猜想你们会在这儿。”

突然，斯威娜举起了长矛。

“不许动！他是我的朋友。”玛丽娜说道。

道森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

“喂！你长得很漂亮。”他微笑着道。“鲍尔他怎么啦？”

“当我们不防的时候，斯威娜给了他一棍子。她还扬言鲍尔是属于她的。我刚才给她解释了好半天。”

“够了，真有意思……两个女人抢一个男人，……真的，玛丽娜，你们怎么从辛诺德手里逃出来的？”

“我可逃不出辛诺德的魔爪。苏胡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把我装上了救生艇，鲍尔见此情景，挺身而出，不幸被苏胡打晕，我们就这样到了这儿……”

道森蹙蹙双眉。

“这不可能。”他说道，“他们只把鲍尔装上了救生艇。我杀死了苏胡后，你和辛诺德·沃纳比乘坐另一只小艇溜掉了。”

“你搞错了，道森。我从第一天起就跟鲍尔在一起。”

鲍尔从地上坐起来，两手抱着脑袋。

“我怎么啦？”他昏昏懵懵地说道。

“喂，我的朋友！”道森兴奋地叫道，“好象有人和玛丽娜争夺你呢！”

鲍尔呆呆地看着女猎手。

“她是从哪儿来的？”他大惑不解地问道。

“她叫斯威娜，要……一会儿我再跟您讲。”玛丽娜答道，“现在道森要和您说话，他会告诉我们许多事的。”

“我的朋友，玛丽娜！辛诺德和沃纳比坐另一艘小艇跑掉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飞船上。”

“如果他们要跑，为什么事先不杀了你呢？”

“他们把我囚禁在一个船舱里，他们自己则驾驶着一艘小艇向一颗荒芜人烟的星球飞去。我设法打开了门，重新回到驾驶舱操纵飞船，我很快从探测仪里得悉你们飞船的去向。”

“道森，他们把我们俩人装上了救生艇。”鲍尔向他解释道。

“这，不可能，玛丽娜跟他们走了。她怎么会……”

“道森，他们把我弄上救生艇后，你见过玛丽娜吗？”

“我不仅见过她，而且还和她说过话，她还夸我收拾了苏胡呢！还没过一个小时，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我从船舱里出来时，他们已经坐上小艇了……”

鲍尔把眼睛转向玛丽娜。

“您说得很对。”他说道，“的确，在飞船上还有一名和您长得非常象的女人。”

“什么？”道森惊奇地问道，“这不可能……！”

“我的朋友，有些事之所以得不到解释，那是因为辛诺德

耍了一套花招。玛丽娜肯定地对我说她不是谢蒂塔。在‘飞行女郎’号飞船上还有一个玛丽娜。目前窃据着吉塔苏尔星总督职位的第三个玛丽娜又将是谁呢？”

道森用手捂住了眼睛。

“我快要疯了。”他沮丧地说道，两个女人，像两滴水一样相似的女人，真是今古奇闻。真不可想象还有第三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我有一个办法，”鲍尔灵机一动，说道，“要解开这个疑团，只有到吉塔苏尔星去。”

“鲍尔，你说我们有必要这样做吗？”

“那末，您的意见呢？”他向玛丽娜问着说道。

“为什么不去呢？”玛丽娜答道，“我一开始就怀疑他们不是好人。真正的玛丽娜有被他们谋害的危险。如果我们助她一臂之力，她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好处的。”

“既然大家都不反对，那末我们马上出发……”

“唔，我们怎么处置这位金发女郎呢？”道森问道。

“让她留在这儿，我们无法把她带走。”

道森抚摸着下颏。

“太遗憾了，她长得多美啊！”他慨叹地说道。

斯威娜朝前走了一步。

“您是我的。”她说道，“您得留在这儿，呆在我的身边。”

“不要着急，亲爱的，我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做……”

突然，斯威娜用长矛的尾端插了他一下，道森痛得双手捧着肚子。女猎手举起长矛准备朝他打去。

道森急忙抓住长矛，在她惊魂未定之时把长矛截成两半。接着两人扭打在一起。斯威娜象猛兽似的吼叫，道森则粗鲁地咒骂着。

最后道森粗壮的右手击中了女猎手下颏，她踉踉跄跄地跌倒在地，但头脑仍很清醒。这场搏斗总算结束了。

“我要把她带走。”道森说道。

“你怎么啦？”鲍尔怀疑地问道。

“你不都听到了吗！这个女人爱我，我也不能一辈子打光棍呀！”

鲍尔气急败坏地挥动着双臂说：“简直是疯了。”

道森哈哈大笑。然后，他弯下身子，抓住斯威娜的头发，把她拖到飞船旁。

“我们好象又回到了史前的年代。”他纵身大笑。“斯威娜，你是我的。”

“是吗？我亲爱的人！”斯威娜温顺地答道。

鲍尔和玛丽娜互相交换了一个惊奇的目光。

“真是有情人……”玛丽娜说。

“他们好象生下来就配成了对……”鲍尔带着微笑说道。“我们现在该起飞了。我想你总不会坚持把斯威娜留在这儿吧。”

“那当然。”玛丽娜同情地表示赞成。

突然，他们听到了丝丝的尖叫声。

有一样东西从空中往下俯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飞船的一侧响了起来。这时，一缕黑烟即刻冉冉地升向天空。

“隐蔽！他们来攻击我们了。”鲍尔喊道。

道森和女猎手离开了飞船迅跑起来。鲍尔抓住玛丽娜的手跑到岩石间的凹处躲藏。

在他们头顶上不到五百米的上空，一架飞行器在缓慢地飞行。从它的侧舷射出一股白色的烟雾，同时飞出一样东西，在“飞行女郎”号飞船透明的船头上爆炸。

一根飞船的支撑架折断了。飞船倾倒在杂草丛中。不一会儿向他们进攻的飞行器在他们的眼前消失了。

* * *

鲍尔和道森神情忧郁地检查飞船被破坏的情况。

在飞船的侧舷有一个二米左右的洞。本来就不太坚固的船头现在几乎连残骸都不剩了。

道森用手敲飞船的金属板。

“侧舷的穹隆还有办法修复。”他说道。“飞船里有的是工具，甚至焊接的吹管都有。我们只要花点工夫，费点时间，虽然工艺粗糙点，但用不了几天功夫，飞船又可重新起飞。最糟糕的是船头，不过，只要把船头的门密封好，暂可丢弃不管，但控制台已坏得无法收拾了。”

“你看，这一堆废铁……”

“这艘飞船现在既不能人工驾驶，又不能依靠计算机自动驾驶。”

“他们使用了导弹。”鲍尔自言自语地说道，“或许还使用了威力更大的武器，如果使用了战术原子弹，说不定我们就变成一股清烟了。”

“他们不会使用原子武器的，鲍尔，今天，一颗低当量的原子弹爆炸也会传到几十亿公里之外，空中巡逻队的探测器会测出来的。这，我清楚得很。”

“是啊，原子弹爆炸会引起调查，肇事者迟早会被抓住，他们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

“他们只要使用两枚导弹，足够让飞船瘫痪在这儿了。我们也永远别想离开这儿。”

道森把目光转向那两个女人，他们争论似乎结束了。玛丽娜和斯威娜忙着剥几只兔皮，这是他们今天的饭菜。

突然，鲍尔说道：

“道森，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一个地道的悲观主义者。我告诉你，我找到了一个离开这儿的办法了。”

第 八 章

要走进飞船舱内比较困难，但他们毕竟还是钻了进去。鲍尔领着道森来到飞船的船尾，那儿的仪表都完整无损。

“鲍尔，你不是说只要有离心发动机我们就能离开这儿吗？”道森讥诮地说道，“你的想法不仅不现实，而且近于荒唐。”

“我可没有这么说！”鲍尔微微一笑，“我们倒要感谢进攻者命中率的低下。倘若由我来操纵这架飞行器，我首先要打掉飞船的船尾。”

“鲍尔，你说实在的，我不知你在说些什么。”

鲍尔举起手，指着飞船舱壁的玻璃管说道：

“你瞧，燃料水平仪。”他问道：“这说明什么？”

“说明辅助发动机的燃料舱里还满满的。”

“朋友，你说得对极了，我们不能坐飞船去，可这儿却有一艘完好的救生艇……”

道森惊喜地喊道：

“这下我可明白了。”

“我们到工具舱里找一根燃料输送管和一只唧筒。这下你知道要干什么了吧？”

“我要好好地吻你一下。”他高兴地说道，“我没想到这一层……”

“你还是去吻吻斯威娜吧。”鲍尔朗朗地笑着，“我们快把

食物运到救生艇上去，那儿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了。”

“鲍尔，那帮家伙想得多美，他们满以为能把我们困死在这儿。现在我们一起坐救生艇离开这儿，虽说挤了一些，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我要提醒你，你要倍加小心。斯威娜从几千年的史前社会，一下子进入了现今的文明生活，对她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要紧，她很聪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

“明天太阳一出来我们就开始干。”鲍尔决定说。

他们回到营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玛丽娜和斯威娜。

玛丽娜兴奋得拍着巴掌。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呢？”

“或许明天下午我们就走。”鲍尔答道。

“但有一件事叫我放心不下。”玛丽娜说，“是谁来袭击我们飞船的呢？”

“这是不值一谈的问题。”鲍尔心不在焉地说道，“你好像总是讲些让人不痛快的事。他们以为我们永远离不开这儿了，可是我想的却是怎样干掉他们。”

玛丽娜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珠。

“你说得很对。”她呐呐地说，“虽然我的外貌酷似谢蒂塔公主，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让我扮演一个被剥夺了总督王位的公主角色。”

“在这阴谋中的确有许多令人费解之处。”鲍尔赞同地说道：“只要我们到了吉塔苏尔星，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鲍尔，即使我们到了那儿，谁又会把这一切告诉我们呢？”

“在吉塔苏尔星我有不少的朋友，我想他们会知道详情

的。照目前的情况推断，无疑是他们对权力的野心。”

“有了权力就有了钱呀！”道森风趣地说道，“吉塔苏尔星是一颗富饶的小星球，它就像一块香甜的蛋糕，很多人都想伸手切一块最好的。”

大家都陷入了沉默，鲍尔遐想着未来复杂的局面。

“假使我们能到达吉塔苏尔星，她一定会好好地酬谢我们的。”道森突然说道。

“最好我们还是吃晚饭吧。”玛丽娜插话道，“我们到了吉塔苏尔星，再谈那些也不晚。”

吃完晚饭后，天色已黑。他们谈了一会儿未来的情况。道森站了起来说道：

“斯威娜，我们走吧。”

女猎手顺从地站了起来，当道森抓住她的手时，她没有丝毫反抗的表示。道森和斯威娜在黑暗中消失了。鲍尔谅解地说道：

“道森总是那么多情……我可以说他可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女人了。”鲍尔躺在草地上，一只手支撑着脑袋。

“鲍尔，难道您没有找到过满意的女人吗？”

“没有，”鲍尔答道。“我还没有……也许由于经常在外旅行，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就是有这种好机会，我也白白地让它溜掉了。”

“是啊！您说得倒挺合情理，”她喃喃地说。“我自己曾爱过一个人，不过这是失败的教训。他知道了我所从事的职业后就把我遗弃了。我不能责备他。当今，仍然有些人抱着他们的陈腐观点不放。”

“玛丽娜，你以前干什么来着？”

“我曾经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时期，大概有三年光景，我

已记不清确切的时间了。一天，下着瓢泼大雨，人们在马路上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神志不清……我恢复健康后，医生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的严重贫血症不会痊愈。我再也不愿回忆这一切了。直到我出院前，我的过去都是在神思恍惚中渡过的。”

“后来呢！”

“后来我在马戏班里找到了一个工作。我学走钢丝。不久我又离开了马戏班，我不喜欢那种漂泊的生活。后来我就去了酒吧间。为了一块面包，我不得不干我不愿意干的工作。就在那时，我认识了他。我爱……他得知我从事的工作后，便毁了他的誓言，我已经把他忘了，不值得追忆过去的往事。”

“是不是辛诺德在酒吧间认识了您？”

玛丽娜点了点头。

“辛诺德对我很慷慨大方，他的合同再好不过了。我不必再扭动我的腰肢，向男人献媚，卖弄风骚，就成了一个身缠万贯的女人。过后，我又去找您……现在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玛丽娜沉默不语，盘着腿坐着，篝火燃烧着的红光照射在她俏丽的脸庞上。

“玛丽娜，等我们救了谢蒂塔公主后，我想和您严肃地谈一谈。”鲍尔真挚地说道。

“好吧，鲍尔。”

“真叫人难以置信！辛诺德想把假玛丽娜捧上台，企图篡夺谢蒂塔公主王位。一旦假玛丽娜当了总督，他不就成了太上皇了吗！”

“鲍尔，我们要竭力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同情谢蒂塔公主。”玛丽娜热情地说道。

“我们要尽力而为。”鲍尔心情沉重地说道。

* * *

从高空他们能观看到吉塔苏尔星的全景，它的直径只有月亮的一半。但它的地心吸力极大，使这颗星球有足够的重力让生命在其中生存和发展。

星球上有水，有繁茂的森林。首都建筑在辽阔的平原上。有各种风格和流派的高楼大厦。宽阔的道路像直线一样纵横交错，形成四四方方的街区。由于建筑上的多样化，避免了街道线条的呆板。

一条奔腾的大河，穿过几座大桥，向北流向城市的尽头。地势在离河不远处逐渐升高，一直延伸到宏伟灰暗的高山。

“那便是伯尔——乌尔——克桑尼要塞。”鲍尔淡淡地一笑，眼睛并不离开他的控制台。

“辛诺德为了让我们能一眼认出它来，不是给我们看了许多的照片吗？”

“我真不懂，”道森撇撇嘴说道，“假使他要害您，为什么把要塞的详细情况告诉您？”

“我想，”玛丽娜沉思着说道，“辛诺德的计划是让我获得你们的信任，使你们相信我是无可争辩的吉塔苏尔星的总督。”

“那就很清楚了，时候一到，再用……另外一个女人替代您。”鲍尔若有所思地说道。

女猎手斯威娜沉默不语，她陶醉在眼前的湖光山色中。这一切对她是多么的新奇，多么的引人入胜。突然道森一把搂住了她的腰。

“今天我要给你买一些衣服，把身上披着的几块兽皮扔了。”他高兴地说道。

“那些衣服都很美吗？”斯威娜疑惑地问。

“当然啦！你那几张兽皮真叫人恶心。”

鲍尔吃吃地笑了起来。

经过交涉后，宇宙机场的控制塔终于同意他们着陆。

救生艇顺利地降落在机场上，一名安全官员向他们询问为什么一艘这么小的救生艇坐四个人。鲍尔告诉他说由于飞船出了故障，他们被迫在瓦罗兹星上着陆，后来经过抢修，仍无法把飞船修好，只好四个人挤在救生艇里了，并请求，允许他们坐别的飞船离开这儿。

“又是他们的圈套。”玛丽娜听了那位官员同意他们离开机场后反感地说道。

“你对吉塔苏尔星还不了解。”鲍尔向她解释道，“在这颗小星球上人们有绝对的自由，但你不能违反他们的法律，那怕一点儿也不行，你得尊奉法律。在这儿，只要你行为端正，不会有人来问您打哪儿来，要上哪儿去。您懂吗？”

“难道他们连斯威娜也不愿瞧一眼吗？”玛丽娜惊奇地问。

“他们对希奇古怪的事物看得多了。”鲍尔释然一笑。“当然，她应该穿上我们的衣服。”

玛丽娜凝视着自己的这一身打扮，她仅仅穿着一件连衣裙。

“真叫人恶心！”玛丽娜说道。

鲍尔把手伸进了口袋。

“幸好我口袋里还剩下几个钱，我们上旅馆以前您先去买一身衣服，您也帮斯威娜选购一件衣服，怎么样？”

“悉听吩咐，那末，您要上哪儿去？”玛丽娜开心地答道。

“道森陪你们去，遗憾的是他不能陪你们上试衣室。”鲍

尔狡黠地说道，“我要去拜访一些朋友，打听一下吉塔苏尔星的情况，然后我再来找你们”。

一条运输带把他们送出机场，鲍尔招了一下手，立刻一架出租直升飞机飞到他们的面前。

“道森，我把她们交给你了。我们在斯特希旅馆见面，那是一个比较好的旅馆，当然不是最好的旅馆，不过，你要机灵点，懂吗？”

“朋友，你放心好了。”

出租直升飞机起飞之前，鲍尔又为他们叫了一架出租直升飞机。然后他舒适地在座位上坐停当后，说道：

“上万星街二百零一号。”

“遵命，先生。”

一刻钟后，鲍尔在一座圆桶似的别墅前下了飞机。这座别墅的外表既无门，也无窗，周围由绿枝翠藤环绕着。他付了钱，便径直朝里走去。

他刚走到一扇透明的门前，在门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大约三十五岁美貌的女人。

“来者莫非是地球上的鲍尔吧！”她说完后门向一边滑去。

鲍尔向那个女人伸出了双臂。

“艾娜·埃芬，你可变了。”他兴奋地说道，你越变越美，越加娇艳了。好心的埃罗尔·埃芬为有你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

她瞬时收敛了笑容。

“埃罗尔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她凄然说道，“一年前他已埋葬在黄土中了。”

第九章

别墅内的四壁是用透明的石块砌成，从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的情景。灯光可随着时间的变化自动调节或根据主人的喜爱调拨亮度。墙壁内还有一层不透明的内墙，如果主人愿意，整幢别墅就成了一个难以使人窥视，不透明的圆桶了。

鲍尔在柔软的长沙发上坐下，艾娜把一杯吉塔苏尔星红酒递给他，然后在对面坐下。

“你是来做买卖的？”她诧异地问道。

“不，等会儿我来告诉你……你先对我讲讲，埃罗尔出了什么事？”

“他被人谋害了。”

“噢！太遗憾了……”

艾娜勉强地微微一笑。

“我已习惯单独一个人生活了，开始我有一点……鲍尔，我们不谈这些，你告诉我，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

鲍尔长时间地凝视着酒杯。十年前，他和艾娜曾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但好景不长，埃罗尔插手进来了，后来艾娜成了他的妻子。鲍尔并不责怪他，因为她需要一个静谧和安宁的家庭，埃罗尔比他更能满足她的这种欲望，不过，他对艾娜仍然是十分信赖的。

“我把一些情况向你说说。”鲍尔终于说道，“我和你们情同手足，但我还是请你慎重。你一旦了解我此行的原因，你就知道我来这儿的使命。”

“鲍尔，我希望你把一切都告诉我。”

鲍尔把前后经过详述一遍，艾娜惊呆得说不出话来。

“简直无法令人相信。”她喃喃地说道。

“我说的这些是有根有据的，请你相信我，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艾娜转动着眼珠，同时把身子靠在长沙发上。

“那个要让玛丽娜取得总督王位的人叫辛诺德？”她探问道。

“不错，就是他。”

“鲍尔你能把他的样子画给我看吧？”

鲍尔倾刻把辛诺德的脸画在纸上，艾娜看后不禁惊叫了一声。

“是他，他就是辛诺德，一个商人，一个投机商。野心很大，手段毒辣。杀害埃罗尔的是为辛诺德卖命的沃尔·库姆特，当时由于缺乏证据，把他释放了。”

“这家伙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

“我可以这样说这个人坏透了。我丈夫是城区的代表，他所在的那个城区正是辛诺德搞投机活动的中心。埃罗尔揭发了他，把他的丑事公布于众，并判了他重刑。从此辛诺德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一天，他命沃尔杀害了我的丈夫。当人们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他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

“事情越来越清楚了。埃罗尔可能掌握了他们的材料，辛诺德才命沃尔下此毒手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艾娜否定地摇摇头，鲍尔沉溺在思索中。

最后鲍尔说道：

“艾娜，你想复仇吗？”

“我希望法律惩罚他。”她答道。

“不过，你得帮我一些忙……按我的意见去做，如何？”

艾娜的胸脯激烈地起伏着，最后，她做了一个同意的手势。

“我愿意帮助你。不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在二十四小时内，你将会再见到我们的！”

艾娜希冀地微微一笑。

“男人们还是那样地瞧着我。”她娇嗔地说道。

“因为你有许多值得人们看的地方。”鲍尔一面笑着，一面站了起来。“艾娜，他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

她走近鲍尔，把手放在他的肩头上。

“亲爱的，为什么你不帮我一下忙呢？”

鲍尔温柔地吻了吻她。

“我现在有许多事要做。”他向艾娜告辞说。

当他离开艾娜的时候，已月华初上，繁星密布了。他急忙踏上开往旅馆的运输带，准备和道森一行人会合。

在通往旅馆的路途中，他要换乘几次运输带。当他到达旅馆的时候，他发现有人跟踪他。

鲍尔坦然地走进了旅馆，在旅馆的隐蔽处回头向大街眺望，果然有一个人站在茂密的大树下。

* * *

“有什么结果吗？”鲍尔在外活动了一整天后回来时，道森问道。

“叫我怎么说呢？有一个叫沃尔的人，他是辛诺德的心腹，他一定知道很多内幕。”

鲍尔说话时眼睛却盯着窗外，那个可疑的人仍站在大树下。

“我们什么时候和艾娜碰头呢？”

“明天下午。艾娜说她有把握把沃尔骗来，因为沃尔并

不认识她。只要她不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小心行事，便能得手。”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动手……窗外有什么东西叫你这样感兴趣？”

“道森，你看树下那个人，他在监视着我们。”

道森拔腿就往外走，鲍尔拦住了他。

“你要小心，不要让他发现。”鲍尔嘱咐他道。

“这个家伙……”

“道森，辛诺德策划了一个阴谋计划，但他单枪匹马是很难得逞的。他需要同谋者，同时他还要预防出现节外生枝的情况。”

道森走到窗边向外窥视。

“是那个站在树下的人吗？”

“就是他，道森，我们来吓唬他一下。”

“你跟我来……”

这时，玛丽娜和斯威娜走了进来。鲍尔端详着女猎手身上发生的变化，不免大吃一惊。道森却感到很自豪。

“鲍尔，你认不出来了吧，她就是斯威娜。”道森走近斯威娜，用手臂搂住了她的腰。斯威娜你是我的。”

“你太好了。”她恋恋不舍地说道。

“你现在不必如此多情，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鲍尔，发生了什么事？”玛丽娜不安地问。

“有一个人监视着我们。我和道森要给他一点厉害看看。玛丽娜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当他打开门往外走时，鲍尔冲她笑笑。

“您不要害怕。道森，我们按计划行事。”

过了一会儿，鲍尔走出旅馆。在树底下站着的那个人随

即也离开了那棵大树。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鲍尔身上，没有看到在他的背后有人跟踪他。

鲍尔走了一公里的路，来到河滨的公园里。远处高地上的强烈灯光把伯尔—乌尔—克桑尼要塞周围照得通明。

鲍尔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儿就走到了公园的尽头。他倚靠在离河四、五米的栏杆上，似乎在等什么。

跟踪他的人小心翼翼地向他走近，突然，他伸进口袋，取出一根长约三十多厘米，椭圆型的类似管子的东西。他蹑手蹑脚地又向前走了几步。说时迟，那时快，一只铁手钳住了他的手腕，另外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他挣扎了一下。这时鲍尔听到了身后的响声，扭过头去。

“道森，你真有两下子，”鲍尔高兴地说道。

那个人的双眼，在黑暗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手里紧捏着那管子似的东西。

“道森，你把手放开，叫他说辛诺德现在在哪儿。”

那个人乘机使出全身的力气，企图从道森手里挣脱出来。道森反应极快，把他轻轻向前一推，只听见清脆的一响，原来那个人的手腕骨被折断了，接着，他全身剧烈的痉挛，双腿也蜷缩起来。

“这个家伙怎么啦？”他不解地说道。

鲍尔伸手夺下了那个人手里握着的管子似的东西。他无意地使劲一捏，一把刀子飞快地从管子里弹出，瞬息间又完全不见了。

“什么鬼玩意儿？”

“这是吉塔苏尔星上的自动折刀，”道森解释道，“在折刀上有三片长二十五厘米，宽三厘米的刀刃，每片刀刃间的距离是二毫米。只要捏一下弹簧，折刀就能自动进出……哟！”

这家伙怎么啦？”

他们急忙去看那个抽缩的人，只见他动弹了两下就断气了。鲍尔叹息地咕哝着。他本想问清一些情况，不知怎么搞的，这人竟这样不堪一击就死了。

“河在那儿，”鲍尔说道。

道森向左右环顾。然后把尸体抬上栏杆，顺着岸边几乎垂直的斜坡，用力一推，尸体就着惯性向水中滑去，发出轻微的溅水声。

“我们回去吧！”

玛丽娜和斯威娜在客厅里等候着他们，鲍尔默默地打开酒瓶，斟了一杯酒。

“我们白白地浪费了时间，”道森沮丧地说道。

“好在你们都活着回来了，”玛丽娜却庆幸地说。

道森点了点头，然后伸出一只手：

“你把那折刀递给我，大概上面有污垢了。”

玛丽娜恐惧地看着那件杀人武器，斯威娜却赞叹这把有着三片刀刃的折刀。这把折刀一伸一缩只要十分之三秒的时间。

“在某种程度上说，事情进行得还很顺利。”鲍尔说道，“但也说明了辛诺德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警惕。”

“我个人认为我们并没有逃出在瓦罗兹星所处的困境。”道森快快不乐地说道，“像辛诺德这样阴险奸诈的人，不派一些人跟踪盯梢我们便无法生活。”

“有一点我还不清楚。”玛丽娜疑惑地说道，“既然辛诺德要搞掉我们，他又何必把我们放逐到人烟稀少，还未开发的星球上去呢？把我们杀掉，不是更干脆？”

“的确，他对待我们是有些奇特的地方。”鲍尔思索着说

道，“离开地球后二十四小时内，他把您麻醉了，为什么他不让您昏迷一个星期，或更长一点时间呢？”

“另外一个玛丽娜将要占据总督王位吧！”

“你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辛诺德之所以这样做，可能还有我至今还不明白的重大原因。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杀死我们三个人，但他不愿这样做。”

“要说到玛丽娜的事更使人费解了。”道森插话道：“至于我们，他需要我们给他驾驶飞船，尤其是在宇宙空间飞行的时候。辛诺德也是驾驶员，他是一个蹩脚的驾驶员，更不懂得修理。所以我们侥幸地活下来了。”

“也许是这样吧。”鲍尔将信将疑地说道，“他要杀害玛丽娜倒是真的。我和玛丽娜出走，是迫于当时的环境，但你……你不是说他们为你杀死了苏胡而向你道贺吗？”

“确是如此。我觉得他们似乎有点怕我，因此不急于马上干掉我，或许他们以为我又回到了地球，你们已身亡了呢。”

“他还以为我们在吉塔苏尔星做着投机生意呢。”玛丽娜开着玩笑说道，“要是我们再遇到辛诺德的时候，何不把他扣住呢？”

“这个想法倒不错。”鲍尔同意地说道，“明天，我们将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道森，你将要和杀害埃罗尔的凶手交锋了。”

“要是他落在我们的手里……”道森咬牙切齿地说道。

* * *

清晨，鲍尔和玛丽娜要出门去买些礼物。鲍尔怕人认出玛丽娜，劝她戴上一副色彩鲜艳的大眼镜，这样，她的脸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样子。

他们转乘了几条运输带，游遍了城市中繁华的地段。

“这儿都是我们地球人开始的呀！”玛丽娜带着几份自豪说道。“在博物馆里陈列的四千八百年前吉塔苏尔星总督图尔索八世穿着盛典服饰的雕像，便是一件珍品，无法估量其价值的……”

鲍尔站在那儿，听着她的叙述。

“您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鲍尔惊奇地问道，“您大概是博物馆的响导吧，我肯定您读过有关这方面的小册子……”

玛丽娜微皱眉梢。“我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也没有看过旅行指南。”她说道，“我只不过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您。”

鲍尔没有再作声。为了证实玛丽娜说的是否正确，他把她带到博物馆去。在入口处他买了一本关于博物馆展品的详细介绍。果然，玛丽娜讲的有关图尔索八世的雕像与实物完全吻合。

玛丽娜对吉塔苏尔星如此熟悉引起了鲍尔的极大不安。参观一结束，他急忙去找一家医疗器械商店。

“大夫，听候您的吩咐。”商店职员听完鲍尔提出的要求后说道，“价钱……”

“价钱无所谓，请您把东西送到斯特希旅馆三百一十七号房间。”

突然，鲍尔发现在窗帷下放着一台奇特的机器，他朝机器旁走去，全神贯注地研究这台机器上的商标。

“这台机器是怎么制造的？”终于他开口问道。

“这是不久前发明的新产品，大夫。”职员回答道，“二年前……我想您是地球人吧。”

“对，我是地球人。”

“那末，您不熟悉这台机器是理所当然的了。到我们这儿来访问的地球人大夫为数不多，我想你们会对这台机器发生兴趣的。”

“也许是这样吧。”鲍尔用无动于衷的声调说道，“我们在吉塔苏尔星的时间并不多，过不了两天我们就要回去。现在，请您告诉我这台思维探测器的价钱。”

那位职员把一个相当巨额的价钱告诉了他后，鲍尔立即把钱付给了他，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

“大夫，我们马上就给您送去。”

在大街上，玛丽娜转身对鲍尔说道：

“为什么您要骗人？”她不满地问道，“难道您是个真正的医生吗？”

“不，我当然不是医生。那位职员从一开始就叫我大夫，我看不出有纠正他错误的必要，何况这个商店出售的东西……”

“外科工具和外科机械。”玛丽娜转动着眼珠说道。

“真是这样！”

“如果您不是大夫，您就不会使用思维探测器，那末，您又为什么要买它呢？”

“到时候您会知道我的高明医术了，好在这台仪器使用起来并不困难。但是还有一台仪器，我不知道它还在不在……或许只有从辛诺德那儿才能弄清楚。”

“辛诺德？和辛诺德有什么关系？”

“美人，这种关系比您想像的要复杂得多。”鲍尔不快地答道。

第 十 章

突然电视电话机响了。艾娜从沙发上站起来，接通电话后便向鲍尔招了招手。

“这是给你的电话。”她说道。

鲍尔走近电话机旁。道森的脸庞即刻出现在屏幕上。

“鲍尔，我已查明辛诺德曾买过这种仪器。”道森说道。

“很好。”鲍尔从屏幕上看见站在道森后面的斯威娜。“你们可以来了。”

“好吧。”

鲍尔中断了电话，转身向艾娜走去。

“我想沃尔很快就会来这儿。”

艾娜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

“我们约会的时间是七点半，他不知道我是埃罗尔的遗孀，还以为我是高级妓女呢，当我把这儿的地址交给他的时候，他吃了一惊。我对他说我是从一个寡妇那儿买下了这座房子，他才放下心来。”

鲍尔凝望着她的脸，她的外貌还是那样地迷人，虽然他们那段风流韵事已过去十年了，似乎岁月并未催她衰老。

“要把他打翻在地，就象把手套翻过来一样。”玛丽娜笑着说道。

“不能给他喘息的时间。艾娜，暂且你一个人留在这儿。”鲍尔说着，同时抓住了她的手。

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听见了敲门声。

艾娜穿着一件好象用蜘蛛丝做成的长袍，迅疾地打开了门。

一个男人出现在门前，他身躯高大，肌肉发达，剃着光头。二话不说便一把搂住她，在她脸上热烈地吻了起来。

“沃尔……”艾娜窒息地说道，“你……太不郑重了……”

“有些事情不必那么客套。”他用雷鸣般的声音说道。他还想要拥抱她，但艾娜双手抵着他的胸口。

“我们先喝一杯吧。”她提议说。

艾娜斟了两杯酒。沃尔接过酒后便一饮而尽，然后双手按住她的肩头，扑在她的身上，把她搂在他的双臂里。

“我已经喝完了。”他像牛似的哞哞地叫道。

鲍尔咬着牙咒骂着，但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沃尔魁伟健壮，神力超众，鲍尔远非他的对手，但他决不能眼看着艾娜遭受侮辱。他从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大声喝道：“放开她！”

* * *

沃尔吃惊地瞧着出现在他面前的人。他一动不动地仍把艾娜抱在怀里。突然，他像扔一根羽毛似的把艾娜抛开。说来也巧，艾娜被扔到长沙发上，又从长沙发上弹到地下。

“噢，不要脸的女人，你没有对我说过你有情人。”沃尔吼叫道。

艾娜躺在地下，吓得浑身打哆嗦。

“狐狸精，没关系，对我都一样。等我把他的脖子拧断，我们再一起痛痛快快地玩一玩。”

他大步地向鲍尔走去。这时，鲍尔猛然想起那把折刀。

“不许动！沃尔。”鲍尔命令道。

沃尔看着那把杀人武器在鲍尔的手里一伸一缩地跳动着。鲍尔想用这样的方法吓退沃尔。蓦地沃尔放声大笑，他的笑声使窗子上的玻璃也颤动起来。

“你以为这样能吓唬我？”他高叫道。他右手敏捷地一晃，还未等鲍尔明白过来，他的折刀已被沃尔夺下。接着，他把折刀朝自己的胸膛猛刺，折刀顺着弹簧缩了回来。鲍尔见此状大吃一惊，但沃尔安然无恙地站在那儿。

他用右手撕碎身上的衬衫，指着象青铜似的胸膛神气地说道：

“我是埃尔新星的。埃尔新星的皮肤像钢那样硬。”

目瞪口呆的鲍尔看着这把锐利的折刀在沃尔的手里是如此的渺小，如同一枚缝衣针了。“难道常规武器对他不起作用吗？”

沃尔一步步地向他逼近，恶意地微笑着……鲍尔觉得不管他怎样抵挡，他的死是注定的了。

倏地从空中飞来一样东西，打在沃尔的光头上。他怒吼一声扑倒在地。

“他的皮肤很硬，但他的头盖骨软得象一只熟透了的烂苹果。”道森轻蔑地说道。

鲍尔长叹了一口气积郁在他胸里的闷气。

“道森，你来得正是时候。”鲍尔惊喜交集地嚷道。

“很遗憾，我们没有早一点来。”道森歉然地说道，“不知道什么鬼把我们缠住了。”

艾娜从地上站起来，整了整她的衣服。

“这个畜生要把我带到卧室里去。”她无力地说道。

“这个家伙急不可待了。”道森嘲讽似地说道。“我们怎样处置他？”

鲍尔转过脸来对女主人问道：

“你能找一根长绳子吗？”

“我给你找找看，”艾娜答道。

“道森，请你动手吧。”

道森沉思片刻后说道：

“这个家伙很快就会恢复知觉的。在他醒来之前，把他的手脚都捆起来，要不，他将要给我们带来麻烦。然后我再给你讲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干。”

他扭过头来对艾娜说道：

“请你把冷藏间收拾一下。”

* * *

沃尔苏醒后，发觉手脚被捆住了。他的身子也被扎成一团，膝盖抵住了下颚。他在冰冷的玻璃罩里只见几张人脸在晃动。

沃尔怒不可遏，但寒冷却浸入他的肌骨。

鲍尔做了一个让他说话的手势，他拒绝地摇摇脑袋，鲍尔只得耸耸肩膀走开了。

一刻钟过去了。沃尔的脑袋和双肩上布满了一层白色的霜。他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道森打开了冷藏间透明的门，把沃尔拖了出来，他象雪球一样在地上朝前滚动。

“你的皮肤虽硬，可你的脑袋却象奶油那么软。如果你不说，我再把你打晕过去，重新把你关在冷藏间里，怎么样？”

沃尔冻得牙齿格格地作响。

“什么……你要我说什么？”

“辛诺德什么时候袭击伯尔—乌尔—克桑尼城堡？”

“明……天晚……上。”

“你陪他去吗？”

“我陪他去。”

“还有谁？”

“她……辛诺德，沃纳比和我……”

鲍尔咬紧牙关，抑制内心的怒火。他拍了一下道森的肩膀，示意他往后退几步。

“要是沃尔不参加他们的行动，这会引起辛诺德的怀疑。如果我们放他回去，他势必会把发生的情况告诉辛诺德。”

“真叫人进退两难啊！”道森焦虑地说道，“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鲍尔思索片刻后，似乎找到了解决办法。

“你留在这儿看着他。”他终于说道，“我回旅馆去，尽快地赶回来。但你要捆紧这头牲口的两条腿。”

“鲍尔，你放心好了。”

* * *

两个小时后，俘虏沃尔结结实实地被绑在凳子上，除了讲话以外，全身都动弹不得。

“他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道森见到鲍尔手里提着一个大包裹回来时，困惑地对他说。

“为什么？”鲍尔不解地问道。

“鲍尔，他的话大概你也听不懂。”道森爽朗地大笑道。

鲍尔莞尔一笑。玛丽娜和另外两个女人出神地看着他敏捷的动作。最后，她们瞧见一个直径几乎有六十厘米的，闪闪发光的圆形金属帽，一根粗导线从帽尖伸出，可以和任何电流接通。另一根更细的导线和操纵者的话筒相连。不管沃尔如何反抗，他不得不在脑袋上戴上金属帽。这顶金属帽自动地按照沃尔脑袋的体积调节好大小，使他很舒适地戴在头上。

沃尔戴上金属帽后，企图挣断系在他身上的绳索。当鲍

尔在话筒里命令道：

“安静！”

他的反抗瞬息间停止了，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玛丽娜惊奇得微微张开朱唇，她从来没见过这种玩意儿。

“沃尔！”鲍尔说道，“你见到辛诺德后，如果他问起你，你就对他说你下午的大部份时间和整个晚上都是在一个名叫赫娅·奥布尔的女人那儿鬼混的，要是问起我们的事，你就把它忘掉，和赫娅无关的事你要统统地把它忘掉。赫娅是一位亲切、可爱、温柔、感情奔放的……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沃尔含含糊糊地答道。

“你根本没有见过我们。噢，还有一件事：赫娅住在赫里丰大街四百四十号，听懂了吗？”

“听懂了。”

鲍尔向艾娜做了一个手势，她走到他的面前。

“她是赫娅。”

“您好！赫娅，今天下午我过得真快活。”

艾娜露出笑意。

“我也很快活，亲爱的。”

“就到这儿为止吧。”鲍尔说道。

道森中断了线路，取下了沃尔头上的金属帽。沃尔从凳子上站起来，艾娜陪他到门口，他弯下身子吻了一下艾娜。

“改天再来。”艾娜脸带着笑容说道。

“我一定来。”身材魁梧的沃尔答道。

道森看着沃尔离开了艾娜的家，不禁如释重负似地长嘘了一声。

“不知今后会怎样？”他说道。

“我看问题不大。”鲍尔满怀信心地说道，“思维探测器有

两种功用：一种是把某项信息从体外传到大脑里；另一种是把人的大脑里曾经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事，甚至一直保密多年的隐情都能吐露出来。”

“妙极了！”玛丽娜兴奋地说道，“这种功效能维持多长时间？”

“譬如这个沃尔，我们尽可对他放心，不必担心辛诺德会发觉我们。”

鲍尔凝视着玛丽娜片刻。

“现在，请你们让我和玛丽娜单独地谈谈。”

道森和另外两个女人离开了房间。玛丽娜脸色苍白。

“鲍尔，您要我干什么？”玛丽娜不安地问。

“您不要害怕，过来，请坐下。”

她惶惑地顺从了。鲍尔把金属帽戴在她的头上。

“鲍尔，您要……”不安的玛丽娜神情慌乱地坐在椅子上。“您想逼迫我……难道我不是‘飞行女郎’号飞船上的玛丽娜？”

鲍尔哈哈大笑起来。

“时间一到，我就用不着这种思维探测器了。”他拿起了话筒说道。

“啊！你要我乖乖地听您指挥。”

“这一切都会很快地过去的。”鲍尔向她许诺道。“玛丽娜，准备好！您要回答我几个问题。”

“鲍尔，有这个必要吗？”

“您应该回答我的问题。”

“好吧，我信任您……”

“谢谢，美人，准备好了吗？好！您首先回答我的第一问题：您是谁？”

第十一章

第二天晚上十一点，鲍尔用手指轻轻地叩了几下玛丽娜的房门。不一会儿玛丽娜探出头来。

“我快准备好了。”玛丽娜对鲍尔说道。

“我们在前厅等您。”

鲍尔下楼来到了前厅。道森正在和斯威娜热烈地交谈。由于今天晚上要外出，斯威娜穿了一件衬衣和深色的裤子，梳着精心打扮的发型。虽然服饰简单，前后判若两人，但她迷人的身材毫不减色，依然娇艳动人。

斯威娜向道森埋怨说穿不惯衣服，而道森则哈哈大笑。

“你慢慢会习惯的，尤其是你穿上比今天更美丽的时装时，你就不会抱怨了。你放心，我负责给你找一件称心如意的服装。”

这时，玛丽娜从楼上下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连衣裙。鲍尔发觉她脸色苍白。

“您是不是不舒服了？”鲍尔关心地问道。

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脑门。

“真有一点儿晕……不要紧的。”她答道，“现在走吗？”

“鲍尔，你要让她留在这儿。”道森关切地对鲍尔说道。

“不！”玛丽娜坚决地说道，“我和你们一块儿去，我要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不必多说了，我们快走吧。”鲍尔无可奈何地说道。

他们一起离开了旅馆，乘上一条运输带。这时，鲍尔看了一下手表。

“当地时间九点半了。”他说道，“辛诺德和他的人在半夜

里动手。”

“他们能打开保险柜吗？”

“要是他们能闯过各种机关，不踩上警报器，就能打开保险柜。”

“他们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就是如何杀害假谢蒂塔。”

“道森，我们要避免这种事的发生。”

“辛诺德为人奸诈，我可想不出他这种伤天害理的圈套……”

“这是因为，你不了解吉塔苏尔星的事。其次，你和我一样，对人体分子分析仪全然无知。”

“是这么回事。”道森赞同地说道。

“一旦辛诺德把玛丽娜麻醉以后，他就开动那架机器，无所顾忌地把谢蒂塔的指纹分子复制在玛丽娜的身上，这样做需要几天的时间，由于辛诺德过于谨慎，结果一无所获。”

“照你这么说，如果我们不按时到达那儿，辛诺德有打开保险柜的可能。”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只要文件到手后，他可以明目张胆地让他的被保护人登上总督的宝座。”

“辛诺德不就成了总督的总督了。”道森兴致勃勃地说道，“一套非常漂亮的文字游戏。”

“他的野心将如愿以偿了。可以想像得到，一旦在宫殿里出现了那个女人，他的口袋就要胀得鼓鼓的了。”

“道森，我倒觉得辛诺德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钱。”

“何以见得？”

“我对辛诺德多少有点了解。噢！他不是不要黄澄澄的金子，但他更欣赏的是权。在吉塔苏尔星发号施令，主宰一切够叫人陶醉的。”

“尤其是通过他人之手来这样做，既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冒人们不满的风险。”

“真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吉塔苏尔星是一颗非常富饶的小星球，几十个世纪以来它的历届政府都珍惜他们的独立。他们主张中立，和大家交朋友，不与任何人结盟，和其它遥远的星球做买卖……”

“我们走吧，银河系上现代的腓尼基人。”鲍尔笑着说道。

一小时后，他们穿过了城堡前的大桥。城堡上的无数探照灯把周围照亮得如白昼一般，城堡的城墙清晰可辨。他们没有继续走通往山顶的道路，而是向右拐了过去。

他们走了一千多米停了下来。

“就在这儿。”鲍尔斩钉截铁地说道。

道森向护城河的铁栅栏弯下身子。他隐隐约约地看见在铁栅栏的下方有一个直径约有三米的地下水道口，它的周围无遮无掩。鲍尔放下了事先准备好的带有两只铁钩的绳梯。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沿着绳梯下到地下水道的边沿。一股难闻的污水在地下水道的中央汨汨地流着。

鲍尔打开手电筒，检查这条通往要塞的地下水道的地面。

“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紧张地说道。

突然，玛丽娜一骨碌地坐在地上。

“我感到难受。”她呻吟着说道。

鲍尔扭过头，焦急地问道：

“您怎么啦？”

玛丽娜大口地喘着气，斯威娜急忙跪下扶着她。

“她病得很重。”斯威娜不安地说道。

鲍尔咬着牙骂了一句。玛丽娜突然发病使他们精心制定

的计划将付诸东流。

“我们赶紧把她送回旅馆……”鲍尔叫嚷着，“如果我们动作迅速……”

“不必送她回旅馆，让她留在这儿。斯威娜，你在这儿守着她。”道森劝慰着玛丽娜说道。

玛丽娜沉默不语，她的整个身体突然向后一仰。

“她死啦！”斯威娜叫喊着。

这时，更为可怕的场面出现了。

玛丽娜的脸庞在收缩，五官渐渐消失，两只眼睛成了两只往外流水的圆洞，头发一绺绺地往下掉。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她的脸、胸、胳膊……和整个身体成了发出臭味的粘状液体，衣服失去了它的支撑物，耷拉了下来。那团发出臭味的粘状液体沿着衣服的边缘向外流，流入水里后，被水流无情地带走了。玛丽娜唯一留下的是件发出恶臭的连衣裙。

* * *

目睹这一幕惨剧的人都面面相觑，默默无言。道森首先打破了沉默，他用大姆指和食指把衣服拈了起来，扔到了水里。

“太遗憾了，鲍尔。”他沉痛地说道。

鲍尔垂头丧气。“为什么玛丽娜会有如此的下场？难道这是辛诺德恶毒的报复吗？”

道森的目光凝视着他。

“这样吧，”他轻声低语地说道，“你来决定，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回旅馆……让吉塔苏尔星见鬼去吧！”

“要是我是鲍尔，不达目的决不回头。”斯威娜有力地说道，“玛丽娜是被辛诺德害死的，鲍尔，为她复仇是责无旁贷的。”

鲍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决不能让那个家伙得逞。”鲍尔坚毅地说道，“我们走吧！”

他们沿着地下水道的边沿往前走。他们离城堡的中心只有一千五百多米了。鲍尔心里明白，他们每跨出一步都要特别的留意，轻微的响声都会引起拱形的地下水道强烈的回响。但鲍尔、道森和斯威娜却走得很快，因为辛诺德和他的同伙已经拆除了设置的各种机关。鲍尔估计他们大概快要进入地下室了，存有文件的保险柜就放在那儿。

一刻钟后，他们来到了一座圆形的建筑物，它的天花板上有几个圆洞，从洞里往下淌着废水。鲍尔发觉右边六米开外处有一个圆孔，圆孔下有一个铁扶梯。

鲍尔踏着铁扶梯往上爬，道森随后，斯威娜在最后跟着他们。

突然，他们听见了喊声。

“当心！”

“小姐，你不能再往前走一步。”

最后一级的阶梯离毕直的圆孔出口只有两米。鲍尔审慎地伸头张望，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明亮的通道。辛诺德、金发女郎、沃纳比和沃尔都站在通道的中央。

“这几个圆球，没什么用处。”沃纳比指装置在离地面一百多厘米的两边墙上金属圆盘的小球说道，“可能是通道向外伸展的记号，往前走不会有问题。”

沃纳比朝前跨出了一步。突然，一道红白金光横扫过来，同时听见了可怕的火花爆炸声。瞬息间沃纳比的躯体成了一团紧缩的火球，接着这团灼热的火球又成了黑灰，像阴雨那样撒落在地面上，并发出肉被烧焦时令人恶心的臭味。

* * *

金发女郎压抑不住内心的恐惧，不禁失声大叫。

“住嘴！勇敢些。”辛诺德吼叫道，“你是否想把卫兵引来？”

鲍尔感到有一只手在摇拽他的右腿。他扭过头，向道森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们要耐心地等待。

“沃纳比被活活地烧死了。”他小声地说道。

他重新伸出头去张望，这时，辛诺德站在离装着小球的金属盘两步远的地方，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四周。沃尔和金发女郎站在一旁期待着。忽然，辛诺德似乎找到了办法。

“问题在这儿。”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们爬过去，这样就不会触动光电管放电了。”

“对！”沃尔赞许地说道，“但，谁第一个爬过去呢？”

“当然是你啦！”

沃尔害怕地做了个鬼脸。

“我不敢……”

“不要怕，没有什么危险了，保险柜就在通道的尽头，你先爬过去！”

沃尔犹豫了一会，最后不得不趴在地上，用胳膊肘开始往前爬。他的头和双肩越过了两壁相对的两个金属球。

“我爬过去了。”他欢快地说道，“前面再没有危险……”

沃尔的话声嘎然而止。鲍尔的毛发都竦然起立。

二十几把一米长的锋利刀刃从地下穿出，同时发出强烈的哗剥声，沃尔像铁甲似的坚硬皮肤，这次却经受不了二十几把钢刀的穿刺。四五把钢刀刺入他体内，又从背后穿出体外三十到四十厘米长。疼痛使他发出恐怖的吼叫，他用尽超人的力气，企图站起来，摆脱那几把插入他体内的钢刀，但

他的力气已消耗殆尽，仰面扑倒在地。

金发女郎恐怖得睁大眼睛，她的身体像疾风吹动的树叶在瑟瑟地发抖。突然，她转身便跑。

眼明手快的辛诺德，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

“安静点！小姐，你瞧，钢刀不是不见了吗！”

受了惊吓的金发女郎，压根儿没看清沃尔的躯体还在蠕动。那些钢刀，在完成了它预定的作用后便告消失了。

鲍尔额头上汗水涔涔，难道他现在所见这些是最后的一道机关了吗？

辛诺德灵机一动，敏捷地脱下身上的上衣，向一只金属小球抛去，衣服恰好挂在金属小球上。

“太好啦！”他兴奋地说道，“光电管不起作用了，不会再发生放电现象。我们再来试试另一只金属球。”

他抓住沃尔僵硬的躯体，使劲地往他的身边拖过来，然后把他竖起来，再把他垂直地倒在地上。

钢刀又窜了出来，刹那间又重新消失了。辛诺德晃了晃脑袋对金发女郎说道：

“小姐，我先过去。”他嘱咐着说，“你要注意我是怎样走过去的，不要让钢刀截穿了你的美丽的腿。”

辛诺德小心翼翼地往前迈步。他的一只脚踩在沃尔的臀部，接着另一只脚也踩了上去。他的身体重量重新使钢刀冒了出来。这已是第三次钢刀扎入沃尔的身体了。在钢刀再次消失的一刹那，辛诺德跃身跳到另一头了。

“现在该轮到你了。”他厉声地对她说道。

金发女郎双腿颤抖，再也不听使唤了。辛诺德只得伸手扶她。鲍尔在离他们只有十多米的地方，专注地看着这一幕胆战心惊的场面。

金发女郎也到达另一头了。辛诺德眉飞色舞地高呼：
“好极了！我们终于到达终点了，快来，……”

金发女郎有些反感，但辛诺德却拉住了她的手。鲍尔看着他们在通道的深处不见了。

这时，鲍尔离开了圆孔，轻声地说道：

“道森，上来。”

道森和斯威娜紧跟着他爬了上来。鲍尔走在前面，他们一起来到了沃尔的尸体身旁。

“我的天！沃尔身上已千疮百孔了……”道森慨叹地说道。

“一会儿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了。”鲍尔说道，“注意！你们看着我是怎么过去的，然后，你们也照我的样子做。”

道森看到钻出来的钢刀，不禁愣住了。他也学着鲍尔的样子，走到了另一头，同时帮助斯威娜走了过去。

“真见鬼……开关不知在哪儿？”

鲍尔贴着通道的墙壁蹑手蹑脚地往前走。通道很暗，他的手电筒的电池已用完了。辛诺德打着手电已离他们很远。

突然，通道圆顶上的一盏大灯把通道照得通明。鲍尔紧握匕首站在那儿，他明白这是他本能的动作。也许是无用的，但他又能做什么呢？

道森和斯威娜站在他的后面。辛诺德转过身来，但他并未注意他后面那几个人，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一个巨大的玻璃圆筒上了。这是一个完全透明的、高一米、直径为六十六米的特制金属圆柱，它的下方有一个离地面大约三十多厘米的玫瑰色花岗石台座。

异常兴奋的辛诺德伸出右手说道：

“你来开保险柜吧，你是唯一能打开保险柜的人。”

第十二章

金发女郎犹豫不决。

“这个玻璃……”

“你用指尖摸一下就行了。”

她照着他的话做了，瞬间听到音乐的响声。接着，那个巨大的圆筒变成了白色的粉末，纷纷掉落在地。

“保险柜呢？”她踌躇地问道。

“你看，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小圆盘，只要你把大姆指尖捺在圆盘上十秒钟，保险柜内的探测器将把你姆指的指纹分子记录下来，保险柜便自动地打开了。”

金发女郎优柔寡断地往前走了两步。

“快点！”辛诺德焦急地催促道。

鲍尔慢条斯理地走了过去。

“玛丽娜，最好你不要碰保险柜。”他对她说道。

辛诺德旋即转过身来，大吼了一声，鲍尔又朝前走了几步，来到金发女郎的身旁。

“你又来了……”辛诺德气势汹汹地说道。

“我又来了。”鲍尔愤愤地答道。

“她不是玛丽娜……”

“或许，你的……同伙？玛丽娜，他们什么时候把你绑架走的？”

“是……今天下午，我去旅馆理发室理发的时候。我刚走进盥洗室，那个玛丽娜已在那儿了。她对我说她要我的王位，如果我不退位的话，我就要死……在盥洗室里。这时进来两个男人，不由分说把我从临街的窗子……”

“你这一手干得真漂亮。”鲍尔脸带一丝冷笑说道，“辛诺德，你把玛丽娜劫走，用行将就木的女人蒙蔽我们，玩了这套偷梁换柱的把戏，难道你对人体分子分析仪都信不过吗？”

“由她本人来实施我的计划岂不更好！”辛诺德厚颜无耻地答道。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她不知所措地说道。

“辛诺德，你对玛丽娜的身世了如指掌，可是你把事实掩盖起来。”鲍尔慷慨激昂地说道，“她至今连自己的真正身份都不知道，你压根儿就没打算告诉她。我甚至还可以对你说，要不是这架人体分子分析仪出了毛病，她早就不在人世了。”

“鲍尔！你说的什么呀？”她激动地说道。

“玛丽娜，人体分子分析仪在医学上用于对人体分子的分析，如果把它用在别人身上制造分子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辛诺德，你所支使的那个玛丽娜不能来了，你只得把被你抛到另一星球的玛丽娜从旅馆劫到这儿。”

“她身体不舒服，有点头晕，我不想冒任何风险。”辛诺德若无其事地说道。

“她死了。”鲍尔气愤地说道，“我不想给你描绘她是怎样死的，因为真正的玛丽娜就在你的面前。你说你不想冒风险，还不如说你要杀人灭口，你把分子注入了那个可怜的女人身上，使她体内的细胞产生紊乱、导致了她的死亡。”

听了鲍尔的一席话，玛丽娜惊骇地用双手捂住了她的嘴。

“她死了！”辛诺德无动于衷地说道。

“我对她的死感到难过。你为了夺取宝座上的皇冠害死了她，对你来说，她的生命犹如一根鸿毛，多少人为了你的

野心而丧了命！即使你在某种程度上还尊重活着的玛丽娜，这是你出于慎密的考虑，因为你还没有把握你的计划必定会取得成功。何况她握有王位的证书，一旦你的计划受挫，活着的玛丽娜还可以为你弥补过失呢！辛诺德，我没有说错吧？”

“危言耸听！”辛诺德冷笑着说道。

“我还没有说完呢……我所讲的是经过调查研究的，不是信口雌黄。譬如，站在我们面前的玛丽娜才是乌戈德六世的真正女儿谢蒂塔。”

* * *

道森听了鲍尔的一番话，气得大骂了一声。玛丽娜对他的言之凿凿，大惊失色，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那么……思维探测器……”她结巴着说道。

“您有一次曾对我说过，几年来您得了健忘症。我感到有必要探索一下您的大脑，那时，我还不想让您知道所发生事情的真相，我想您自己会明白过来的。”

“我……谢蒂塔……”她讷讷地说道。鲍尔突如其来地披露了真相使她心情激越。

“您是谢蒂塔，辛诺德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从容自如地操纵了第二个女人，企图让她窃取您的王位。后来他发现那个不幸的人无法打开存着文件的保险柜，这时，他便设法把您掳走。辛诺德，你害死了那个女人，我坚信人们是不会饶恕你这种罪行的。”

辛诺德讥讽地哈哈大笑。

“我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宽恕。”他满不在乎地说道，“你知道我现在要干什么吗？”

“这，不言自明，还用多问吗？不妨你自己来讲吧！”

“好！我现在就向你们讲个明白，我要把你们全都杀死。然后，我要把她捧上台，我还会对她说我要把她撵下台，我可以向你发誓，不达我的目的决不罢休。”

“对你这点决心我倒相信，不过你却杀害不了真正的谢蒂塔。”

“为什么？”

“要是你杀了她，你就弄不到谢蒂塔身份的文件。没有证明身份的文件，你能把总督赶下台吗？”

“对！”辛诺德说道。突然，他拔出手枪。“玛丽娜，打开保险柜！”他叫着平时称呼谢蒂塔的名字。

玛丽娜的目光注视着鲍尔。

“鲍尔！”

“你照着他的话去做。”鲍尔规劝着说道。

玛丽娜深深地吸了口气，朝前走了几步。辛诺德躲在圆柱的另一头。他把手枪对准他们，鲍尔一眼便望见他手中握着的那把枪，那是一种毁灭性武器，它能把人在瞬间变成一股淡淡的蓝烟。

“辛诺德，你在这儿无法杀死我们。”鲍尔泰然地说道，“你虽有破除各种机关的能耐，你可要知道警报器就在这儿。只要你一开枪，不用一分钟，警卫即刻会赶到这儿来。”

“玛丽娜，打开保险柜。”辛诺德执拗地命令道。

玛丽娜把姆指按在圆盘上。十秒钟后，部份圆柱便向一侧移动，它的内部刹时显露出来了。

辛诺德挥动着手枪，对玛丽娜说道：

“离开这儿。”

玛丽娜向后倒退了几步。辛诺德从圆柱后面走了出来。他一面警惕地注意着他们，一面伸出他的左手，指着长三十

多厘米，直径五厘米的金属管子喊道：

“文件！”

“辛诺德！”一个女人的声音，突然在空中回旋。

* * *

鲍尔扭过头去，只见离他十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和玛丽娜长得维妙维肖的女人，她象变魔术似地出现在通道里。

“你们不要以为所有的警报器都失灵了。”刚来的女人说道，“我命令卫兵不要惊动你们，我想看看谁跑到通道里来了。辛诺德，你要干什么？几年前你制定的计划是否还没有结果？所以你沉不住气了。”

辛诺德的嘴唇剧烈抽搐着。

“你不是谢蒂塔……”

“你以为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吗？起初我同意接受你的计划，因为我也是有野心的人，我要做一个比常人更……所以我让你整容。不过，请你记住，我们讲好了一个条件，你不能伤害谢蒂塔的生命。”

“我信守我的诺言。”辛诺德用嘶哑的声音答道。

“辛诺德，对你的为人，我太了解了。我没有听你的摆布，我没有按你的要求增加税收，动用国库，盗窃珠宝……这使你失望，所以你把谢蒂塔带到这儿来，要恢复她的王位，对我进行报复。”

“殿下，还有第三个和您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呢！”鲍尔插话道，“但她已经死了，那个人才是辛诺德理想中的吉塔苏尔星总督，而不是谢蒂塔。”

“辛诺德是一个头脑复杂的人。”假总督讥讽地说道。“他博学多才，无所不晓，甚至连通道的情况全然知道，但只有一点他不知道。”

辛诺德挥动着金属筒高叫道：

“文件在这儿，你不会捞到什么的。谢蒂塔会把你驱逐出吉塔苏尔星的，法官还要审判你这个女骗子手呢！”

“我早就胸有成竹了。”假总督面带微笑说道，“而你呢，末日来临了。”

“你不要笑，你看这把手枪，它将会轻而易举地为我打开一条出路，我可以强迫你把我安全地送出城堡。”

“辛诺德，有一个熟悉地下室的人告诉我，只有谢蒂塔才能拿装有文件的金属筒，你纵有破除各种机关的本领，这最后的一道机关，将要置你于死地！”

“你在说谎……”

“我说的是真话。”假总督不动声色地说道。

辛诺德举起了握着手枪的手，突然手枪掉落在地，手指成了面糊状的胶体了。一声嘶哑的狂叫从辛诺德嗓子里迸发出来，金属筒也随声掉在地上。他的双腿在颤抖，呻吟声成了可笑的猫叫声，在痛苦中逐渐地平息下去了。他一头栽倒在地，成了一团不成形的面糊，人们只能感到他还在痉挛。不一会功夫，这一堆面糊一动也不动，它的颜色成了浅灰色的了。

谧静笼罩着整个通道。突然，假总督向前走了一步，扑通跪在玛丽娜的面前。

“我非法地占据了您的王位。”她难过地说道，“我准备接受法官给予我的惩罚。”

玛丽娜迟疑了一下，倏地弯下腰，捡起了金属筒，把金属筒的盖子拧开，几张卷着的纸立即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鲍尔，你把火柴给我。”她对鲍尔说道。

鲍尔耸了耸肩，顺从地把火柴交给了她。骤然间那几张

纸变成了灰烬。

“我还是叫玛丽娜。”玛丽娜转身对假总督说道，“谢蒂塔，请您让我这样称呼您，因为我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想知道。我可以向您发誓，我和我的朋友今后对在这儿发生的事将一字不提。”

“不……这是荒唐的……我的王位是属于您的，您是名正言顺的总督。”

玛丽娜绽出了笑容，说道：

“虽然我在这儿的时间不长，却听到了人们对您的一片赞扬声。您不愧是出色的女总督。而我呢，却胜任不了这种工作，尤其是叫人拘泥的宫廷礼节。此外，我当了总督，我就不能和我心爱的人在一起了。”

鲍尔激动地站在那儿，道森捅了一下他的胳膊肘说：

“鲍尔，她都是为了你呀！”

玛丽娜的眼里闪烁着光芒，她深情地向鲍尔走去。

“你是我心爱的人。对我来说，你比至高无上的荣誉和世界上价值万贯的奇珍异宝更可贵。”

“斯威娜，你也是我的心肝宝贝。”道森爽朗地哈哈大笑。女总督双眼湿润了。

“我将为你们尽微薄之劳……”

“我们在吉塔苏尔星只呆一段时间，”鲍尔说道，“我们将晋谒您的加冕典礼。”

“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将能得到你们所需要的一切。”

鲍尔深情地凝视着玛丽娜说道：

“我们在吉塔苏尔星的时候，你最好把有色眼镜戴上，不要和女总督搞混了。”

玛丽娜笑嘻嘻地说道：

“我看还是你不要把我们搞混了。”她开着玩笑说道，“那一次……如果你再搞错了，我可不能原谅你了。”

鲍尔搂着玛丽娜窈窕的细腰说道：

“那能再搞错呀！”他高兴地说道，“谢蒂塔，我们还是沿着原路回去吧。”

“好吧，现在各种机关都已解除了，你们一走，它们又都恢复了它原来的功能。通往地下通道的进口将永远地封闭，通往通道的各条通路都将堵塞……”

她走近玛丽娜，温柔地吻着她的面颊。

“我将使吉塔苏尔星上所有的人都康乐太平。”她保证着说道。

鲍尔目不转睛地注视这一对如此相似的女人，他把玛丽娜拉到自己的身边，兴奋地说道：

“我永远地和你在一起。对我来说，你才是真正的玛丽娜呢！”

(李德恩译)



〔英〕约翰·莱克汗

爱憎一线之差，悲喜紧密相邻——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

成败也同样如此，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我是个命中注定的倒霉鬼，换个人遇到我那些机会，早就与哈弗尔德和洛克菲勒一样名扬天下了。我什么都干过了：试过电子、机械制造、实用化学这些行业，搞过催眠疗法，当过商品推销员，甚至在一个演出季节，我还随一个杂技团巡回演出过。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多赚几个钱，可是我没有一回能走运。

富莱德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厚脸皮”。不过，您了解了我以后，就不会奚落我了。现在我正和富莱德合伙，搞人们所说的“推广工作”。换句话说，我正在到处游说，让别人相信我们的货物是他们最需要的。请您看看我们的电视节目，简直棒极了。目前好像一切都如意。不过，我老担心会出问题。事情总是没有善终，我的遭遇历来是这样。坦率地说，现时我有一股变态的好奇心，我非常想看看这一回命运会让我吃什么苦果。

就是因为这个，富莱德管我叫“厚脸皮”。他这个人可与

我不大相同，他是一个彻底的乐天派，想当年我也是这种人。不过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定会为这个痛哭一场。唉，我真不该把富莱德也拖到这桩事里来。他结了婚，家庭生活挺幸福，又有固定职业，用不着担心生计，还有一个不很重要的好条件：富莱德太太也工作，收入不少。

说实在的，我们的事业今天这么繁荣，全要归功于富莱德太太的灵机一动。所以也介绍她几句。一家大的妇女杂志没有一个不设爱情受害者服务部。她领导这个部，而且很兢兢业业。这里我想顺便批驳一种老朽的陈词烂调，说什么给那些受害者回的信，都散发着烟薰味，因为都是由留着连鬓胡子的绅士抽着大烟斗写的。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至少这家杂志不是这样。这可是富莱德太太的工作。

真的，光写她一个人就可以写一整本书。我早晚是要写的，因为我简直让她给迷住了。不过你们一定要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感情完全是很圣洁的。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满头黑发。最重要的是有着无数演员们所说的那种灵感。她的美貌的妙处就在于能一步步把你俘虏，可是她本人却天真无邪，而且还很固执。你从来没见过象她那样孩子气的天真的女人。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狡诈和欺骗，对人从不怀半点恶意。任何人都不忍心和她争吵。只有上帝才晓得，怎么会让她和富莱德配成一对。他个子矮小、生性轻浮，爱好饶舌，脑子里总是能想出各式各样的歪点子。不过，就硬是有这么一对。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要把两个月前一个星期六晚上发生的事告诉给大家。

我们三个人坐在客厅里，懒洋洋地看着电视，时不时地嘲笑一下蹩脚的电视广告。我们都感到有些空虚。

“脑袋里空得像个空桶”，富莱德哼叽着，好象他以此为怪。“难道我脑子里有过什么念头么？”

其实当时我也处在同样的状态之中。我们感到愁闷。富莱德太太坐在一旁编织什么，自然地流露出无限的柔媚、风韵和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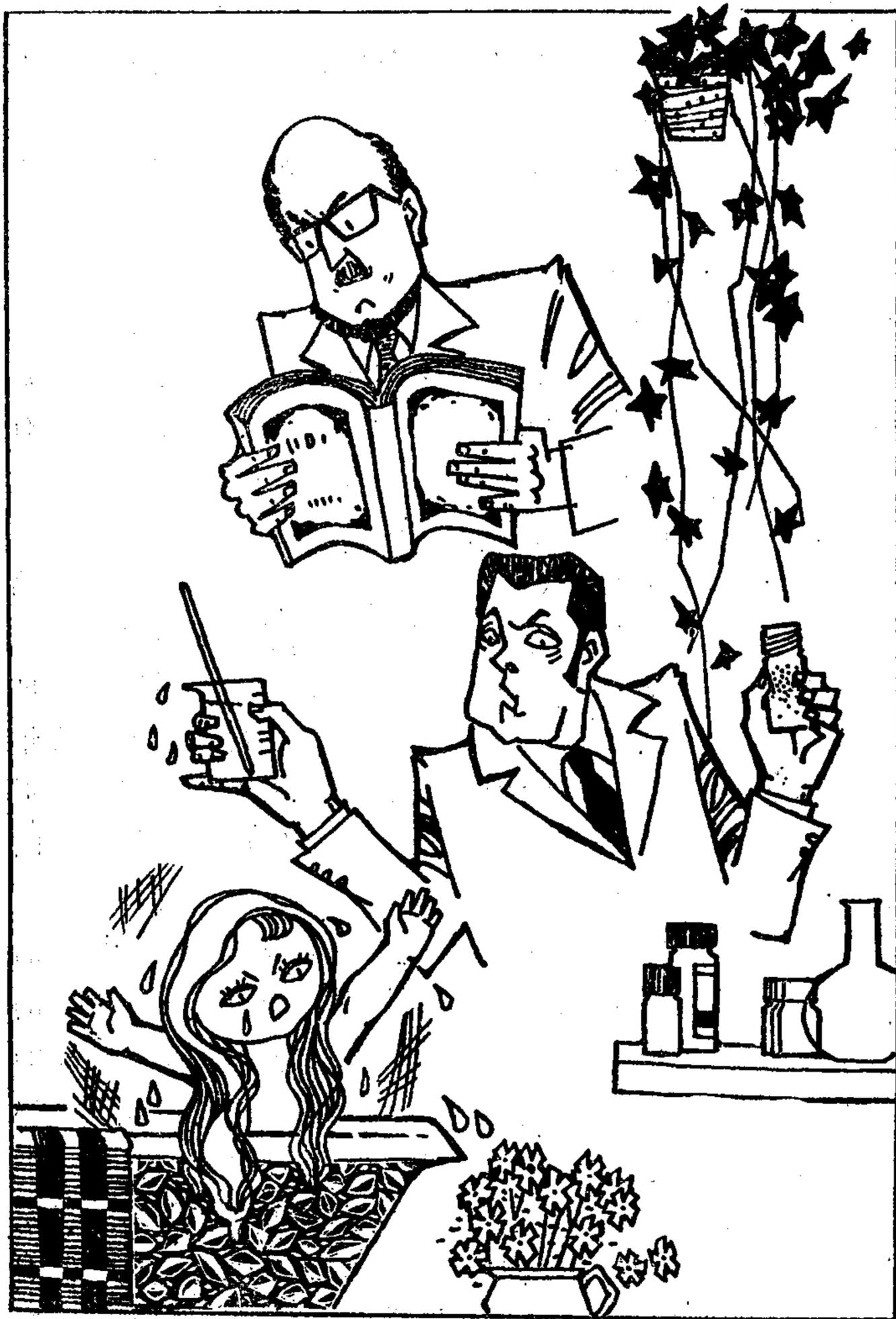
“你们俩贪多嚼不烂。”她小声说道，“看我祖父，他是个怪老头，总是把自己的想法都记下来。他常说如果动动脑筋，然后把想的写出来，那么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他认为这样就能积累东西。这观点挺怪，是不是？”

“我倒觉得有些道理。”我反驳她，“大多数人都认为写下来的东西才有说服力。咱们不是总听别人这样说吗：‘这可是白纸写黑字。我读到过。’于是人们就另眼相看了。”

“祖父就认为自己是天才，”她说，“不过他也真是发明家。富莱德，你还记得那人造虹吗？现在大家都知道人造虹了，虽然很少有人懂得它的原理。他是利用了频闪效应，这我知道得很清楚。蒙上一层这种色彩的表面用普通电光线照射，在五十赫电流频率下就变成灰色。再加上频率就可以得到光谱上的任何颜色，从红外光线到紫外光线。好莱坞利用它可做了一笔大生意。这种东西可以做舞台背景或者是其它灯光效果，在伦敦所用的剧场都可以看到。”

“噢，你们家就是这么发财的罗！”富莱德惊叹起来。现在他已经全神贯注了：“你祖父是不是还发明了什么玩艺儿？”

“当然啦！”她微微一笑，“不过他没有拿出去卖。他说，如果谁真需要什么，就让他自己去发明吧！但是他把自己的想法都写在本子里。这本子我向你们提到过。他往往是想出什么就往本子上一记。等你再去看，他已经又去搞别的了。”



老头子挺怪的。”

“你知道那本子在哪里吗？”富莱德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她朝他莞尔而笑，站了起来。

“我把它和其他旧东西放在一起了。如果您想要，我马上就拿来。”

她飘然走出房间。

富莱德身子并没动，可是我知道他神情很激动。

“安静点，朋友，”我劝他，还递过去了一支雪茄。“当然我尊敬您的祖父，这没说的。不过，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有点太迷恋于……”

“可是他总归是发明了人造虹呀！”

“是的，这可是世界上最难理解的东西。我曾经打算搞明白它的公式，可最后我的结论是：公式没法理解。”

“不管怎样，虹造出来了。要是我的事能这样我就满足了，亲爱的。我听到不少关于这位老先生的传说。到了晚年他的心理全变了，搞起了玄学和灵魂交流术等等怪玩艺。不过牛顿晚年不也是这样吗！话说回来，他总是搞出了人造虹。咱们没资格挑三拣四……”

富莱德太太拿着一个本子走了进来。这是个厚厚的皮面本子，散发着霉味和烟薰味，每一页上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这样的字我这辈子还从来没看见过，富莱德说的还是有些道理，我们确实没资格说三道四。不过，我一看那些字母就哼哼起来了。那些字母就像是沾了墨水的苍蝇的足迹，我仔细看了半天，总算看明白是用多种语言写的，我东一点西一点看出来有拉丁文、德文、法文、还有一些不懂的文字。页边上有不少英文的插话，写在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都是些给自己打气的话。

很快我就被这些鼓舞士气的话给弄烦了。我找到了两三个公式,可是它们复杂的文字解释部分是用法文写的,对法文的兴趣我中学一毕业就消失了。不一会我就失去了耐性,接着去看电视,留下富莱德一个人去受罪。他的法文水平和我是半斤八两。可是他还是硬着头皮看下去,一会儿琢磨那些蝇头小字,一会儿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说:“喂,你认为 rajuster 是什么意思。读起来有点像 readjust——‘改正’这类意思。”

“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如果我没弄错,这儿有一个公式与它有关。你来看看!”

如果我现在把这公式列给你们看,你们一定比当时的富莱德太太还天真。总而言之,我们出了不少汗,绞了不少脑汁,争吵了不少次,翻了不少次那本专门买来的廉价小册子,最后总算搞出来了一个类似译文的东西。富莱德还真说对了。这是一个能“改正”东西的化合物的公式。也许是一种专利药品?一种万能药品?总之随便叫什么都行。

“都清楚了,富莱德。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人们对人造虹也是这么说过。”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知道吗?假如咱们能搞出这种东西,准供不应求。它的公式还是很正规的嘛。我看,它的成份里没有毒药。不错,其中有些成份相当奇怪。我们可以从哪个大实验室里搞到这种化合物。”

一开始什么都很平常。那公式也确实很正规。其中没有任何怪东西,比如疯子的叹息、坟地上跛足家兔的右后腿之类。不过现在我已经变得非常小心谨慎了。

“富莱德,公式里有没有抗毒素?”

他只是使劲地吭了一声。我不让步，坚持让他解读，于是我俩就抠起来。我不像富莱德太太的祖父那样，把所有的思想都记录下来。不过，这丝毫不意味着我没有思想。我们花了许多时间，直到最后发现法文的 *coxtrepoisen* 就是抗毒素的意思。可我们原来还以为“抗毒素”这个词本身就是法文呢。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知道许多人认为“菜单”这个词是法文。

总而言之，我们把一切有关第二个公式的材料都翻译了出来。公式看起来还很正规，所以我就把两个公式都记在笔记本上。这个公式还有一些吓人的计算结果，不过这方面我不是行家，所以就把它甩掉了。富莱德是我们这伙人里的数学天才。只要拿一个数学题远远地朝他晃一晃，他就会死盯着你，连帽子也忘了戴。可是这一回他什么事都征求我的意见。行了，我就冒汗吧！

干这些事我用了一个星期。现在要考虑怎么才能配制出足够试验用的试剂。我们不打算找那些到处钻营的 化学家。我已经上过当，这一次我一切都事先预计到了。

我把公式分了开来，而且分开配制。这样作保险，只要那几样东西不混起来溶进水里，就不会出什么事。

最后，我终于配制了三瓶灰绿色的粉剂。每瓶各重十二盎司，上面分别标着“A”、“B”、“C”。我计算过，如果把它们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起来就可以产生所需要的东西。这一段时间，富莱德没完没了给我打电话，不断向我提出各种花样翻新的广告宣传方案。而这些粉剂是否真顶用，他倒反而不关心。就连我那位稟性柔和的女房东菲根斯太太也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因为每隔半个小时她就得上楼来叫我去接电话。

我为人小心谨慎。我首先想证实这三种粉剂是可以混合在一起的。作到这一点第一步就算成了。如果一切顺利，往下我就要进行实际试验，对象是女房东的猫，这是一只肥肥的懒家伙，整天卧在唯一不见阳光的那层台阶上。每回我上下楼都得跨两阶台阶迈过它，弄不好我就会跌断脖子。就是这个蒂比(这是它的美名)将成为科学的殉难者。

我把一个盛过乳香酒的空罐子放在洗手池里，把三种粉剂倒了进去，然后打开龙头让自来水细流下来，同时用玻璃棒不停地搅拌着。我边搅拌边观察。一开始液体是深红色的，水增添多了以后就变成了玫瑰色。什么怪事也没发生。忽然液体不声不响地变成了透明色，咕嘟咕嘟顺着泄水孔流走了。我还照样用玻璃棒机械地接着搅……可是液体已经流光了。因为那个盛过乳香酒的空罐子已经无踪无影。我像个大傻瓜，在那儿楞了足有五分钟。其实我本应该撒腿就跑，因为我估计马上就会爆炸，水管会崩裂。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尽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好好思考思考。首先我认为空罐是让液体给“化”了。就这一条已经使我惊愕不已。后来我发现手里还拿着完整无损的玻璃棒。这又证明我刚才猜的不对。可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是鬼给偷走了吗？！

我终于想通了：干脆再试验一次，不过这次的溶液要配得稀一些。粉剂少放一些，罐子要大些。我那个破天平很不好使，只能秤比头一回少两倍这么个数量。可是比原来大两倍的罐子我自己又没有。于是只好去找菲根斯太太。她给我拿来了一个大盆。(至于它原来的用途，我可不敢去想)。上面画着花朵、爱神和已经模糊不清的标记‘布列克蒲尔留念’。我先向女主人打了个招呼，说这个盆可能弄坏，也可能整个毁掉。她只是不屑地哼了一声。

“我的孩子，”她说，“到今年八月我家整整用了它三十年了。说真的，有好几回我真希望能失手把它摔坏。只是良心不忍就是了，因为我的阿别尔特过去曾经用过它。可是我又实在看不下去那付破烂样。我过去也摔过不少回，可就是摔不碎，亲爱的，你就别担心啦，我永远看不见它才好呢！”

我把半份粉剂放进大盆里，放进水，然后离得远远的，把胳膊伸直了去搅动它。什么事也没出。这种玫瑰色的液体我搅了足有半个小时，它散发出一种消毒用的松节油的味道。搅的时候我还一直怕自己干劲不足。后来我实在没了耐性，就把液体倒掉，把大盆刷干净，然后把它送还给菲根斯太太。是她首先发现了问题。

“你瞧你！”女主人喊出了声，同时手里拿着盆反复打量。“简直是神了，它变成全新的了。”

我也察觉到描金的地方重又闪闪发光，彩绘重又鲜艳悦目，就连原来碰掉了磁的地方也不见了。一句话这个盆一下子变成全新的了，菲根斯太太的眼珠子睁得圆圆的，使劲地瞪着我。

“我现在正在搞一项小小的发明。”我赶忙嘟囔了几句，“还未搞好……暂时保密……菲根斯太太，请您对谁也别讲。”

我像个登月宇航员摇摇晃晃上了楼，心里在琢磨我们这一回算搞出了个什么名堂。是万能修复剂？好象是又好象不是。它把什么都修复得过份了。可是我们还以为是找到了仙丹妙药。这个老家伙为什么不用普通的英文写呢？不过，我很快就冷静下来。那盛乳香酒的罐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真是伤脑筋的问题。解决它只能靠我自己。突然我醒悟到不是这么回事。我有个伙伴呀！干嘛我一个人喝这杯苦酒呢？我本来事就够多了。

我把六份粉剂装到六个小管里，就是那种装止痛药的小玻璃管。这种管子我多的是。然后我就去找富莱德。

他住在郊区一所令人喜爱的古老的房子里。还有一块自己的花园，好象是富莱德太太接受的遗产。我穿过花园的小路，边走边想，富莱德同意和我搭伴可算是倒了霉。我照例自问自答。说他一点也不傻，反正事情成与不成对他都没有多大关系。我就大不相同了，我得靠干事赚饭吃。于是我又想起了那可诅咒的乳香酒空罐头。

我详详细细对富莱德讲了。一开始他也很惊讶，就像我原来一开始那样。可是富莱德太太只是坐在那里听着，就像一位温情的母亲怀着忧虑之心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在淘气。我简直是着了迷。

“可能是温度起了作用。”富莱德这样推测，同时愁眉苦脸地摇晃着一个小管子，“可能头一回水被堵住，又加了热，或者是这类事情。”

“那又怎么样呢？”

“咱们用热水调一份粉剂，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算了，咱们用一个大容器就行了。在一般正常条件下，温度会加快反应。当然如果这东西能反应的话，何况我还不保险它准能起反应……”

最后，思路向来宽广的富莱德建议用澡盆。我可从来没这么想过。可这点子对他只不过是顺手拈来。我们往澡盆里放了一满盆热水，又倒了整整一管粉剂，水很快就变成了玫瑰色。我们闻到一股松针的气味。稍过了一会儿，失望的富莱德开始提各式各样的方案。能不能找到舍得扔到澡盆里的破东西呢？看看它能不能变成新的。我没有这样的东西，除非是我自己的脑袋瓜，不过，虽然我的脑袋瓜很健忘，我还

是舍不得它。还是让他在家里找点什么破东西吧。

“我家里什么也没有。要不咱们就尝尝盆里的水？”

我坚决拒绝了 this 建议。说实话，我连这味也不喜欢。让我喝，那就根本别想。

盆里的水逐渐凉了，可是我俩的关系却热了起来。富莱德已经准备拔塞子放水，嘴里还嘀咕着什么话，反正绝不是夸奖我就是了。富莱德太太一直默默地站在旁边，看我们试验。我刚要拿他丈夫开玩笑，说他真想亲自喝上一口，她忽然插了嘴。

“我有个想法。”她嫣然一笑，“可能祖父搞的是淘肤水，洁尔净这一类的东西。这液体发出的味像是消毒水。”

“那又怎样呢？”我俩异口同声问道。

“我现在想洗澡。”

诸位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样做呢？我俩又哀求，又咒骂，又吵闹，又抗议。就差动武了，总不能把一位娇媚秀丽的女士从她的浴室里拖出来吧。起码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她的建议没有商量的余地。澡盆里灌满了暖和水。而且每天这个时候她都要入浴，液体散发出馨香。她那可敬的祖父决不会想出有损于人类的花样，这一点她是坚定不移的。

我听到她的这套推论，差点没吼叫起来。她的那位祖父显然是个精神病患者。可这话又怎么对她讲呢！当然，最后是她胜利，我们失败了。更糟的是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当一位妙龄女子入浴的时候，是不能站在旁边作实验记录的，这是明摆着的事。我们现在已经感到，科学实验也有它的界限。尽管嘴还很硬，身子已经不得不退了出来，留下富莱德太太自己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慢慢走下楼去。

“富莱德”，我绝望地说道，“咱们再看看老家伙的笔记，

咱们可能漏掉了什么东西。说不定一下子就找到关键。他妈的，他自己总该清楚。”

我们刚迈下最后一层楼梯，富莱德就一把抓住我的手。

“安静！”他下了命令，“你听到什么没有？”

我仔细一听，“啊，像是个小孩在哭！”

“是在哭。”富莱德得意地微笑着，“好像是要宰他似的……”

我们屏住呼吸，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点。这所宅子是独门独院，附近没有邻居。这就是说，哭的小孩就在屋里，在楼上，在浴室里。

富莱德撞开门的时候，我只比他差一步。我知道我不该冲进浴室，可是我还是随着他冲了进去。看到洁净透明的水里，颤颤巍巍地站着一个月九个月的小姑娘。她为了不跌倒，两只手死命地抓住挂着的肥皂盒，拚命地嚎叫着。我和富莱德都呆住了。随后他伸手从浴盆里把小姑娘捞了起来，我用毛巾把她包好。下一个镜头我看得非常清楚，那个小丫头攥起了小拳头，照着富莱德的鼻子就打了过去，显然是有意的。如果说我还怀疑小丫头的身份，这一拳把我最后的一点怀疑给打掉了。

“你和我想的一样吗？”我们走进客厅的时候，富莱德嘴里嘟囔着（他现时完全象是一个慈祥的爸爸）。“这是富莱德太太？对吗？”

我不得不表示同意。

“象是她。澡盆里又没有别人，我又是亲眼看见……这当然不可思议，不过……”

我耸了耸肩。小家伙又嚎了起来。

“现在该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道。咱们还是看看这本可诅咒的书吧。”

我们刚一打开书，就发现我们错在哪里了。您会说，这是下意识在起作用。现在我已经明白无误地看出上面写的不是rajuster而是rajeuniv。一查字典，才知道意思是“返老还童”。真是活见鬼。

我骂富莱德，他骂我，然后我俩联合起来骂她的祖父，还骂他那可恨的笔迹。现在，笔迹搞清楚，那数字也就清楚了。她祖父根本就不是写他用了二十五年来完善自己的发明。我们原来可是这么认为的。闹了半天，他写的是他的药剂能把东西返回二十五年前的样子这类意思。没错，我知道再过两个月富莱德太太将满二十六岁。

富莱德弄明白事情的真相后，头发差点一下子就愁白了。

我也一下子想起了contrepoison这种抗毒剂。因为一向谨慎多谋，所以以前就把它准备好了。这种抗毒剂由A粉和C粉组成，都分别融化在饮用苏打水里。由于我已经分辨出祖父的古怪笔迹，我就弄明白了这种抗毒剂对活组织的钠离子有非常强烈的浓缩作用。现在我是把握在手，胜券稳操了。

我向富莱德解释了三两句，就往家跑，把手里抱着“孩子”的富莱德甩了下来。回到我的房间，我马上就把那种神秘药剂装满了所有的玻璃管。然后拦住一辆出租汽车，朝富莱德家飞驰而去。已经快到深夜了。我只离开了两个小时，可是就这么一会儿，他已经明显地老了。不过，倒没发生什么惊人的事情。

“你肯定这是我的妻子么？”他哼哼着问我，同时把脸上和手上被咬和被抓的伤痕指给我看，“她的脾气可真大！”

他的领带扭到耳朵边，头发乱成一团。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显出一副怕老婆的样子，而且是个小孩老婆。

“可能长大以后脾气就会改好的。”我开了个玩笑。

可是富莱德连笑都没笑。其实我也没什么心思笑。我们上了楼。我打开了水龙头，用胳膊肘试了试水温，这是我从小说里学来的，然后就把抗毒剂倒进了浴盆。这一回水发浑了，呈现金黄色，还散发出一股碘味。富莱德把小孩紧紧地搂在怀里，他犹豫了。我没批评他。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打开毛巾，两手伸得直直地把小家伙放进水里。小家伙拚命挣扎。忽然响起了拍打水的声音和哭喊声，紧跟着就变成了喝水的咕嘟咕嘟声。

“我把她丢到水里去了。”富莱德嚎叫了起来，同时拚命把孩子捞上来，“她会淹死的……”

我把手巾一甩就冲过去帮忙，可是结果却后退了一大步，富莱德太太站在浴盆里，两眼愤怒地瞪着我们。我还从来没见过她这么气忿。

“你们敢碰我一根毫毛！”她尖着嗓子大声喊道，同时不停地大口喘气。

水从她披散的头上流了下来，我们一直没搞清富莱德太太当时还要骂我们什么，因为这时她已经发现自己全身赤裸裸地站在齐膝深的清水之中。她马上蜷缩成一团藏到水里，全身从头顶到脚后跟都羞愧得通红。我们二话没说就跑出了浴室。

当她全身湿淋淋而又怒气冲冲地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她的事给忘了，我们总算搞清了笔记本里数字的意思。我早已经告诉诸位，富莱德是一位天才的数学家。现在他已经埋下头来，全神贯注地用铅笔写划个不停，鼻子里还不时

地哼些什么。这次实验的结果确实是惊人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药剂中的一种叫做“减剂”，另一种叫做“加剂”。它们融不融水效果都一样，只不过作用不同。或者是向后退二十五年或是向前赶二十五年。可是如果把他们混合在一起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已经可以在时间上向前移动了，你明白不？”富莱德现在精神焕发，我也分享了他的激情，“假如我们能掌握好适当的比例，我们就可以在二十五年的期限之内运用自如。”

就在这时，富莱德太太迎头泼了我们一大盆冷水。

“你们这两个傻瓜，”她火气十足，“我刚才差点淹死，可你们还无动于衷……”

我真奇怪她的脾气怎么突然改变了。富莱德满脑子大事，所以没察觉。

“够了。”他不客气地打断了她。“你最好还是动动脑筋。你去找一些制作的日期不同可是大小一样的东西来，这样才能把作用期限订准。期限就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快去！”

富莱德像皇帝一样下达了命令。她马上驯服得像个绵羊，不一会，快得出乎我们预料地就把所要的东西拿了来，要找到许多制作的日期不同但是大小一样的东西……我一千年也想不出找什么，可是她十分钟之内就抱来了一大堆报纸，日期是从昨天到三个月以前。然后我们从餐具橱里拿出了一套古老的水晶玻璃容器。这是一些刻了姓名的祖传物品。这种东西保证不会被融化。

我们先过秤，然后把粉剂按一定数量放进水晶玻璃器皿里，最后很庄严地把自来水倒进去。假如此刻有人看到我们，他们一定二话不说就把我们送进疯人院。不过这都无所谓。

然后最重要的工序开始了。我们把一块最旧的报纸放进最强的一份溶液里。这溶液很快就变成玫瑰色，然后变得清澈透明，而那块报纸却不见了。随后我把同一期的一块报纸交给富莱德，他把它放在第二份溶液之中，报纸保留了下来，可是上面印的字全部都消失了。

“这就有点价值了！”富莱德微笑了起来。我们轻松地喘了一口大气，可是富莱德太太惶惑地抓住自己织的一块手巾。“这下子行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明出漂白印刷油墨的漂白剂呢。来，往下搞……”

我们就接着搞了下去。

天亮以前我们已经搞出了两套合格的溶液。一种可以使任何东西更新一个星期、另一种可以更新一个月。我们的眼睛熬红了，腿也累得站不住了，但是我们胜利了。我们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不过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一想这个问题，我就怀疑起来。

“这些溶液到底可以有什么用？”我问富莱德。

他咧开大嘴笑了，然后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告诉我：“化妆美容用！你想如果雪花膏里含有咱们的更新剂……女人往脸上一抹，马上就年轻一个月。当然啦，不是马上就见效，而是逐渐的。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我越琢磨，心里就越喜欢。我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推广这种溶剂的广告宣传计划。现在就剩下一个问题没解决：说服药剂师相信我们的溶剂是无害的。可是富莱德太太却冷冰冰地说了话：“富莱德你真是个大傻瓜。我原来就有怀疑，现在可明白了。变成女中学生的皮肤？好极了。我可以告诉你，女中学生的鼻子总是闪闪发亮，满脸粉

刺，这没错，我当年就是这样。你们让广告给迷住了，连自己也信了这一套。可是祖父的粉剂是真正的东西，而不是商品推销员的胡说八道……”

“算了吧！”我气坏了，“那你想搞成什么东西呢？是想搞增进紧张剂，还是想配洗澡用的苏打水？”

真糟糕，我根本不该提洗澡这件事。我话刚一出口就后悔不已。富莱德太太一听就翻起我的老账，一口气数落了我十分钟，我也一直在忏悔。最后她还是以傲慢的口气严肃地宣布：“这是更新剂，对不对？好，你们就按更新剂卖就是了。你们把它和洗涤剂混在一起，就说用它可以使汽车、漆布，退了色的颜色等等返新。东西看起来可以和新的 一样。明白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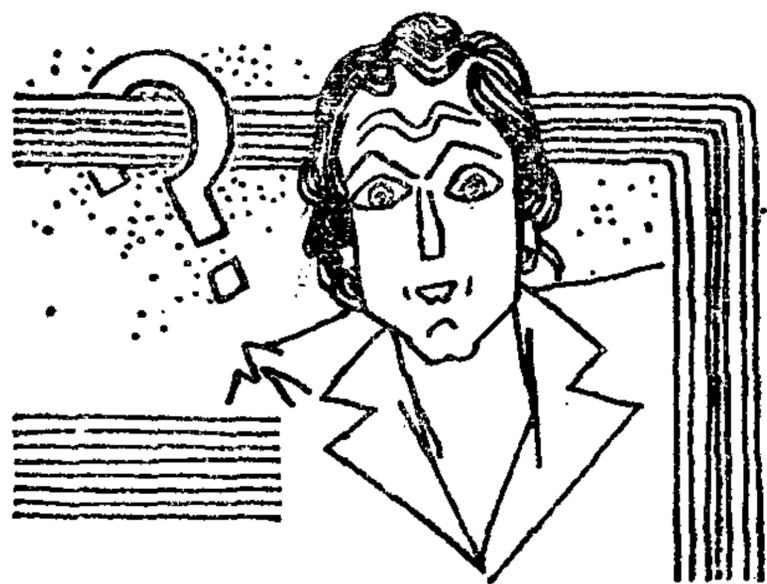
当然，我们一切照办了。从那时起刚过了两个月“更新剂”粉剂就已畅销各地。这是理所当然的，它确实可以使旧变新，至少有个新的样子。当然，我们给买主都附了说明，“仅供更新旧物用”。此外，我们投入市场的只是“一个月期限的粉剂”。现在富莱德正在考虑向某些工业部门推广我们的粉剂。这可不大容易。把时间往后退，这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

我这是指什么？是呀。请稍等，我接个电话。

我早就知道会如此。刚才是富莱德来的电话。他说我们的办事处里堆满了买主愤怒地提出的要求赔偿的信件。例如，一个女买主用“更新剂”洗了自己的新漆布，新漆布一下子就消失了。另一个买主用它刷洗刚刚买来的新出厂的汽车，而现在汽车已经变成了一堆不成型的钢铁。还有一些妇女用桶搅拌“更新剂”那桶的结局也和我盛乳香罐的罐子一样。在我们这个年代，新货源源不断地送进商店，那里会有陈货呢！

这还只是开始。我可以担保，抗议会越来越厉害。诸位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吗？我正在洗一种特殊的澡，因为对未成年人是不能起诉的。对不对？

（钟大能译）



技术错误

〔美〕阿瑟·克拉克

这是一起谁也没有责任的事故。

理查德·尼尔松第十次沿着发电机井，去登记温度计上的数字，检查液氮是不是溢出了绝缘层。使用超导发电机，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巨型定子的线圈全部浸在液氮之中。电线有几十公里长，可是电阻却小得连仪器都测不出来。

“温度正常，绝缘层也正常”，尼尔松很满意，可以放心地把转子嵌入电机中了。现在，千吨重的圆柱状的转子就像巨型打桩机的吊锤，在尼尔松头顶上五十英尺的地方高悬着。等到它卧入轴承槽，和主轴联接起来的时候，尼尔松和电站的建设者们一定会如释重负地吁出一口气。

尼尔松把笔记本塞进口袋里，满意地朝扶梯走去。

谁能想到，就在这机井的几何图形的中心部分，他却遭到了大灾大难。

黄昏来临的那一个小时，电网的供电负荷不断增加。阳光在地平线上消失，各条公路上亮起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高压照明灯。各个城市里的电灯也亮了。家庭主妇打开了高频

炉，开始做饭。

在动力中心的兆瓦计上，指针直接上升，不过还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一个小时以前，天文学家发现山羊星座有一颗新星可能会进行簇射。于是，在三百英里外的南山上的一台巨型宇宙线分析器开动了。这样一来，五千吨磁铁的线圈通过闸流管整流器消耗着大量的电力。

还有，在一千英里外的西部，浓雾逼近了本半球最大的航空港。当然，有雷达装备的飞机可以不受雾的左右而盲目起落。不过，还是把巨型驱雾机开动了。要向空中放射出近千兆瓦的光线，把雾驱散，在茫茫的雾障上打开一个巨大的缺口。

动力中心的指针再次跳升，值班工程师命令开动后备发电机组。人们盼着：赶快把液氮发电机安装起来吧！有了它，遇到这种情况就不再着急了。不过，值班工程师认为当前的局面还是能应付过去的。

半小时以后，气象台通过电台发布霜冻预报。不到一分钟，那些未雨绸缪的人就开动了成千上万的热电炉。指针扶摇直上，越过了红线。

突然一声巨响。三个大型自动开关掉了闸，第四个却失灵了。空气中充满了烧焦的绝缘体的臭味，融化的金属一滴滴地落下来，冷凝在水泥地面上。忽然间，蹦出了几个大弹簧，飞出十多英尺，撞到了下面的框架上。一瞬间，这些弹簧联通了导向新发电机的电线，于是在发电机的线圈里猛然间爆发出一股人力从未能创造出的那么大的力量。而尼尔松恰恰在这一瞬间，位于机井的中心。

强大的电流在极狭小的范围内拼命地奔流，“寻找出路”。

可是复式保险仪器开动了，这股偶然出现的电流被切断了。

电流被切断的瞬间施放的冲击力量，和开始接通时一样的强大。当然，这是强弩之末，电液强度很快就降下来，一切都结束了。

灯光再亮起来的时候，尼尔松的助手来到了机井上边。他并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不过，他敏锐地感觉到出了问题。他想，尼尔松在井下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

“喂，狄克！”他喊道，“你干完了吗？咱们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没人回答。他把身子探过扶手，朝井下望去。井下光线暗淡，转子和阴影遮断了他的视线。开始，他以为井里没有人。不过，不对劲呀，几分钟以前他亲眼看见尼尔松爬了下去。助手又喊了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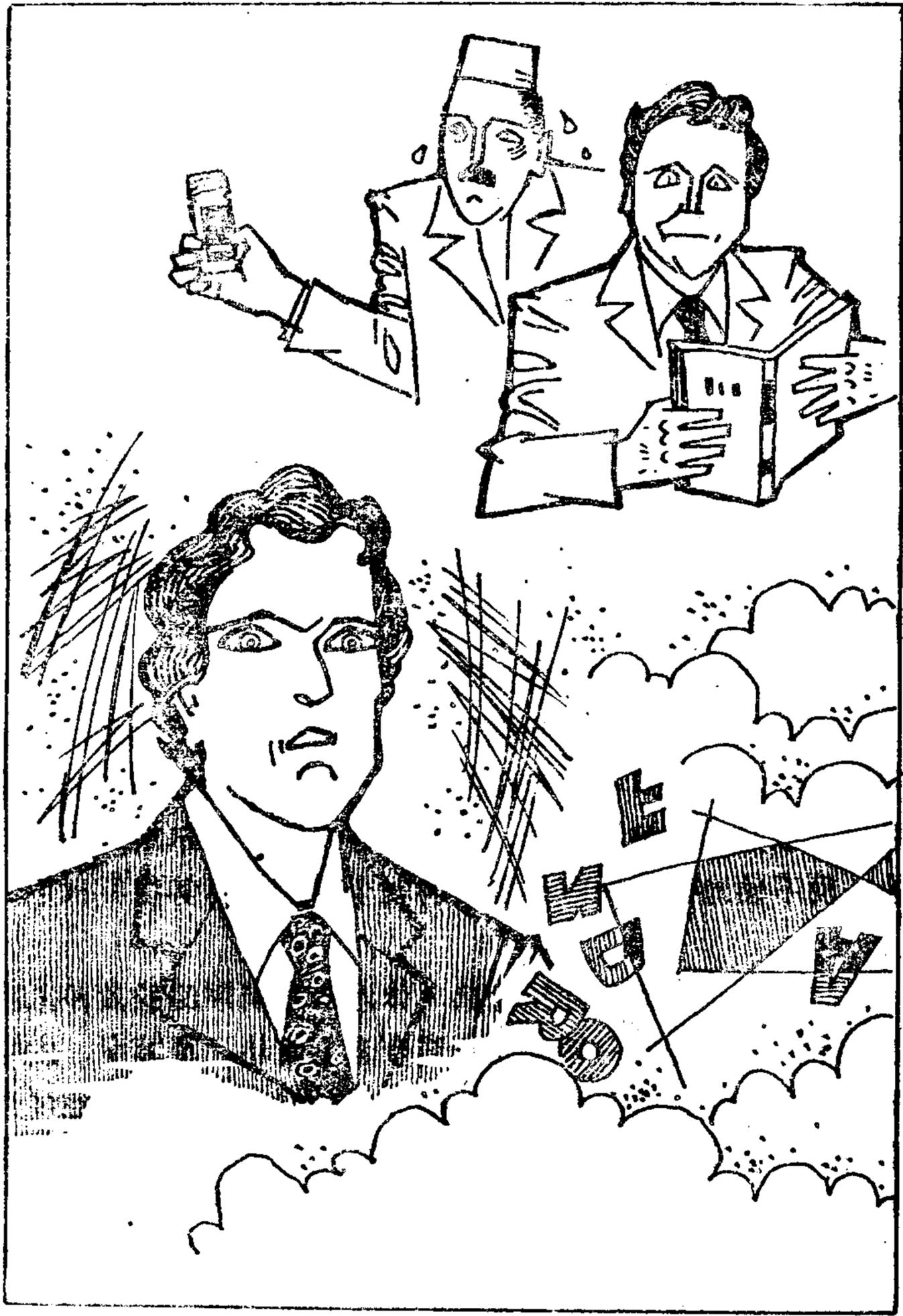
“喂！狄克，你没事吧？”

还是没人答应。助手慌了神，顺着梯子爬了下去。他刚爬了一半，就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就像是远处有一个气球爆炸了似的。他侧目望去，猛然间他发现了尼尔松工程师。他一动不动地躺在井中心主轴的安全架上，姿势很不自然。

门开了，总物理师拉里弗·休思从桌面堆满的文件上抬起头来。事故过后一切都已经逐步走上常轨。很万幸，发电机没受到损伤，这次事故对他领导的处影响很微小。他可真不羡慕总工程师的职位。你看那些往来的公文，可够总工程师忙一阵子呢！想到这里，休思博士心中感到一丝快意。

“您好！”他朝走进来的森德尔松医生寒暄，“什么风把您吹来啦？您的患者情况怎么样？”

森德尔松频频点头说：“一两天以后就可以出院。不过我



想和你谈谈尼尔松的事。”

“我以前不认识他呀。过去除非全局的人跪下来求我，不然我是不会到电站去的，当然，谈谈完全可以。”

森德尔松显出了一付似笑非笑的样子。他知道，总工程师和这位青年有为的物理学家之间关系并不亲切。他们的性格太不相同了。再者，搞理论的和搞实践的总是要竞争的。

“拉里弗，我觉得这件事属于您的业务范围。您听说尼尔松的事了吧？”

“听说在线圈通了电的时候，他正好在我的发电机里面。对吗？”

“不错。电源被切断以后，他的助手找到了他。他当时已经休克。”

“哪来的休克！电流不可能打倒他。因为整个线圈是绝缘的。另外，我记得，是在井的中心找到的他。”

“完全正确。我们不知道当时他发生了什么事。不过现在他已经苏醒过来了，而且好像什么后遗症也没有。当然，如果这一点不算作后遗症的话。”

说到这里，医生的话停了，似乎是想斟酌字眼。

“您就说吧。别让人难受啦！”

“一开始我看尼尔松已经没什么危险，也就没特别注意他。可是一个小时以后，护士长给我打来电话，说尼尔松要求马上见我。我进到他的病房的时候，他正坐在床上，迷惘地看着报纸。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出事了。’我说：‘是的。不过，再过一、两天您就可以上班了。’他摇了摇头。我看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他把报纸递叠起来递给我。‘我不会读报了’，他说，我判定这是健忘症，就暗自想到：‘真糟’。他忘了什么呢？他好像猜到了我的念头接着说：‘不。每

一个单词，我都能按字母读出来。您有镜子吗？我想试一试。’

“我给了他一面小镜子，他把它放到报纸旁边，看着镜中的倒影。然后就以正常速度出声地读了起来。这套把戏谁都可以学会。排字工人不就是这样读铅字嘛。所以我一点也不吃惊。当然我不大理解，这么聪明的人又何必搞这套小动作呢。也许休克以后他神经有点不正常，我决定不去戳穿他。如果他产生了视错觉，那才不好呢。可是看来他没这个毛病。尼尔松放下报纸，问我：‘噢，医生，您看这是怎么啦？’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不会惹恼他。‘您最好请汉弗利大夫再看看。他是精神科的。你这病不属我这个科。’我这样告诉他。于是他告诉我，他请汉弗利大夫看过了，做了各式各样的检查和测验。我明白，这就是说，他已经请教过汉弗利了。”

“是的。”休思插了一句，“所有被公司录取的人，都要过精神科的筛子。不过，还是有漏网的。”

森德尔松医生笑了笑就接着讲了下去：“我准备走了，可尼尔松又说：‘对，我差点忘了。可能我当时是往右边跌倒的。腕子很痛，好像是外伤。’，‘让我看看’我说着就向他弯下身去，看他的右手。‘不，是这只手。’尼尔松说着就抬起了左手。我感到很奇怪：‘你不是说右手吗？’尼尔松茫然不知所措了：‘对呀。这就是右手呀。也许眼睛出了点毛病。不过一切都是明显的。您不信？看，这不是我的订婚戒指吗。我已经五年没摘它了。’

“这回可该我茫不知所措了。因为他抬起的是左手，手指上戴着戒指。他说得对，戒指已经牢牢地套在手指上，不用锯是搞不下来的。于是我问他：‘您身上过去有什么伤疤吗？’‘没有。我不记得有。’‘那么镶过牙吗？’‘这可有几个。’我们默默地、面对面地相互望着，等着护士去取他的牙科病历。

护士没回来。我忽然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简直是荒诞的念头，不过整个事情本身不也是前所未有的荒诞么。我请尼尔松把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让我看看。这就是……”

森德尔松医生拿出了几枚硬币和一个皮封面本子。休思一眼就看到了那本《电气工程师笔记本》。他自己也有一本。他从医生手里接过来，顺手翻了开来，心里有一丝翻阅别人笔记本的内疚心情。

拉里弗·休思一下子被震惊了。到此刻为止，他对森德尔松讲的一切，一直是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可是现在，违反一切逻辑的物证就握在自己的手中。

尼尔松笔记本中的字，拉里弗·休思一个也读不出来。不论是手写的字还是印刷的字，都是颠倒的，就像镜子里面的字一样。

休思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办公室里快步地兜着圈子。

森德尔松坐在那里，默默地望着他，到了第四圈，物理学家在窗前停了下来。他朝窗外的湖心望去，整个湖面被白色的大堤遮住了。这幅宜人的景色清除了他的紧张情绪。他朝森德尔松医生转过身去。

“您是想使我相信，在尼尔松的身上发生了横向换位，左右颠倒的症状，对不对？”

“我什么都没想，我只是叙述了事实。如果您能作出另一种结论，我当然也很高兴。不过，请您允许我补充一点，我已经检查过尼尔松所有镶的牙，位置都颠倒了。请您给解释解释。对了，这些硬币也是满有趣的。”

休思拿起硬币。这是一枚先令、一枚用铍钢制的新的克郎，还有几枚便士和半便士。如果不仔细分辨，任何一个出纳员都不会认为它们有什么问题。休思虽说是个细心人，不

过他从来也没有注意过女王的头是朝哪一边扭的。可是字呢，认真端详一下，连休思也发现这些硬币和笔记本一样，发生了横向换位。

森德尔松打断了他的沉思：“我要求尼尔松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要讲。与此同时，经过观察，我要写一份报告，报告印出来以后一定会引起轰动。不过我们应该搞个水落石出。您是新电机的设计人，所以我就来找您。”

休思博士好像没听见他的话。他正坐在桌旁，仔细地琢磨自己的双手。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仔细研究左和右有什么区别。

森德尔松让尼尔松在医院里多住几天，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位怪病患者。他断言，除了那奇怪的换位以外，尼尔松已经一切正常了，他重新学会了阅读，而且在习惯了之后，阅读的速度还很快。也许他再不能像以前那么灵巧地使用工具了，从现在起，一直到死，都会被人称为左撇子。不过，这并无碍大局。

森德尔松再不为尼尔松的病因伤脑筋了。他对电机是门外汉，这是休思的事。医生毫不怀疑，休思早晚能找出原因。休思是动力公司卓越的物理学家。动力公司不是慈善机关，他知道应该雇用什么样的人。一周后即将投产的新发电机是休思的产儿。森德尔松对休思抱有很大希望。

可是休思博士自己却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他被这个难题吓住了。他和森德尔松不同，他懂得，这是开辟一门全新领域的科学。他知道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造成镜像。可是又怎样才能证实这个幻想般的理论呢？

总物理师把有关事故的一切材料都搜集起来。在发生事

故的刹那间，巨大的定子曾一度通电，用计算机可以算出在电路闭合的那几秒钟内线圈内的电流强度。当然这是个近似值。假如能再试验一次，那么就一定能取得准确数据。休思闭目想象——他对密尔多克说：“如果您不反对，我打算在今晚选择一分钟，并且把〔-〕和〔+〕发电机线路短暂地闭合一下……”这时密尔多克的面孔可真够人瞧的。

——不，这根本办不到！

好在休思还保留着一个模型，用它作试验可以搞清发电机中心磁场的情况，可是电流强度就只能猜测了。强度可能是非常巨大的，线圈在这种情况下能保留下来简直是奇迹。

休思几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搞计算，而且他还一头扎到原子物理学中去了。这一门课，他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去碰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他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一种理论。当然，这套理论离最后形成还有一段距离。路子已经清楚了，再过一个月，就会见分晓。

近年来，巨型发电机一直充满了他的脑海，可现在已经退居到第二位了。他的发电机通过了最后的实验，已经向电网内投入了几百万瓩的电力。当同事们向他表示祝贺的时候，他表现得心不在焉。可能别人感到他的举止有些奇怪，不过大家早就认为他是个怪人，已经习惯了。

两星期以后，森德尔松医生来找休思，对他说：“尼尔松又住院了。……原来我说他已经恢复正常，我错了。”

“他怎么啦？”休思吃惊地问道。

“他就要饿死了。”森德尔松把椅子挪到休思的桌旁坐了下来，亲切地说，“这些天我没有打扰你。因为我知道你正忙着研究自己的理论。我一直在仔细观察尼尔松。起初我觉得一切正常，我一点也不怀疑他会康复。后来，我发现他的体

重不断减轻，接着又出现了其他的症状：他开始感到虚弱，精神疲倦。这些都是维生素缺乏的症状。我给他开了浓缩维生素，可是不见效。所以我现在找你来了。”

休思既茫然又沮丧，他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您才是医生呀！”

“是的，我是医生。可是，我需要您的帮助。我是一个无名小卒，谁也不会重视我的意见。现在尼尔松正在死亡，而且我觉得我知道他为什么……”

罗伯特先生固执己见，休思博士也坚持不让，结果还是休思达到了目的地。经理联席会的成员正步入会议厅，他们的嘴里嘟嘟囔囔表示对临时召开会议的不满。当他们听说作报告的人是休思的时候，就更生气了。大家对这位物理学家都很熟悉，因为他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也很尊敬他。不过他是个学者，而其他人都是生意人。罗伯特先生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引起这场风波的休思博士对自己也很不满意，因为他竟然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他对经理联席会的印象并不好。毫无疑问，他们准都会认为休思疯了。

森德尔松医生进入会议厅的时候，朝休思微微一笑，表示鼓励。他笑得不大自然，不过情意总算有了。罗伯特先生讲完开场白后，以他那特有的神经质动作拿起了眼镜，然后不好意思地咳嗽起来。休思暗自琢磨：像他这样一个胆怯的老头子，怎么能操纵如此巨大的一个金融帝国？！

“先生们，现在请休思博士讲话。嗯，他会把一切都告诉大家的。我已经让他不要过细地讲那些技术细节。如果他不由自主地飞进高等数学的云雾之中，诸位随时都可以打断他。现在请休思博士做报告。”说着罗伯特先生抬起手掌，示意休

思博士登场。

开始的时候休思讲得很慢，后来，他看到已经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讲得就越来越快了。尼尔松的笔记本引起了一片惊叹声。换了位的硬币成了迷人的稀世珍品。休思对自己的侃侃而谈，十分满意，他高兴地发现已经把听众一步步引进了主题。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跨出了他最担心的一步：“好了，诸位先生！你们已经知道了尼尔松的情况，现在我要告诉诸位一件更令人惊讶的消息。”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把它折了起来，然后按对角线把它撕成两片，继续说：“你们现在看到了两个同样的直角三角形。请看，我把他们放到桌上。”他把这两个三角形放成斜边对斜边，“就现在这个样子放着看，其中每一个都是另一个的镜像。请你们假设每一个斜边都有一个平面。——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只要这两个三角形平放在桌子上，不管我怎么改变他们的位置，他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吻合起来。虽然他们尺寸一样，但是他们就像一付手套那样，相互永远不能代替。”

他稍停了一下，目的是让听众消化他刚才讲过的东西。没有人提问题，于是他接着说了下去：“如果我拿起其中一个三角形，在空中把他翻一个过，然后再放回去，这就不再是镜像。他的两个就可以相互替代了。请看，就是这样，”他边说边表演着，“可能初看起来，这很简单，不过从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做出重要的结论。三角形放在桌上是个平面的东西，他有两个向度。为了使其中之一变成另一个的镜像，我把他拿了起来，并且在第三向度里把他翻了过来。大家明白我的思路吗？”

他扫视了一下听众。有一两个经理边想边慢慢地点头。

最后他结论性地说：“同样的，如果要把三向度的物体，（其中包括人体）变成相同物或者镜象，就要在第四向度里把他翻个过。我再重说一遍——第四向度！”

大厅里一片寂静。不知是谁在咳嗽。看来咳嗽是由于紧张，而不是其它原因。

“诸位都知道，四向度几何学早在爱因斯坦之前就已经成为数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了。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只是一个数学上的假设，还没有被物理学所证实。可是现在，在我们发电机的线圈内，在一刹那间曾经产生过几百万安培的电力。这股力量在以若干分之一秒计算的瞬间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足以容下一个人的四维空间。但是电路马上又被切断了，磁场马上就消失了。于是四维空间也被翻过来了。结果，在尼尔松身上就出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恳请诸位接受我的理论，因为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这是我的计算。欢迎诸位审阅。”

他拿着一叠纸在听众面前晃了晃。在坐的经理们可以看到上面一行行的方程式。这个小动作很灵，起了作用，可以看出，所有的人都很满意。只有秘书长麦克·费尔松是个老顽固，他受过一些技术教育，一直阅读科普读物，所以一有机会就想炫耀一番。不过他是个聪明的、接受能力很强的人，休思博士不止一次地花费许多时间来和他共同探讨一些新的科学理论。

“刚才，您说尼尔松在四维空间里翻了过去。如果我没听错的话，爱因斯坦曾经证实第四向度是时间哟。”

休思早就预计到总会出点岔子，他激动地说：“我所说的第四向度还包括另一个意思，也就是空间的向度。”他耐心地

解释着，“换句话说，对我的呈直角的向度或者方向，一般都是三向度的。由于我们平常都把空间看成是三向度的，所以一般就把时间称为第四向度。不过，这完全是一种假定的说法。既然我请你们接受四个空间向度的概念，那么我们就把时间称为第五向度。……”

“第五向度！万能的上帝啊！”不知是谁憋不住了。

休思博士决不放过这个好机会。他镇静地阐述说：“在微分物理学中，一直在讲几百万向度的空间。”

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包括麦克·费尔松在内，谁也没敢站出来和他争辩。

“现在，我开始报告第二部分。”休思接着说下去，“尼尔松出事以后的几星期里，我们发现他出了毛病。他饮食正常，但是显然是缺少什么东西。森德尔松医生作出了解释。现在我们的探讨转向有机化学方面。——很对不起，我现在不得不使用教学的语言。不过你们很快就会明白，这件事对公司是多么重要。”

这种说法并不全对，休思还是记住了大学化学课的一些内容。

“有机化合物是由碳、氧、氢及其他的元素所组成。它们共同组成非常复杂的空间结构。化学工作者喜欢做成模型来表示这个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模型常常做得很漂亮，好象是一件新艺术流派的作品。后来人们发现，有些有机分子的原子量完全相同，原子的排列也是一样的，就好象是镜象。这就叫做立体异构，这种情况在糖里面是很多的。假如能把两个分子摆在一起，你们就能看到他们就像是一付手套。因此他们就被称为右旋分子和左旋分子。我想大家都听懂了吧？”

休思博士以询问的目光环视了在座的人们。他们好像是

听懂了。

“这些立体异构的化学性能几乎是一样的。不过也有差异。森德尔松医生告诉我，近几年发现，一些重要的食物，其中包括旺登别尔格教授发现的新等级的维生素，其性能完全取决于他们原子的空间分布。换一句话说，虽然化学公式一样，左旋糖对人体必不可少，而右旋糖却毫无益处。现在诸位就可以明白，尼尔松突然换位的结果要比我们当初想象的坏得多。假如他只是需要从头开始学习读书，那事情就很简单，也只有教授才会感兴趣。现在的问题是他即将饿死。这只是因为他不能吸收食物中的某些分子。就像我们不能把左脚的鞋穿到右脚上一样。森德尔松为了证实自己的设想曾经进行了试验。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成一些维生素的立体异构。旺登别尔格教授知道了尼尔松的病以后，亲自进行了合成。尼尔松服用了以后疗效明显。”

休思停住口，从口袋里拿出了几张纸，他停了一下。他认为最好先让联席会议的成员缓一缓劲，然后再去打动它。这种打动要求恰到好处地击中要害。如果不是因为人命关天，这一切都可以看成是一出滑稽戏。

“各位先生，你们一定明白，尼尔松是因公负伤，公司有义务负责对他进行治疗。他的治疗方法我们知道。你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让你们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来听我的讲解。其实，原因很简单。制造他所需要的立体异构就像提取镭一样复杂，甚至更复杂些。森德尔松医生告诉我，尼尔松的伙食费每天都要超过五十英镑。”

室内先是一片寂静，紧跟着就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罗伯特先生一个劲地敲桌子……

三小时以后，休思疲惫不堪地从会议厅出来，去找森德尔松医生。医生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会议结果，等得心里直发燥。

“噢，结果如何？”他问道。

“正是我所担心的。让我把尼尔松的换位再换回去。”

“你能做到吗？”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尽可能准确地恢复发生事故时的各种条件。”

“他们没想什么新的建议吗？”

“有几个，不过都是无稽之谈。麦克·费尔松建议用发电机反复刺激尼尔松，直到他能适应普通饮食为止。我只好告诉他，公司每年都要为停开发电机损失几百万英镑。再说这样搞，线圈也吃不消。这个方案行不通。罗伯特先生问我是否能肯定所有的维生素都试过了，会不会有新的。”

“您怎么回答的呢？”

“我只好回答，我没有把握。现在，罗伯特先生要亲自和尼尔松谈谈，但愿他能说服尼尔松同意冒一次险。如果实验失败，尼尔松的家庭将由公司负责。”

一时两个人都沉默不语。过了一会，森德尔松说：“现在你明白外科医生应该做些什么准备么？”休思点了点头。

确实是进退两难。一个大活人要每年花二百万元来维持生命，而且还没有把握。真讨厌，经理联席会议只是关心钱。

“现在要不要先进行些试验？”

“这不可能，把转子吊起来，这本身就是一项大的行动。我们应该乘电力网负荷最小的时候尽快地进行试验。我们把转子提起，放下，并且要排除短路引起的一切后果。这一切

做得应该非常快。米尔多柯可该吓坏了。”

“我了解他。什么时候进行实验呢？”

“要过几天。即使尼尔松同意，我也要用几天时间做准备。”

谁也不知道罗伯特先生是怎么对尼尔松讲的。不过，当罗伯特打电话给休思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罗伯特说：“休思吗？做好一切准备。我已经和米尔多柯谈过了。我们决定在星期三夜间进行。来得及吗？”

“来得及，罗伯特先生。”

“好。请每天晚上都把准备情况报告给我。”

这间大房子一半以上让转子的圆柱体给占满了。转子高悬在三十英尺的高空。人们站在机井旁耐心地等待着。数不清的电线通向休思博士的仪器，也通向继电器，以便必要时马上就能联通电路。

关键时刻到了。休思博士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联通电路最好，是在用电高峰，还是在最低点或者是选在正弦曲线的中间点。结果他选择了最简单最保险的时刻。电路在无电压时接通，在电流器开动时断开。

十分钟以后，最后一批用电的大企业也停止了用电。气象预报天气良好，早晨以前不会有什么用电的需要。时间已经不多了，每秒钟都是宝贵的。凌晨发电机还要启动呢。

尼尔松在罗伯特先生和森德尔松医生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他面色苍白。“就好像上刑场。”休思忽然这么想。“这个想法可太不合适了”，物理学家拚命地要打消这个念头。

还需要检查一下电路。他还没检查完，罗伯特先生就说话了：“休思博士，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休思犹犹豫豫地走近机井边。尼尔松已经爬了下去，他正处在所指定的中部。从上往下望去，他仰起的面孔象是一个白点。休思博士朝他挥挥手，表示鼓励，然后向仪表走去。

他扳下示波器的翻转开关。转动同步手柄，在屏幕上定好主脉冲的斜线。他望了米尔多柯一眼，后者正注视着兆瓦计。工程师朝他点了点头。休思对自己说了一声“上帝保佑！”就按下了开关。

有什么东西在继电器盒里响了一下。一秒钟后，整个建筑物好像抖动一下。在三百英尺以外的配电大厅里，巨型刀闸开关联接上了线路。灯光暗淡下来，好像就要熄灭。突然自动开关冲破线路自动启动。灯光骤亮，兆瓦计的指针向后摆去。

试验结束了。所有仪器都经受了超负荷的冲击。

尼尔松呢？

休思博士惊讶地看到罗伯特先生不顾六十花甲的高龄朝发电机井急奔而去。他站在机井边朝下寻望。休思慢步朝他走去。他不敢走快，因为心里有一种恶劣的预感，他似乎看到尼尔松全身扭曲着躺在井底，一双僵死的眼睛向上凝望着，射出责备的目光。忽然又一个可怕的念头震动了他。假如磁场消失得过早，换位没换完可该怎么办？好在一切都会立见分晓，休思博士急速地向前走去。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因为人们没有思想准备，休思博士做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准备，就是没做得到现在这个结果的准备，所以特别使人感到吃惊。

机井里空空如也。

事后他曾使劲回忆当时干了什么。好像是米尔多柯马上把指挥的担子接了过来。大厅里的人立即投入行动，各种技

术设备开进来，准备把巨大的转子放回原位。远处传来了罗伯特先生的声音，他一个劲儿地重复：“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尽力而为了……”

天还很早，休思被恶梦惊醒。这一夜恶梦一个接着一个。多向度几何学的幻象、奇异的世界、不明不白的人影，还有纵横交错的平面。他自己为了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在那平面上爬呀，爬呀……。他梦见尼尔松陷进了一个不可知的向度。休思拚命朝他爬去。过了一会，他本人似乎变成了尼尔松。周围是他所熟悉的环境，不过却被弯弯曲曲的不可捉摸的墙给隔了开来。

他挣扎着坐起身来，双手抱着头，呆了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休思明白，他曾经不止一次在深夜灵机一动，突然找到了某个问题的答案。现在，他的脑子里好像在摆弄七巧板，别的都齐了，就差其中的一块；好啦，这块也齐了。上次事故过后，尼尔松的助手曾详细报告事故过程。休思认为是些琐碎小事，事过也就忘掉了。可是现在，他一下子想了起来。助手说：“当我往井里看的时候，井里好像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就顺着梯子向下爬……。”

“我真是个笨蛋。”休思懊丧地诅咒着。他想麦克·费尔松说得对，或者有一部分是对的。磁场使尼尔松在四维空间里翻了个过。可是在此之前还发生了第五向度，也就是时间向度的移位。不管我们准备得多么周密，条件总不会和原来绝对相同。此外，还有些不明的因素。再说这理论本身有一半还只是猜测。……不！今天试验结束的时候，尼尔松确实不在井里。不过他会回来的！

休思博士激动得一下子就浑身冷汗淋漓。他已经设想出

一个千吨重的圆柱体在五千万匹马力的推动下飞快地旋转着，突然，一个人出现在转子所处的位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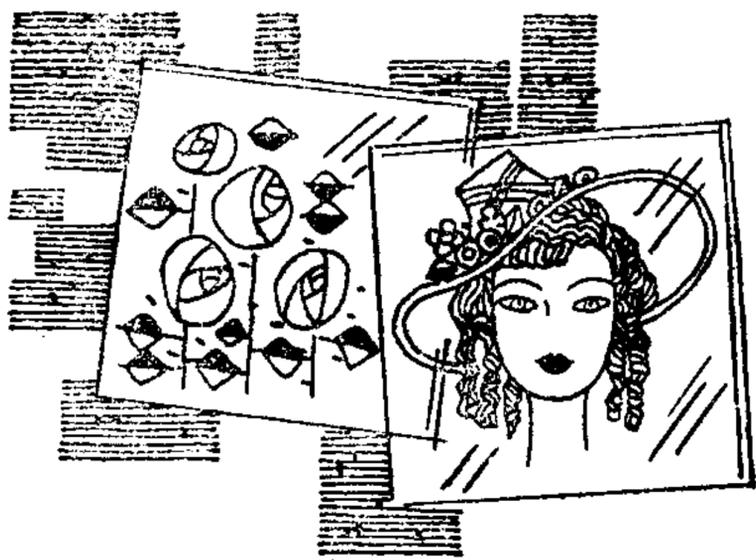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抓起通电站的直通电话。必须分秒必争，必须马上把转子吊升起来，然后再向米尔多柯作解释。

一股什么力量抓住了房基，然后轻轻地摇了摇。许多白灰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墙壁上一下子出现了蜘蛛网形的裂缝。电灯闪动，猛地雪亮，然后就熄灭了。

休思博士拉开窗帘，朝山上望去。冒特配林山挡住了电站，不过，从那冉冉升起在黎明霞光之中的巨大烟柱就可以找到它。

(钟大能译)



往昔的光线

〔美〕鲍伯·肖

车离开了村庄，很快就顺着陡峭的公路到了慢性玻璃的产地。

我从来没到过这种地方，感到有点害怕，周围的环境和现在的心情更加深了这种感觉。我这辆车的发动机运转很正常，车沿着公路的分道线无声地向前奔驰着，丝毫没有打破这里超自然的谧静。公路的右侧是山坡，美丽无比的山谷透迤其间。在深绿色的松林旁，耸立着一些镶着慢性玻璃的框架。晚霞映照在上面，闪闪烁烁，好象有人在走动似的，其实这里空无一人。这些玻璃长年累月立在那里，只是偶尔有人来揩擦它们，但一定是在漆黑的深夜。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刻，慢性玻璃才没法把来人的形像摄取下来。

景色是迷人的，可是我和谢琳娜都默不作声。我们现在正在互相生气。我感到她和我都不愿此刻把自己一肚子的气放出来，那会大刹风景的。我现在才意识到这次根本不应该出来。起初我想只要我们稍稍休息休息，一切就会恢复原态。于是我们就出来兜风，谁知无济于事，怀孕这件事照旧使谢琳娜焦躁不安。

她怀孕不是时候，打乱了我们的全盘计划，我们就这件倒霉的事没完没了地说过无数次了，我们当然希望有个孩子，不过最好晚些，在更合适的时候。她一怀孕，就不得不辞掉那份工薪优厚的工作。结果买新房子的事只好作罢，靠我写诗的稿费是买不起的。其实归根到底使我们恼怒的却是另外的原因。通过这件事，她和我都发现，虽然我们嘴上都说要孩子，实际上我们心里根本就不想结婚，现在不想，将来也不想。最使我们生气的是，虽然我们自命不凡和清高，可还是照样陷入了传宗接代的老套子之中。

公路继续沿着南坡逶迤而上，广阔的大西洋不时隐隐约约出现在眼前。我放慢了车速，想安祥地欣赏一下景色，忽然看到公路旁立着一块广告牌：“出售慢性玻璃，质佳价廉，詹姆士·彼·黑根。”我灵机一动，把车停了下来。路旁坚硬的草丛擦碰着我的车身，我生气地皱起了眉头。

“停车干什么？”谢琳娜披着金发的头向我转了过来。

“你看看广告。走，咱们去看看。在这穷乡僻野价钱准便宜。”

谢琳娜嘲笑地笑了笑，表示反对。不过我却假装没看见。我下意识地感到我们必须干点什么冒险的事。然后，就不会再心烦意乱了。

“走吧，”我说：“咱们得活动活动腿脚。在车里坐的时间太长了。”

谢琳娜怪模怪样地耸了耸肩，我看了心里直恶心。我们下了车，踏着用木桩固定的台阶登上了陡立的小路。小路在树林中穿行。后来，我们看到了一幢石头的平房。房后立着许多镶有慢性玻璃的框架，它们面对雄伟的群山，山的倒影反映在海水之中。差不多所有的玻璃都是透明的，也有几片

是一片漆黑，就象打了光的黑板。

我们走进了一个洁净的庭院，一位拿着工作服，上了年纪的高个子男人朝我们挥了挥手。他坐在低矮的栅栏上，一边吸着烟斗一边望着房子。在房子里面的窗子旁边站着一位穿橙黄色连衣裙的妙龄女子，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她无动于衷地转过身去，消失在房间的深处。

“您是黑根先生吗？”我见他 从栅栏上滑了下来便问道。“是的。你们想要买玻璃吗？那算是找对了地方。”他说起话来满利索，不过带有苏格兰口音。他面带愁容，就像一个挖土工人或者是哲学家。

“是呀。”我答道，“我们出来兜风，看到了您的广告。”

一贯善于应酬的谢琳娜这会儿却一言不发。她望着现在已经是空空的玻璃窗，似乎对什么东西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二位是从伦敦来的吧？我刚才已经说过，你们算是找对了地方，来的也是时候。旅游季节还没开始，在这个时节很少有人来访问我和我的妻子。

我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也就是说我有福气，用不着倾家荡产来买一小块玻璃罗！”

“那当然啦！”黑根淡然一笑，“我又说错了话。我的妻子罗莎一直说我一辈子也学不会谈生意。唉，不管怎么样，二位还是请坐，聊聊。”他指了指栅栏，随后又看了一眼谢琳娜平平正正的天蓝色裙子，补充了一句：“请稍等一会，我拿块垫子来。”

黑根微跛着走进房里，随手关上了房门。

“可能咱们确实不该来这里。”我对谢琳娜低声说，“不过你还是应该对他客气点。我想，咱们能买到便宜货。”

“嘿，你真要发大财了。”她故意说得非常粗野。“你看他



老婆穿的连衣裙是那个朝代的?!像这样的人对生人决不会大方。”

“那是他妻子?”

“当然啦。”

“好家伙。”我惊奇地说：“不过无论如何你对他也应该热情点，别使我太难堪。”

谢琳娜不屑地哼了一声。不过，等到黑根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她诱人地微笑了，这让我稍稍放了点心。

黑根把一块黑格毛毯铺在栅栏上，我们坐了下来。不过我俩有点不习惯这种古老的乡巴佬的姿势。

在下方，慢性玻璃框架后面，一条小汽艇不慌不忙地在湖面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充足的山间空气简直是直接冲进我们的肺腑，硬把大量的氧气塞给我们。

“我们这里有些卖玻璃的人”，黑根说了起来，“向你们这些游客吹嘘秋景如何美丽，春色如何，夏景如何，冬景如何。我可不来这一套。因为连傻瓜都知道，一个连夏天都不美丽的地方是永远不可能美丽的。您们说对不对?”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

“请你们好好看一看这个湖，如果你们买我的玻璃，就等于把这湖也买了去，现在是这个湖泊最漂亮的时候。我的玻璃是全息式的，厚度不少于十年。一米五大小的窗户玻璃不超过二百英镑。”

“二百英镑?”谢琳娜生气了，“连邦特街风景窗玻璃商店卖的也没这么贵。”

黑根安然一笑，然后凝神地望着我。看来他是要看看我懂不懂什么叫慢性玻璃，懂不懂他话的意思。他要的价确实

比我想象的高。不过，这可是十年期的玻璃呀，普通商店里卖的‘全景式’或是‘风景式’玻璃倒是便宜。可是，那只不过是一种镀了一层慢性玻璃膜，一厘米厚的普通玻璃。慢期限只有一年，有的只有十个月。

“亲爱的，你不懂其中的奥妙，”我对谢琳娜说道。我已经决定买下来，“这是十年期的玻璃，还是全息的。”

“‘全息’不就指当时的时间么！”

黑根这回只朝她讲话，表示他知道我懂行，用不着再来说服我。

“这是哪里话！夫人，请你原谅我直爽。看来，您并没懂得，这种玻璃是多么神奇和准确。我刚才说这种玻璃的厚度是十年，这就是说光线穿透它需要十年的时间。换句话说，每块玻璃都有一光年的厚度。这比地球到最近的星球的距离还要多两倍。所以在制作的时候，厚度差一百万分之一公厘，结果就会……”他突然不作声，而朝房子的那个方向望去。我的目光也离开湖面随他望去。我又看到房子窗户里出现了一位妙龄女子。黑根的目光既贪婪又忧郁。它使我心里嘀咕起来，同时我断定谢琳娜是猜错了。就我的观察，丈夫是不会用这种目光去盯自己的妻子的。

那年青女子只在窗旁停留了几秒钟，很快她那悦目的橙黄色连衣裙重又消失在房间的深处。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她是个盲人。看来正处在紧张关系之中的我和谢琳娜，无意中又碰上了另一场紧张局势。

“对不起”，黑根说，“我以为是罗莎在叫我。我说到那里啦。对，十个光年都压缩在一厘米半之内……”

我已经不再听他的介绍。一方面这是因为我已经决意买下，另一方面还因为以前别人多次给我讲过慢性玻璃的特性。

不过我一直未搞懂它的原理。我有一位熟人是一位物理学家。有一次，他为了浅显易懂，让我把一张慢性玻璃看成是一张特别的全息图。这张全息图在重现目视信息的时候，并不需要有激光束。但是在这张全息图上，每一条普通光线的光子都通过一个螺旋管。这条管子位于所有玻璃原子的吸引半径之外。当时我对他讲的这一套玄而又玄的东西一点也没搞懂。相反我更加认定，像我这样的“科盲”只要关心成果就行了，至于原理，那是科学家的事。一般人只是知道普通光线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透过慢性玻璃。新出产的慢性玻璃都是黑色的。因为还没有任何光线穿透它。如果你把它立在湖边，那么湖光山色就进入这块慢性玻璃之中。当你把它再安在城区住宅的窗户上，它在一年中照出来的就是一幅湖光山色的风景。而且还不是一幅不动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它是活生生的。湖水在阳光照耀下碧波荡漾，各种各样的动物悄悄跑来饮水，鸟儿在天空中飞翔。白日过去黑夜降临，一年四季春去秋来。等到一年以后，这幅截留下来的美景就消失了。窗玻璃上出现的就是现在城市的灰色街道。

慢性玻璃一下子成了超畅销货。这不光是因为它新奇时髦，更主要的是它可以造成一种使人着迷的幻觉，人们感到看见的一切都已经属于自己了。即使你有一座精心培育的花园，你也不会老是去抚摸嫩枝和体味花草的芳香。人们只是从视觉上去感觉花园的存在，由于这个特点，慢性玻璃可以安装在矿井下面、潜水艇和牢房里面。

我早就想把我的感受写成诗篇。但是那感受是如此之深奥和复杂，以致我这支秃笔一直未能如愿以偿。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再说，有些早已去世的诗人已经写了许多诗歌来歌颂慢性玻璃，比如十九世纪爱尔兰诗人缪尔就写道：

当我彻晚不眠双眼望天，
沉醉在夜的寂静里面。
我重又唤醒过去的幸福，
往昔的光线又展现在我眼前。

只过了几年，慢性玻璃就从科技的稀珍变成了大众化的商品，实现了诗人们讴歌响往的“玫瑰虽凋谢，美丽却永存。”可是慢性玻璃一旦成为商品，就有了商品的全部属性。比如，高质量的慢性玻璃价值昂贵，质量差的就便宜得多。每片玻璃的价钱首先取决于它代表年数的厚度，不过最关键的还是玻璃的准确厚度。

即使是最精密、最新式的设备也不能绝对保证玻璃的准确厚度。厚度搞不准，本来应是五年的就变成了五年半。结果在冬天，玻璃上却出现了夏天的景象。更糟的是在出大太阳的中午，玻璃上可能映出了茫茫黑夜。不过，这种误差也有其妙处。比方说有些夜里工作的人，就希望玻璃上映出白天的景色，总的说来，还是时间准确的玻璃值钱……

黑根终于闭口不说话了，他费尽唇舌也没能让谢琳娜开窍。她微微地摇摇头。我明白黑根讲了半天，可是方法并不对头。突然一阵强风吹来，把她的白金头饰吹掉到地上，同时豆大的雨点落到了我们的身上。

“我付给您支票，”我说道。谢琳娜那双绿眼珠忿忿不平地死盯着我。“您能给邮寄来吗？”我问黑根。

“寄到是不难，”黑根说着，从栅栏上溜下来。“不过，您随身带走不是更好吗？”

“如果这不给你添麻烦，那当然再好不过罗。”

“我去给你们选一块，你们稍等。我很快，把玻璃往行李架上一插就行。”

黑根下坡走近那些放着玻璃的框架。有些玻璃反映出充满阳光的湖景，有的在湖面上升起团团迷雾，还有两三块完全是漆黑的。

谢琳娜把短袖上衣的衣领严严地扣了起来。

“他那怕请咱们进屋坐坐也好嘛。既然他已经把一个大傻瓜诈骗到手，也应该对他客气一点。”

我假装没听懂，用笔在填写支票。一大点雨水落到我的手指，溅到了粉红色的支票上。

“算了，”我说，“他回来之前咱们就在门廊上站一站就行了。”我心里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她真是一只大老鼠，我既然娶了你，我当然就是个傻瓜，是傻瓜里挑出来的傻瓜。现在你已经身怀有孕，我算一辈子永远别想脱身了。”

我感到心里一个劲发寒，于是就和谢琳娜一起走向房廊。我和她站在屋旁，从窗子望进去，小屋挺干净，烧着壁炉，可是却空空荡荡，地上乱扔着许多儿童玩具，标着字母的积木和一辆绛紫色的手推车。这时我看到一个小孩子跑进屋里，用脚乱踢积木。他没发现我们。几秒钟后，一个青年的女子进来，抱起孩子，高高兴兴地笑了。她像刚才那样走近玻璃窗。我窘迫地朝她微微地笑笑，可是她和那小孩子都不理睬我。

我混身上下一下子起满了鸡皮疙瘩。难道他俩都瞎了吗？我悄悄向后退去。

谢琳娜喊了起来。我朝她转过身去。

“毯子！”她说，“要淋透了。”

她冒着雨跑过院子，从栅栏上扯下毯子，回过身就朝房门跑去。不知怎地有股下意识的冲动刺了我一下。

“谢琳娜，”我喊了起来，“不要进去！”

可是已经晚了。她推开了房门，朝里一望，就呆住了。她的一只拳头紧紧地堵住了嘴。我走近她，从她发抖的手里接过毛毯。

关门的时候，我环视了一下全屋。刚才我看见房子很干净，还有女人和小孩。现在却摆满了跛腿的家俱，堆满了旧报纸，扯破的烂衣服和脏餐具，屋里臭气扑鼻。人，可一个也没有。唯一曾被我见到的东西就是那个小推车，不过已经是破烂不堪，漆皮已经剥落了。

我把门关上，并且强使自己忘却刚才看到的一切。有的男人独自生活的时候能够有条有理，可有的却不会。

谢琳娜的脸如同一张白纸。

“我不明白……不明白……”

“是慢性玻璃，双面的，”我柔声细气地对她说，“屋里屋外两面的光线都可以透过。”

“你的意思是……”

“不知道，这和咱们无关。现在你赶快定定神。黑根拿着玻璃来了。”

黑根走进院子，腋下夹着固定在框子里而且包装好的玻璃。我把支票递给他，可他却盯着谢琳娜。肯定他一下子就看出，我们无情的手指已经插进了他的心灵。谢琳娜移开自己的目光。她一下变得又老又丑，双眼死盯着远方的地平线。

“请允许我收回这块毛毯，”他终于开口了，“给您添麻烦啦！”

“没什么。给您支票。”

“谢谢您！”他还是盯着谢琳娜，目光中含着一种奇特的乞求的表情，“谢谢您买了东西。”

我接过玻璃，引着谢琳娜走向下坡的台阶。我们刚走到第一阶被雨水冲刷得滑溜溜的台阶，黑根喊住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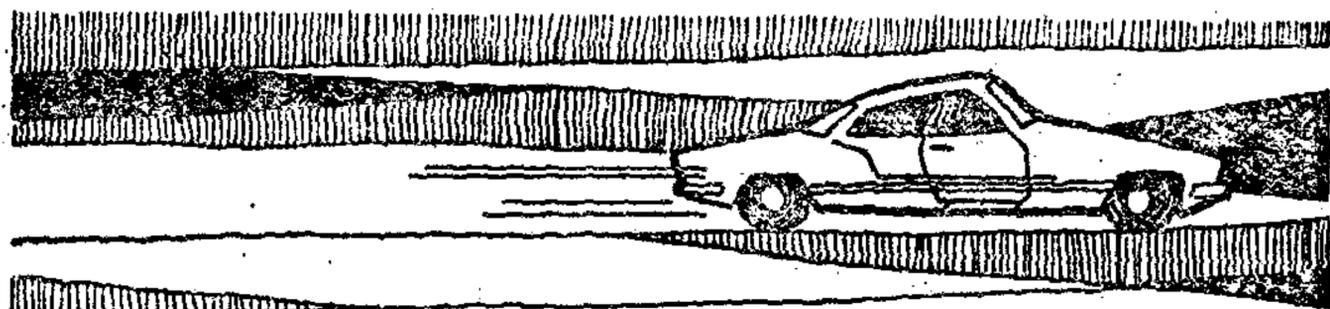
我勉强地回过头去。

“我没有什么过错，”他用平和的声音说道，“六年以前她俩在公路上被一辆水车轧死了。司机喝醉了酒。当时我的儿子才七岁。我有权保留一点纪念物。”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顺着台阶走了下去。我紧紧地拥抱着自己妻子，对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感到很高兴。在拐弯之前我回转身去，透过雨幕看到黑根还坐在刚才我们去的时候他就坐的那个栅栏上。

他依旧凝视着房子，可是我却不能看清窗子后面是不是又显出了什么。

(钟大能译)



到了第十二天

〔美〕缪勒·烈因斯切尔

最近，有人传说塔德乌斯·拜因德尔先生又在小屋里高高兴兴地“施魔法”了。可是按他本人的说法是，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在实验室里搞“科学哲学研究”。从外表看，他是一位身材不高，气色很好，和和气气的老好人。不过……不过最好还是有人出面去制止他那种所谓的研究试验。

对这件事，斯齐姆斯可有他独特的见解。只要当着他面一提起拜因德尔先生最近搞成功的一些试验，我的上帝，他马上就会插嘴，谈起来还没完没了。至于情绪么，一开始还可以算是慷慨激昂，后来可就是大喊大叫，口沫横飞了。不错，他并没说他见过拜因德尔先生，他确实不懂得什么叫“可透过性”。可是，正是这个“可透过性”把他坑得好苦。斯齐姆斯这个人生来爱激动。有一段时间报纸把他说成是只比兰德留稍微强一点的大凶手，还给他起了个“鬼怪司机”的绰号。直到现在，他一想起这事还是火冒三丈。

除了拜因德尔以外，还有两个人的名字使他非常反感。一个是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曾是他未婚妻的秀姬·布列波。再一个是突然插到那件事里的警察卡西吉。其实，那件事完全

是从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开始的，而且一开始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要追起根，一切都是从那位六十四岁、相当富态的塔德乌斯·拜因德尔先生的试验开始的。这位先生在当地的动力公司老老实实地干了一辈子，退了休，后来就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读书和思考上。他贪婪地吸收康德·莱布克茨、马尔登·爱因施坦和卢梭等杰出人物给人类留下的智慧，等把这些人物的哲学思想融汇贯通以后，他就尽力在实践中去运用。应该承认，在这方面他还是有成就的。有些科学领域，早已经被别人遗忘，可他却兴致勃勃地去研究。可惜的是，他对自己研究成果的“威力”估计不足。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拜因德尔坐上了一部出租汽车，开车的司机就是斯齐姆斯。他并不知道拜因德尔刚刚结束了一项试验，实际运用了“一物体向另一物体透过”的定律。这条定律一直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的哲学命题。人类积累下来的全部经验都证实：两个物体是不可能完全相容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里，两个物体不可能同时占有一个空间。可是拜因德尔先生却认为能够做到，于是他就开始搞起了试验。

在动力公司救险车上工作的时候，拜因德尔经常亲临事故现场，他完全明白电流脱离了人的控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也知道一些连他自己也难以置信的东西。于是，他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的全部实践经验用来解决上面讲到的那个哲学命题。他发明了一种装置，用它做了无数次试验。他为所取得的成果欣喜若狂。最后，他去找自己的朋友马克发登先生，把自己的发明告诉他。

1954年5月3日下午五点，塔德乌斯·拜因德尔走到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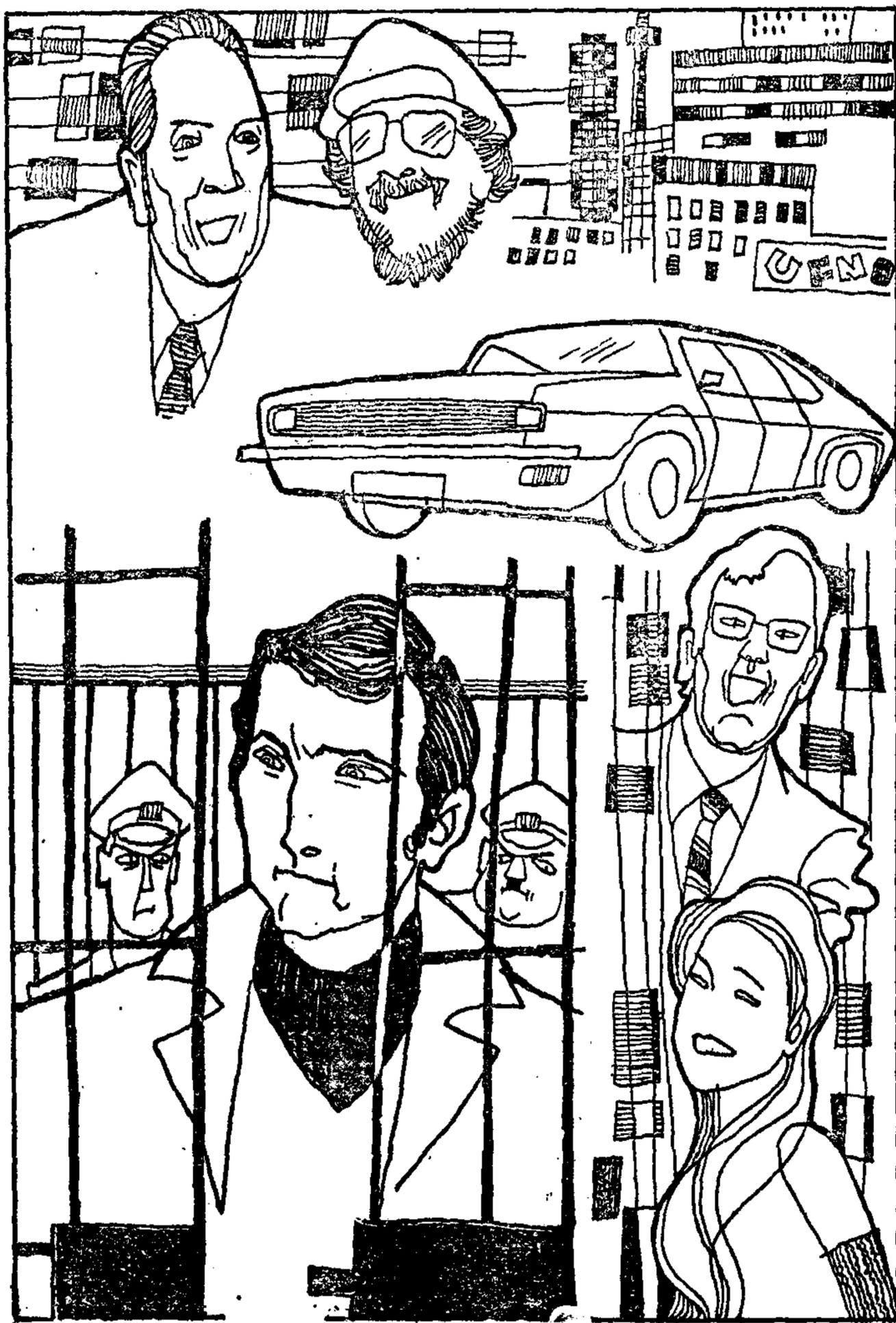
家不远的街头。他看到路旁停着一辆出租汽车。于是他紧紧地拿着报纸包的一个小包，钻进了汽车，报出了马克发登的地址。司机用阴沉的目光瞪了他一眼，他把地址又重复了一遍。

“我又不是聋子，听见了！”斯齐姆斯喊了这么一句，就耷拉着一付难看的嘴脸驶进了车辆的洪流。一切都很正常。

拜因德尔怡然自得地坐在车里。车厢里的蒙布又脏又破，后座的蒙布破得更难看，里面的弹簧随时都可能钻出来，扎到乘客身上。可是拜因德尔根本就没注意这些，他正在想着另一件事。很久以前，他和马克发登曾有过一场争论，现在他已经赢了，物证就包在报纸里，放在他的膝盖上。

出租汽车开过威尔努大街，沿着久波依大街向前行驶。塔德乌斯·拜因德尔还在为自己的成功暗暗自喜。这个扰得他不得安宁的问题，今天总算解决了。物体可透过性这个提法，他在书上不只一次碰到过，每次他都想实际试一试。有一次，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给马克发登。可是从这位爱怀疑的朋友的嘴里，他只听到了一句话：“白日作梦！”。拜因德尔断言，试验一定能成功，而且将是归纳性思维的胜利。马克发登轻蔑地用鼻子嗤了一声。这下子可把拜因德尔惹火了，他下决心要当着马克发登的面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现在他要作的就是这件事。

他沾沾自喜地打开了小包，打算再欣赏欣赏自己的杰作。原来，这是一块形状不规则的软魔皮。也许以前别人用它来蒙过客厅的小沙发。上面印着的图画，现在磨得几乎都看不出来了。看来，现在只能用它来擦擦汽车玻璃。可是拜因德尔望着他却满怀深情。你知道，原来夸下海口的答案就在这上面呀！



忽然，一辆出租汽车冲到了斯齐姆斯的车前。为了防止撞到那辆车的车尾上，斯齐姆斯用最大的劲猛踩踏板，刹车吱吱尖声叫，车猛然停了下来。拜因德尔从座位上跌了下来。斯齐姆斯朝对方骂出了一串不堪入耳的脏话，对方也不示弱，回骂得也很难听。双方唇枪舌剑交锋了一番，然后就停了下来。

“我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对不对？”斯齐姆斯骄傲地问乘客。

没人答腔。

司机回头一看，后座上空无一人。乘客不见了。

激动的斯齐姆斯驶过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把车停了下来。他打开后门朝里张望，连个人影也没有。只见在那块麂皮上放着许多东西：刻着姓名的金表嘀哒嘀哒地走着，还有几枚银币和铜币，一把小摺刀，几个皮鞋上穿鞋带的金属扣，一串钥匙，一个腰带和一条拉链。

斯齐姆斯使劲地骂起街来。

“滑头的老鬼！想白坐车。你这表也别想再要了。我说到做到！”

他把怀表和钱放进了口袋，其他小东西都扔到了窗外。本来那块麂皮他也想扔出去，留着有什么用呢？！忽然，他想起了车里的穷酸样。为这，也不知道听他未婚妻秀姬·布列波说了多少尖酸刻薄的话。这种话，她母亲在施展未来的丈母娘的威风的时候也没少说过。于是斯齐姆斯把麂皮铺到后座上。嘿，满合适！车座里的弹簧再也不那么齜牙咧嘴了。

斯齐姆斯把车开到当铺，当掉了表。他感到有那么一种赔里有赚没白干的心情。然后，他就打算去干自己的正事，也就是再去拉乘客。可是，事与愿违。

布列波太太正站在马路边上朝他使劲地挥手呢。斯齐姆斯心里直骂大街：“这个老妖婆真是有鬼帮忙，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车空着的时候碰上”。尽管不乐意，他还是把车开到她跟前，打开了后车门。这位大块头的老太太钻进车厢，扑通往座上一坐，就呼吃呼吃喘起大气来了。斯齐姆斯一直想不通，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怎么能养出像秀姬这么优雅柔弱的女儿来。

“我女儿让我转告您，她今天不能陪您去玩了。”布列波太太喘了一阵以后说道。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斯齐姆斯阴郁地搭了话，“也就是说不能出去了？”

“对，不能啦！”这位母亲斩钉截铁地回答。她把鞋一脱，身子往后背一靠，打算舒舒服服直坐到家门口。斯齐姆斯开车送她，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他敢稍一表示异议，她就让女儿和他吵架。

斯齐姆斯开着车，心情不好。秀姬又失约了，可能她和别人有了约会。怪不得秀姬坐在未婚夫开的车里的时候，那个叫卡西吉的警察，就敢用那种忧郁的眼光目送她远去。斯齐姆斯心里把世界上所有的警察都给骂遍了。

车开到了她家（秀姬当然还没回来）。司机转过身去和布列波太太告别，可是他的脸“刷”一下子白了。

车厢里空空的。在车座上放着：几枚银币和铜币，一枚已经有点绿锈色的订婚戒指，一个空唇膏筒，几片女马甲里的衬片，几根发簪，别针和一枚廉价的胸饰物。

车地板上有一双大号女鞋。

斯齐姆斯嘶哑的嗓子又骂了起来。他一面呆头呆脑地四面张望，一面连连地深呼吸。然后他加足马力，本能地想离

开这个地方。他不想惹麻烦，特别是这麻烦还会把秀姬也卷进来。可是，你越怕鬼，鬼就越来缠你。

这两件怪事使斯齐姆斯有点害怕了，他又一次仔细地查看全车。麂皮仍旧铺在后座上，挺好看。车里面除了麂皮和上面说到的那些东西，别的什么也没有。更没有能把秀姬的母亲漏出去的大窟窿小眼。从高速飞奔的车里跳出去？不，那她是连想也不会想的。更不用说，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一双新鞋留下来。难道他的车里真的闹起了鬼？！

现在可真得好好琢磨一下了。斯齐姆斯把车开到一个酒吧间，一连喝了好几大杯啤酒。他不善于思考问题，稍稍一想就头痛。可他也不想同别人商量，哪一个人会相信他的话呢！他呆呆地坐在酒吧间的柜台旁，不祥之兆逐渐变成了绝望。

“我没有过错。”斯齐姆斯望着啤酒杯自言自语，“我没有过错。不过，秀姬能相信我吗？就说我今天没见到老妖婆？行，就这么定了。”

他又要了一杯啤酒。后来他又一想，他再这么呆头呆脑地坐着，一杯接一杯地喝，别人准会注意他。于是他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了酒吧间。

在酒吧间呆得太久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九点半，在艾微尔斯·阿维纽大街，他碰上了红灯，停了车。突然，一个人没打招呼就打开了后车门。

“喂，你他妈的是谁？我不拉客啦！”

他刚要回头，一个冰冷坚硬的东西顶到了他的后背上。他听到一个人凶狠地对他低声说道：“伙计，开车！不许叫唤！不许回头！”

绿灯亮了。就在这瞬间，斯齐姆斯听到胡同里面有人高喊：“抓住他！有人抢东西啦？”。他只好加快速度，因为那件

冰冷的金属一直没离开他的后背，再说他也丝毫不愿意落到交叉射击的火网之下。后来，在开出了相当远的一段距离之后，他才开口发问：“往哪儿开？”

没人答话。他放慢了速度，回过身来。

人又没了。

斯齐姆斯打开了后门，他看到麂皮上放着一支手枪，一个啤酒罐，一些零钱，一个银制调味碗，十七块表，三十四金戒指和一串石榴石项链，还有两付大金牙套。

斯齐姆斯混身哆嗦着坐到方向盘后面，把车开回家，停到了院子里。他感到孤独和害怕，于是他又到附近的酒吧间去了。不过，他什么头绪也没理出来，呆坐到最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没罪，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一切与我有什么相干。去他妈的吧！”

早上，一阵电话铃声把斯齐姆斯从睡觉中吵醒。他一拿起听筒，就听到秀姬边哭边说：“妈妈没回家，也没来电话，外边下着大雨，还有……”

“我没有看到你的老太婆。”斯齐姆斯恶狠狠地打断了她的话：“你为什么不来赴约会？”

秀姬哇哇大哭起来。她把一切又从头说了一遍，还说卡西吉已经打听过了，意外事故死者中没有布列波太太。秀姬求斯齐姆斯打听一下她妈妈的下落。

“小乖乖，你别犯傻啦，谁也不会抢这么一个大美人去做老婆。我嘛，什么也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呢？”

秀姬边抽泣边说她想请他帮个忙。斯齐姆斯可不是个大傻瓜，才不往这件事里钻呢！光昨天发生的事就已经把他搞得够苦了。

“你听着，秀姬。为了咱们结婚，我得出去赚钱。再说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到哪儿去找她呢？她丢不了，会自己回来的。我看她不过是玩疯了。再见！”

挂上电话他就出了门。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这种天气正是赚钱的好机会。可是现在斯齐姆斯一点情绪也没有。他把自己的车看了又看，心想：破是够破的，不过没什么引人怀疑的地方。他耷拉着脸坐到了方向盘后面，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现在是上午九点，到了十点半，斯齐姆斯浑身都湿透了：一身冷汗！乘客一个接一个上车，报出自己的地址，安祥地在车里坐着，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人人如此。去向不明，原因不详！

不过，司机也没赔。光是钱，每个乘客都能留下半美元以上。此外，他们还留下五花八门的东西作纪念。斯齐姆斯经济上没吃亏，可是精神上却吃不消了。

十一点，他看到了站在雨中的卡西吉。警察一见熟人就打手势让停车。斯齐姆斯指了指后座，表示拉着乘客，然后就一冲而过，溅起了老高的水柱。他把车直接开回了家，在这个时候拉警察可太不合适了。

斯齐姆斯上下牙不由自主地碰得咯咯响。他一边探头探脑，一边把东西搬进了屋，一共是四只皮箱，一个皮包，三双女鞋，一束红玫瑰花，一只生鸡，两公升牛奶，一本人造革封面的糊墙纸样本。

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了八块表（有男式的、也有女式的）、四枚戒指、十只手镯，十枚各式各样的别针和佩针。还从车里扫出来了两磅多重的生了锈的鞋钉。

此时此刻的斯齐姆斯可真是一付可怜相。他既惊慌又脑

怒，还有一肚子怨气。

“这个鬼卡西吉要叫我干什么呢？”他对着那些皮箱、包裹喊道：“难道他认为是我把那老妖婆杀了不成？！”

一气之下，他就去找警察。卡西吉穿着雨衣站在街上。斯齐姆斯一见，脸就耷拉下来，不过还是停了车。卡西吉说秀姬现在很着急，问斯齐姆斯昨天是不是看见了布列波太太。

“我已经告诉她，我没看见。”斯齐姆斯大声喊了起来，“尽管这个老婆子从来不放过一个白坐车的机会，难道我能把她吃了？”

卡西吉没回答。明摆着的事，没法回答。

这时，一个男人提着两口皮箱朝车里望了望问道：“车子空着吗？”

斯齐姆斯点了点头。只好再拉一趟，拒绝这个人可就太惹人怀疑了。

刚开过两个街区，他就已经意识到车里的人又不见了。现在他已经学会凭感觉作出判断。他回头一看，乘客确实没有了。座位上放着一个刻着姓名的烟盒，一个打火机，一些硬币、裤子扣、皮鞋上的钢环和金圆珠笔等等。

请诸位出出主意，你们说这个司机该怎么办呢？他不能不出车，那会引起怀疑。可是他也不能一个劲老对要车的人说：“有人，有人呀！”这样做结果也很可怕。看来，斯齐姆斯只好当这些怪事的牺牲品了。不过，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无罪的，他没干坏事。

说来也怪，斯齐姆斯对不顺心的事，有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发一通脾气，然后就算了事。他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他还是个“常有理”，出了事准是别人的责任。

现在他又来这一套了。乘客要了车，坐进来，报了地址，

随后就像烟雾似地消失了，还留下点纪念品——这，斯齐姆斯有什么责任呢！他的火气愈来愈大，到第二天晚上，他对所有的乘客都恨之入骨了。

“你们不是要耍弄我吗？来吧！看看谁吃亏！”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把箱子包袱什么的往屋里拖，“我还要收保管费呢！早晚你们得把东西领回去。咱们就走着瞧吧！”

斯齐姆斯左思右想得出了一个结论：正义必将胜利，他个人必得好报。

晚上他给秀姬打了个电话，想打听一下她妈妈是不是已经回来了。不，没回来。好心的未婚夫请她去散步消愁，可引来的却是秀姬的一顿臭骂。他无可奈何，只好又去酒吧间借酒消愁了。在这里他可以消磨时间，还可以骂骂别人忘恩负义。难道乘客一个个溶化在空气中了吗？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他吹着啤酒的泡沫自言自语：“要不就不再开这辆怪车了。”想到这里他真的怕了起来。

“你们想让我活活饿死？”也不知道他这是朝谁喊。不，他根本就不想这么干。

可是出这些怪事的原因，他始终找不出来。关键是他没想起第一个失踪的是塔德乌斯·拜因德尔给他留下了一块麂皮。其他乘客“忘”在车里的东西全部都是金属的，而非金属物都是因为放在车底或行李舱才“留”下来的。斯齐姆斯根本没好好琢磨这些情况。不过，即使是琢磨了，他也不可能找到答案。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拜因德尔进行的那种试验，他甚至连拜因德尔这个人都给忘了。因为斯齐姆斯以前对男乘客是凭给多少小费，女乘客是看她小腿漂亮不漂亮来记忆的。所以他早把拜因德尔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了。

第三天过去了。布列波太太还是没回家。秀姬开始对未婚夫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恶感，埋怨他对丈母娘的失踪满不在乎。他确实比别人满不在乎得多，不过他倒也没兴高采烈。现在秀姬正含着泪水和卡西吉商量怎么办。卡西吉与意外事故死亡者管理处联系后大吃一惊，最近几天城里失踪的人数剧增。一股强烈的职业责任感涌上心头，卡西吉认为可以从布列波太太失踪上找到线索。于是他就开始留心观察。

到了第四天夜晚，这位司机的家简直成了杂品仓库。皮箱、包裹、电瓶、巴松管盒、食品……皮箱摆满了一面墙，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到了第五天的夜晚，第二面墙也让皮箱挡住了一半，包裹只好放到床底下去。到了第六天，斯齐姆斯终于明白再也无处可放了。

就在这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大字标题：“魔鬼作怪！五十二人失踪！”

报导是这么写的：最近几天五十二名不同年龄的男女不知去向。而且新的失踪报告还在不断报来。受难者的名单已经编制就绪。种种迹象表明，消灭这些人易如反掌……

斯齐姆斯来劲地研究着失踪者的名单。

“我一个也不认识！”他朝着那堆皮箱大声喊道：“他们钻到车里来的时候，我并没问：‘您尊姓大名’这些事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我把车锁在车库里，自己活活饿死？！”

报界还强调指出，所有失踪者本人方面都没有失踪的导因。有的人是在上午十一点失踪的，有的人在半夜。所有的人都是从城市的这一头到那一头的过程中“钻到地底下去的”。有的失踪者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出租汽车里。因此，有些失踪者的家属在绝望中要求警方对出租汽车司机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比如拘留，传讯等等。

“他们还想干什么！”斯齐姆斯看到报纸这些报导以后非常生气：“就为这个老妖婆，秀姬连理都不理我了。还想怎么样！现在又想吓唬所有的乘客！这都是那些下流作家搞的鬼名堂！”

他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到一边，就又到酒吧间去了。他认为喝着酒容易想问题。

几杯下肚，他的火又上来了。他从电话簿里找到了一个报纸编辑部的电话，投入一枚硬币就拨通了。

“你们打算干什么？”他对着话筒吼着：“编印了一篇坐出租汽车失踪的神话，是不是想把所有老实司机的饭碗都给砸碎？逼他们去犯罪，对不对？”

他把话筒一挂，边骂边朝自己的汽车走去。还没开过三个街区，一位上了年纪的胖子就拦住了车。这个人在后座坐稳了以后就打开了昨天报纸，然后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问道：“我希望您不是那个‘鬼怪司机’！”

斯齐姆斯恶狠狠地扳动着变速器的把手。头一百米他开得飞快，就好象蹙足了劲的蒸气从管子里冲出来似的。接着就强压着满腔的怒火说了起来。他评论报纸的话是如此之尖酸刻薄，恶毒辛辣地指责那些靠舞文弄墨过日子的人侮辱了老实的劳动者，而这些劳动者唯一的罪过就是不得不去干活。他声调越来越高，怨气愈来愈大。当他在红灯前停下来时候（时间是九点四十五分），他已经把丹田气都使出来了。在两条繁华的街道的会合点上，商店的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昼，我们这位主人公的面孔也被照得清清楚楚。

一辆警察巡逻车停到了他旁边。“就是他！”卡西吉对司机说罢就从车里走了出来，然后朝斯齐姆斯的车里张望。

“你们这些资本家，”斯齐姆斯扯着嗓子喊道，“以为只要

口袋里有钱就可以侮辱工人吗？正是你们这些人要把国家毁掉。”

“喂，”卡西吉插了嘴，“你在和谁吵嘴哪？”

斯齐姆斯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这个家伙也在场！真是祸不单行。”不过他的嘴还是挺硬：“就和后座的那个家伙呗。他问是不是我把人杀死在车里了。都是这些混账文章引起的……”

“哪个家伙？”卡西吉仔细地查看着汽车，“他在哪儿？在后座？”

斯齐姆斯转过身。座上什么“家伙”也没有。在麂皮上放着一付助听器，一块手表，刻着姓名的自来水笔，几枚银币，三枚裤扣，一条拉链和一个皮带扣。

卡西吉朝警车作了个手势，让他跟在后面，自己坐到了威齐姆斯的后面，关上了车门。

“到警察局去！”他下了命令，“我已经注意你好几天了，亲爱的。从秀姬的母亲失踪后，你的车里坐过许多人，他们都失踪了。咱们现在去警察局。你小子可别想在我身上也搞鬼名堂！”

斯齐姆斯差点没气死过去。这可真是天大的不公平呀！不过他还是顺从地开往警察局，巡逻车紧跟在他后面。

这位司机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大声喊道：“真他妈的见鬼！我有什么过错呀？！”

又没人答话了。

现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斯齐姆斯又可以向别人讲那些天发生的事情了。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警察在他的房里、贮藏间里找到了所有乘客留下的东西。乘过这部车的一共有

七十二名。其中卡西吉的遗物：手枪、警笛、证章、手铐、指节防卫具及其它警察用的工具，都作为他因公殉职的纪念品陈列在警察局的专门橱柜里。

斯齐姆斯一下子出了名。全国都知道他就是那个神秘凶手、“鬼怪司机。”他之所以落网，是因为一位不知疲倦的警察爱上了一位受难者的女儿。在爱情的激励下警察废寝忘食地侦察线索，并终于把那个“鬼怪”揪了出来。不幸的是最后他本人也成了“鬼怪”的虏获物。就连警车也爱莫能助。当时，警车是紧紧地跟着的，几乎是后车头贴着前车尾。可是卡西吉还是和其他受难者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

斯齐姆斯被指控杀害了七十一个人(其实是七十二个人。那怕有一个人发现拜因德尔先生失踪也好呀!)。被告高声抗议，可还是把他投进了牢房。

在我们这个美好的国度里，正义总归会胜利的。在事情大肆宣染的时候更是这样。一位名叫伊尔温梅·卡斯曼的律师被指定为斯齐姆斯的辩护人。他马上请求法庭注意一个事实：到目前为止，全国没有发现一具尸体。因此，可以推断失踪者并没有死亡。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缺乏犯罪构成的问题。因此，辩护人要求立即释放被拘留者。司法当局提出反诉——被告从事了抢劫，还提出了一份记录，开列了从司机家中搜到的所有物品的清单。卡斯曼律师把这条指控也驳了回去。他反驳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警察局报告被抢劫。”律师说，“这些东西说不定是乘客送给司机的呢！”谁能否定这一点？！他坚持要求释放被告。后来警方暗中鼓动群众在监狱墙外聚会，并扬言要施行私刑。这样律师才被迫同意继续拘留斯齐姆斯。

舆论的反应就像雪球，愈滚愈大，愈来愈强烈。记者、

采访员、上流社会趣闻的专栏作家，围绕着斯齐姆斯这个人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把他和出名的杀人凶手兰德留·克里宾以及瑞连德烈相提并论，认为 he 可以和“兰胡子”齐名，而且还指出若论杀人数，他可算独占鳌头了。不少出版商一再提出巨额稿酬，约他提供一份详细的自传：《生活和犯罪史》。那位律师一本正经地劝他接受这个建议，就算是为了支付诉讼费也该如此嘛！甚至还有三位心理学家发现被告的犯罪倾向是有着先提条件的。他们认为早在童年时期周围的人就压迫他，不让他自然发展。另一位精神分析专家却说，他的犯罪禀性之所以形成，恰恰是由于童年时期没有受到约束。社会学家断言，坐到被告席上的不应该是斯齐姆斯，而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正是他们应该负此罪责。本市最大的“贝尔”电话公司保证在开庭那天为新闻界提供最大的电话总机。

秀姬的名字也在报纸的标题中出现了。不，她不是以斯齐姆斯未婚妻的身份，而是以被卡西吉烈士热恋的对象这一身份出现的。现在这一爱情对她来说已经是终身遗憾了。还冒出了三位女性，他们都公开宣布自己早就和斯齐姆斯结过婚。另外还有九位女性写信给被拘留的人，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心和手献给他。

突然，情况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卡西吉一跛一拐地走进了警察局。一点不错，就是他，不过可是一付心力憔悴的样子。这位警察说当时他莫名其妙地就飞出了那辆出租汽车。醒过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警察的标志、手铐、手枪、警笛、指节防卫器等等都不翼而飞了。他一抬脚——鞋子就散了，因为鞋上的钉子都不见了。他认为

必须把发生的一切写一份报告……

一个小时以后，一位上了年纪的胖子躺在人行道上不醒人事。后来他才说明，他刚和司机开了个玩笑，转眼之间就发现自己已经躺在马路上了。裤子上的扣子也一粒不剩。

不久，其他的受害者也接二连三地出现在街头。他们的衣着多少都有点不整齐。所有这些人身上的金属物一个也没剩下。他们谁也不相信别人已经找了自己许多天——“我坐进出租汽车，就被扔了出来，紧接着我就到警察局来报案。”在四个小时之内出现了九个人，他们都是五天前“失踪”的；六个小时之后又出现了十五名六、七天以前“失踪”的人。一昼夜之后七十一名“失踪”者中有五十九人被“找到”了。这些人和斯齐姆斯当面一对质，都认定他就是那个司机。不过，事情还没完。

警察局是有高度洞察力的，他们发现了一条规律：这些人，失踪得越晚，露面就越早。等到布列波太太发疯似地冲进警察局的时候，大伙都明白，戏已经接近了尾声。这位太太大喊大叫，说这个可恶的斯齐姆斯偷了她的订婚戒指和皮鞋，又从她的紧身马甲里抽出了衬片。从此，她的女儿一定和他一刀两断。

戏不光是接近了尾声，而且已经结束了。拜因德尔先生在喧闹繁华的大街上出现了，他正在琢磨自己是怎么从出租汽车里摔出来的。后来他想起五月三号下午五点他去马克发登家，在车里，他欣赏着那块软麂皮，然后就跌倒在它上面。现在是深夜，既没有出租汽车，又没有那块麂皮，口袋里的怀表、零钱也都不见了，裤子也散了。拜因德尔勉强走回了家，好在不过才两个街区，家门下面塞着一叠报纸，他一看今天已经是五月十四日，不觉大吃一惊，同时他

还看到了近来发生的那些怪事。

塔德乌斯·拜因德尔先生煮了一壶浓茶，给自己倒上一杯，然后就全神贯注地思索起来。他想起自己走出家门，坐上出租汽车，打开小包，就开始仔细地观察那块麂皮。正是这块麂皮刚刚向他证实物体的相互透过试验已经成功了。然后他本人就穿过这块麂皮“失踪”了。现在，经过十一天半以后，他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

拜因德尔懂技术又亲自搞了试验，所以他毫不费力就把原因找到了。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单纯从科学的角度看，它已经涉及到法律了。那七十一个人有权对拜因德尔提出控诉，想到这里拜因德尔发起抖来。真巧，他的名字没有列入失踪者的名单。因为他是个单身汉，没有人去报案。斯齐姆斯也没把他的东西留在家里，那块表他已经给卖掉了。

拜因德尔对利弊作了一番权衡，最后作了一个明智的决定：闭口为佳。

不过，第二天他还是去找了自己的朋友马克发登。

“我的上帝！你还活得挺好！”主人高兴地喊了起来，“我还以为你也成了‘鬼怪’的牺牲品了呢！这些天你跑到那儿去啦！”

“让我慢慢给你讲吧，乔治。”

于是塔德乌斯、拜因德尔就给自己的朋友讲了起来，从各方面看，他已经揭破了一物体向他物体透过的秘密。拜因德尔说，所有固体（包括钢在内）的原子都是很小的，但是它们之间的间距却很大。换一句话说，任何一个固体的原子之间的空隙就像天上白云原子之间的空隙那么大，所以宇宙射线和中微子完全可以自由穿过。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两块白云本身又相互不能穿过，两块固体之间也是如此。不同的

是，白云里的原子不会飞遁，因为它们悬浮在空气之中。而固体的原子却是被电磁场吸住的，如果设法使一个磁场失去抵抗力，那么这个固体的结构中就会出现大量的“空白”。这么一来，别的固体就可以自由地穿过它了。这样，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体就可以同时处在同一个空间。

“我搞的就是这个试验。”拜因德尔先生接着说道，“我未能作到完全消灭磁场的反抗性，使其他的原子穿过。可是我已经稍稍使它中和。我把一块原来做蒙布用的麂皮进行了加工，结果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透过它。我说‘几乎’，是因为金属不肯就范，它不肯穿过去。对这个麂皮我进行了特殊加工，也就是使它磁化，当然不是永久性磁化。当时我就带着它来找你，让你看看物体相互穿过的表演。”

“等一等。就算你讲这一套都可信，那你这些天都跑哪儿去了呢？”

“你别急，我这就告诉你。你完全知道，电磁场之所以能把原子保持在一个地方是靠着几种力量。这几种力量在相互垂直的三个方向（垂直、水平和横向）互相起着作用。如果别的原子想往当中“挤”，磁场就坚决拱它，不让它挤进来。我把磁场中和以后，它们还照常排挤异物，还是沿着那几个方向。不过，在呈直角的新方向却反把异物吸了进来。”

“呈直角的新方向？”马克发登不信，反问了一句：“这不就成了第四向度了吗？”

“对极啦！就是第四向度。乔治，这可完全是个意外的新的向度，也就是时间向度。当我跌倒麂皮上的时候，麂皮的原子就对组成我这个人的原子起了作用，强迫我在时间向度里向前飞跃。他们把我从那一时刻向前抛了十二天。这一天，你们今天才到。”

马克发登一声不吭。他不慌不忙地，仔细地往烟斗里塞烟丝，点燃了，深深地吸了一口，但还是一言不发。我们已经知道，马克发登可不是个轻易就让人说服的人。

“但是经过这样加工的物质的原子，”拜因德尔接着说道，“会逐渐失去其特性。所以它把人向前推移的时间距离，就一天比一天短。根据报纸的报导，最后一批‘被实验’的人只过了两天就出现了。现在我这块麂皮的原子可能已经恢复原状，所以谁也再穿不过去了。”

“噢？你这样认为？”马克发登的话里有一丝嘲讽的味道。

“恐怕就是这样子了。我可以使它达到完全可透过。不过，这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算了，我还是去研究研究可乘性吧。”

“可乘性？这是什么玩艺儿？”

“是这么回事。”拜因德尔先生的劲又上来了，“哲学上有一种概念。根据这种概念，一个物体可以同时的几个地方出现。乔治，你想一想，这可有多大的钻头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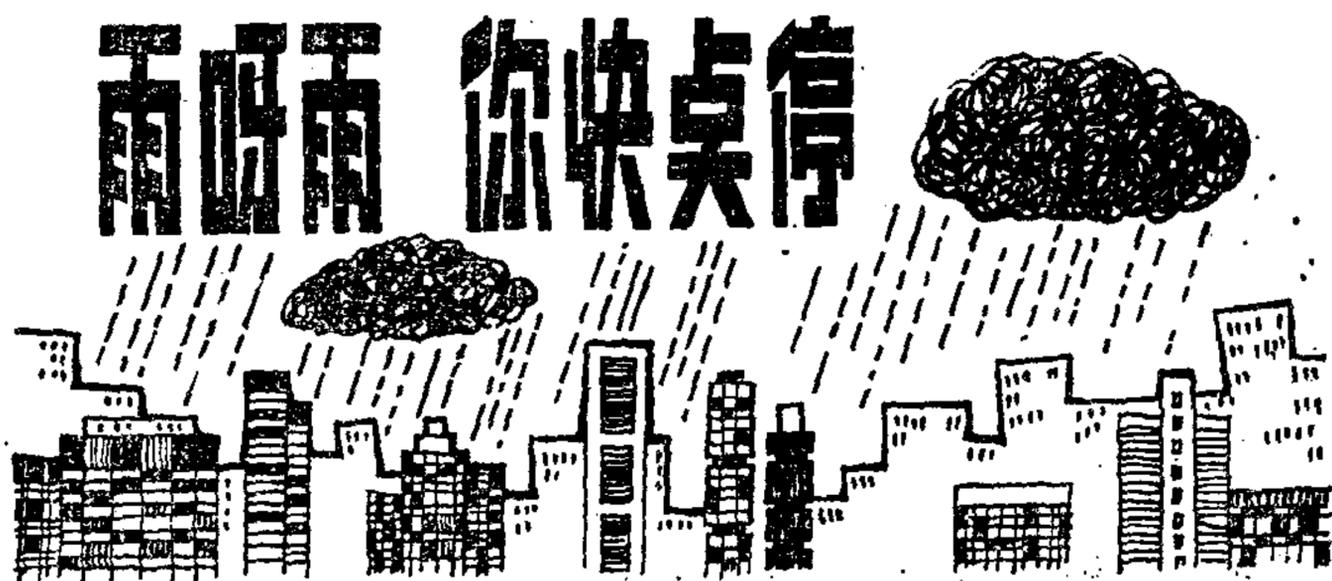
最近听说塔德乌斯·拜因德尔先生又在钻一个据他说是很有前途的课题。他已经把自己的身心全部都投入到发展科学哲学的事业上了。现在，这位拜因德尔先生还和以前一样朝气蓬勃，和气可亲。不过，还是应该有人出面去制止他的活动。因为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他那试验的威力有多大。现在可以庆幸的是他已转而去搞什么可乘性上去了。

当然啦，他不妨去征求一下斯齐姆斯的意见。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当过试验品。话说回来，还是别去找他为妙。只要有人提起那件“鬼怪”的事，斯齐姆斯立刻就会激动起来，

嗓门愈来愈高，说起来没完没了。声音刺耳，连嘴角都会喷出唾沫来。可是，秀姬、布列波太太和卡西吉回想起这一段，感觉就大不相同了。

天晓得他们谁是谁非。

(钟大能译)



[美]汤姆·克格斯

诸位先生，我先声明一下，我完全是应两位海军陆战队彪形大汉的坚决要求才到这儿来的。他俩现在还站在我背后。按我自己的本意我哪儿也不想去。人都沉到冰底了，还抓什么稻草？！不过，既然来了，我就认真地回答诸位提的问题。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反正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大家提吧。

对不起，参议员，您说什么。请大点声，太吵啦……

哦，是这样……您认为我故意拖延时间。您错了，我是不打算捣乱的，我只不过觉得那套繁琐的手续没必要。假如我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我早就这么作了，这已经不可能了。这两个月我已经反省了许多回。

算了，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过我应该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各种调查都像是一出闹剧。

我叫阿兰·杰拉里德·哈林格顿。今年四十三岁，专业是电子学。职业是工程师和研究员。不过现在已经失业……

谢谢诸位的笑声。我很高兴自己还保留了点幽默感。

参议员，您说得不对。我决不是在冷讽热嘲，也不想扮丑角出洋相。难道我还不知道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吗？！但

是笑笑总还可以吧？难道咱们只能耷拉下脑袋摸下巴？！

好，参议员，你赢了。我是个精神病患者，是个败类，是个专吃小孩的魔鬼。我所作所为都是有意的，活该蹲监狱。下令把我关监狱吧，把我送进煤气杀人室吧，我今天来可不是为自己辩护。我压根儿就不想来。难道您不谴责我，我自己就不悔恨吗？！

对不起，主席先生，请原谅我激动了。你们希望我从头说起吗？不过这种事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

哈哈，主席先生，您讲得真不坏。咱们确实不必着急。你们看，这一回连参议员先生也憋不住笑了。

一切都是从专利局把我撵走那时候开始的，这些官僚们听完我的介绍，对我的设计图纸和模型只扫了一眼便哈哈大笑起来了。他们把门指给我，让我永远不要再上门来气他们。

我本来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准备别人怀疑，不信任。可就从来没想到别人会像对一个乡巴佬似地嘲笑我。我一气之下就发誓要狠狠地报复一翻。我回到了新泽西州。在那里我有一个小农场，搭了个小棚子当实验室。周围几十里没一个爱管闲事的邻居。我把我的罗贝托藏到干草棚里。罗贝托就是我那天气操纵系统的模型。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连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起了这么个名字。后来科学评论家们搅尽脑汁猜了又猜，说这是“机器人”一词的简称。瞎扯蛋！说起来很简单，我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罗伯特·贝里·托马斯。对这个人我崇拜得五体投地。

海军上将，您真不知道罗伯特·贝里·托马斯？这不可能，真让人吃惊。我不想欺侮您，不过我真不知道美国人中竟会有人不知道他。好，我告诉您。在美国文学发展的初期，这位罗伯特·贝里·托马斯是多产的低劣作品的作家。他的

作品曾为一代人所喜爱。他还是一位现代气象学的先驱，是一帮招摇撞骗的、自称为天气预报科学家的鼻祖。

您看，参议员，就在那极其艰苦的日子里，我还是尽力保持幽默的性格。

您说什么？主席先生。对不起，我没听清。哦，是这么回事。我可没想到诸位会对我的感觉有兴趣。是的，我明白，对没亲身经历的人来说，这一切都会使人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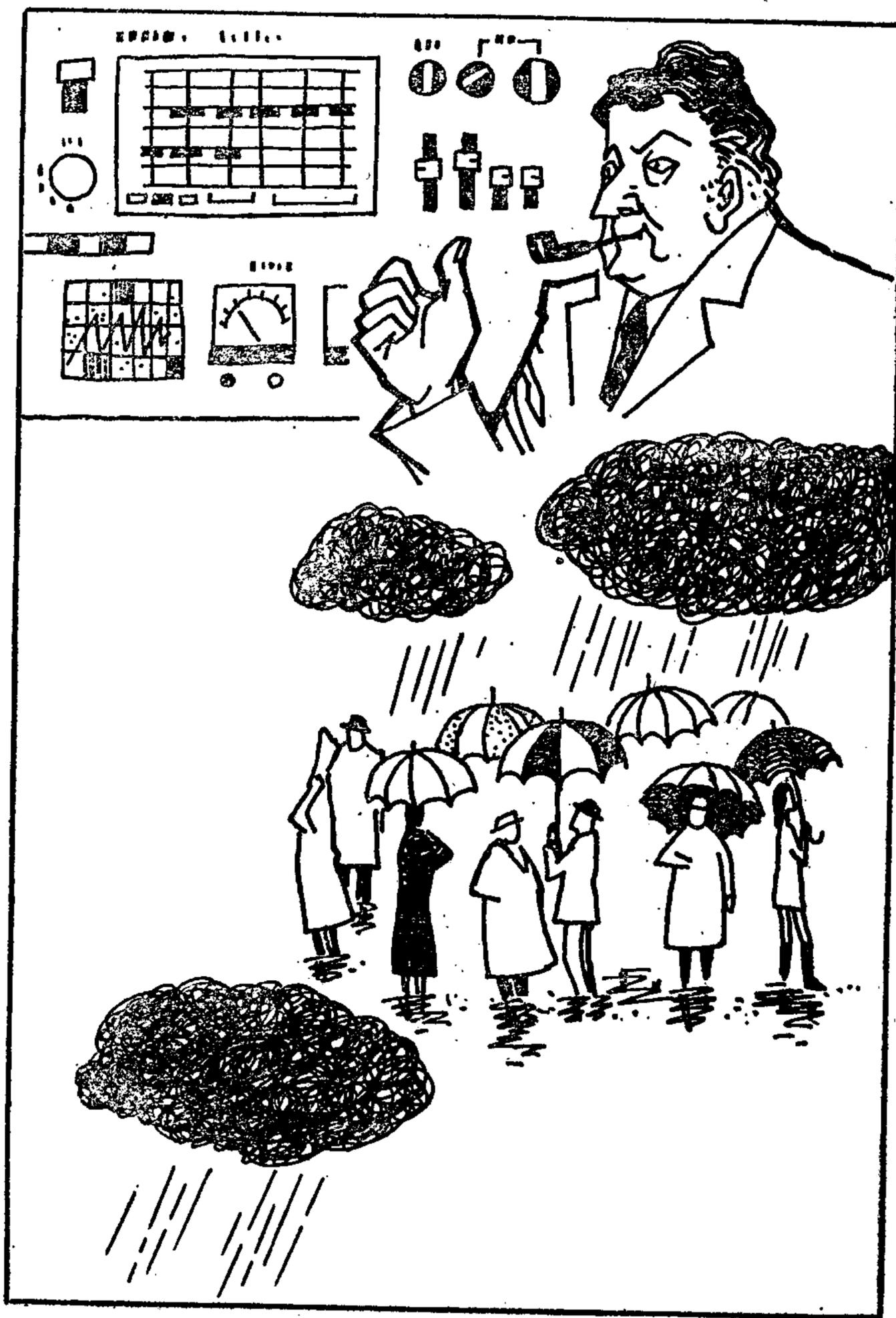
我的供词可能冒犯在座的某些人。而且参议员一定会肯定我是个神经病患者。不过，说实在的，当时我简直是飘飘欲仙了。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您坐在自己发明的神奇的电子机器的操纵台前，心里明白马上就可以呼风唤雨。请问：您就不感到飘飘然吗？！

您把开关一扭就接上了电源，于是您那无形的巨手就伸入云端，直达平流层。这时您便可以命令风乖乖听您的吩咐。您还可以使乌云掩住阳光，让它或者下毛毛细雨或者下倾盆大雨。您熄灭闪电就像掐灭一个烟头那么简单。繁星在您的手掌上闪烁，飓风在您面前踮着脚走路。您手指一动，酷热和严寒就俯首贴耳的到来。

是的，先生们，在某个使人陶醉的瞬间，我简直认为自己变成了上帝。

不过，飘然似神仙只能是瞬间的感觉。不管参议员您怎么看，反正我自认是个学者，还是个神智健全的人。再说，我怎能忘记在那漫长的十四年中，我为这宝贝的问世付出了多少心血。天上有哪位神仙会这样拚死拚活地去造物呢？！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机器这么好使。我把阀门一扭就可以改变天气，牢牢地控制方圆一百里之内的每一线阳光、每



一滴雨水和每一丝微风。威力半径是小点，不过我的罗贝托还只是个试验用的模型。

先生们，你们能体会我当时的喜悦心情吗？你们都是大人物，都成就辉煌，又有权指挥民众。你们已经是名垂青史了。我相信，诸位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完全是想在历史上流芳百世。既然如此，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他消灭了旱灾和沙暴，变沙漠为花园，在北极遍栽鲜花，使热带地区清风徐来。请问，我们的后代会怎样看待他呢？

假如锈了穗的庄稼需要阳光的时候，阳光就来了；需要雨水，雨水就到了，既及时又适量。请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情景吧。请再想一想：墨西哥湾沿岸不会再让飓风肆虐，印度不再遭受季雨和水灾之害，整个地球上龙卷风和雪暴也消声匿迹。咱们再说近一点：如果您房前的花圃永远不会被烈日晒干，假日要去钓鱼也不会遭到雨淋，怎么样？您怎么想呢？

诸位先生，咱们的地球本来是可以变成我刚说的那个样子的。这也正是我原来想送给子孙后代的礼品。可是你们专利局的大老爷们又是怎么对待我的呢？他们往我用心血绘成的设计图纸上洒咖啡，往历史上最重要发明的机器模型上弹烟灰，还哈哈大笑往我脸上喷烟。

说真的，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些死鬼的地址，我不让他们冻得发抖或者热得冒烟才怪呢！

当时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租了辆卡车，把罗贝托送到了华盛顿市郊，然后就把那让全世界都惊叹不已的机器安装了起来。我这个人不好报复，我不愿意只是因为那伙自以为是的蠢货侮辱和嘲笑了我，我就让无辜的群众代人受过。所以我就拟定了一个不会伤人可是又很有效的计划。我把我

的机器对准了纽约市中心，做了必要的准备，又把机器调到自动控制的程序上就准备导演戏了。

你们当然都记得后来怎么样。头一天谁也没注意：天气有时候也会调皮捣乱嘛！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于是人们就火了，再也不让那些坐在天气预报局宝座上的天气预报家们稳坐钓鱼台了。我的安排很简单，可是很巧妙。早晨六点五十五分天空开始出现乌云。五分钟以后，七点正，就下起倾盆大雨，一直下到九点，然后乌云散、太阳出。不过好天气只有两个小时。十一点五十五分乌云又回来了，大雨从十二点又下到下午二点。然后从下午四点五十五分到七点，晚上九点五十五分到半夜又照样来两遍。

你们一定也认为我这时间表编排得很巧妙。它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人感到最大的不便。在早晚上下班、午休和晚间娱乐的时候，总之，一天四次，没一个人不被淋成落汤鸡。是呀！先生们，我开了一个大玩笑！

您说什么，参议员。哦，那时候您在纽约？您真不走运！不，不，我没想到您这么重视我的玩笑。有什么法子呢？既然我给您带来了这么大的不幸，我现在只好请求您的宽恕。不过也请您考虑考虑我的观点。好，既然您这么看，那咱们就把这个题目放在一边。

我接着说，等快到周末的时候，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就闹翻了天。在天气预报局的窗户下面树起了绞架，吊上了气象学家的模拟象。小吃店已经不能往订户家送早点。百货公司的雨衣雨伞很快脱销。各报纸也得了恐水病，用斗大的字做标题，以头版头条刊登行家里手们的臆测和猜想。

第二个星期，大雨还是按照时间表下着。政治家们就喧闹起来，要求国会进行调查。一位国务院的消息灵通人士向报界暗示，这一切都是俄国人捣的鬼。一群本来要去中央公园砸气象站玻璃的群众，马上愤怒地转向苏联领事馆。后来出动了国民警卫队才把他们拦住。俄国人当然矢口否认，可是谁也不相信他们。

精神变态者和精神病人也登台表演了。有的断言每一滴水都是一个火星人，还有一些人挤到山洞里等着世界末日的来临。所有的小酒馆里，人们异口同声归罪于原子弹。

我当时感到进退两难，准备把雨暂停一下。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串黑色小轿车在摩托警察的护卫下，顺着乡间小路隆隆地开到了我的农场。他们的车快得像是去救火，还把我房前的小草场轧得象犁了一遍似的。人们从汽车里一个个钻出来，搞得我眼花缭乱。我站在小草棚的门边，他们挥舞着双手，边跑边朝我喊：“快把机器关掉！您可以得到专利权，哈林顿！不过先快把机器关掉！”

说真的，他们找到我很高兴，可我比他们还高兴。我原来直怕专利局那帮糊涂虫把我的地址给弄丢了。真万幸，没丢！

往下的事，先生们，特别是主席先生您，知道的不比我少。我得到了罗贝托的专利权，我原封未动就赠给了政府。应该承认政府对我的酬谢确实够慷慨，还任命我为气象管理司研究处处长。

诸位肯定不记得，五角大楼原来想把我的发明加以保密，也暂时不打算建立全国罗贝托网。这哪行呀！知道这秘密的人太多啦。天机已经泄漏。唉，不管大小事，一让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知道，你就毫无办法……

诸位先生，有关这一段，我就省略掉了。直到现在，一听到“采访”两字，我还是不能控制自己。

从这时起咱们可就自掘坟墓了。我根本不象传统说的那样，是个好自夸的人。可能你们还记得，我本来反对建立全州罗贝托网。可是我已经失掉了对自己发明的控制权。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错误。现在我没有充分理由去控告政府，因为我知道当时官方人士中也有人支持我的意见。可是那些不屑琐细，好大喜功的人占了上风。这么一来的结果，诸位现在已经亲身体会到了。

我本来已经拟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按我的方案办，政府可以省一千倍的钱，而且现在就已经建成了一个高效能的天气控制系统，大家今天也不会陷在这烂泥塘里了。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双关语。

我的方案很简单。我建议制造十来台罗贝托，把它们安装在有机车牵引的平板车上。然后再把它们分置在关键的地方，哪儿出现灾情，就把它调到哪儿去。这样就可以抵御天灾，还可以赢得时间和金钱来搞作用半径更大的罗贝托系统。

将军，请您再说一遍。那当然啦，我当然知道政府方案的目的何在。刚才我已经讲了控制天气会给人类带来什么美好的前景。我已经说过许多遍，我再说一遍：我发明罗贝托的目的是预防天灾。只是在天气反常，或者威胁到人的生命财产的时候，才应该使用它。可是别人把这平凡的真理都当成耳旁风。那些空谈家和别有用心的人竟拿天气当政治资本，这我哪能想到呢！这些家伙干起来就为所欲为。行了，结果……

国务卿先生，您说什么？您质问我怎敢把责任推到气象管理司上。我曾经认为这很容易讲清楚。看来我太书生气了。现在咱们就摆摆事实吧。

大家还记得一开始是怎么搞的吗？全州性罗贝托网还没来得及建起来，可有的地方气象站就跃跃欲试要对天气胡乱发号施令了，简直就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不过，一开始还不算太不象话，至少那股新鲜劲还没过。我还记得在七月份大热天的那场降雪广告表演。人们可以说是惊讶不止。当时大伙把这场天气魔术看成是一场娱乐。人一见面就以“下雪还是下雨”来打赌，还把大把的钱塞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天气赌博计算机里。有一回我用别人的名字买了彩票，赢了五十美元。不知怎么的，让人打听到了我的真面目，可惜大家没看到我领奖金时候的那股艰难劲。

不过到此为止，一切还都可以算是一场玩笑。好家伙，该轮到各伙匪帮和赌博辛迪加上场了。诸位还记得那一大串调查和争吵吗？还有那收买和威胁，造谣和暗杀。一句话，那可真是朝夕之内可以发财致富，也可以亿万家产毁于一旦。匪徒们恫吓和殴打气象工作人员，有两位还因为拒绝合作被杀死。罗贝托的操纵人员也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了。因为不管他们选择什么天气，都有人怀疑是遵照某一个辛迪加的号令作弊。

孟菲斯气象局来了一位姑娘当罗贝托操纵员。也不知道这位姑娘从哪儿学来的一套高招。你们肯定还记得她是怎么应付那些家伙的。她的办法是一样给一点。在阿拉巴马，每天都出一会儿太阳，下一阵子雨，东风、南风、西风、北风都刮一阵子，下一阵子雪，又来一场冰雹，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最后又一场雾。她还学会了让一切都同时来。世界上简

直没有一位音乐大师能象这位姑娘那样演奏自己的乐器。

后来，其他的操纵员也以她为师了。结果是一塌糊涂，一片混乱。诸位还记得这一段吗？我可以拿你们祖母的果酱打赌，你们准记得。

于是国会出面制定了一条法令，规定了一周每天的天气。你们听听我记得准不准。星期六和星期天是晴天，气温控制在可以游泳的程度。当然啦，不能太热。每逢星期一下大雨。大家还记得，全国的家庭主妇对这条有多大的意见。可是妇女俱乐部协会挺身而出……不，不，参议员，我没有丝毫的亵渎之意，挺起胸来保卫法律。这个协会断言星期一下雨可以清刷掉星期日野餐留下的垃圾，还可以美化全国。我个人补充一句，这么一来，我的脏内衣也就没法及时洗了。

我可能看的不准，不过，我认为对这种安排，煤气公司和洗衣机工厂厂主可能插了手。要不然为什么法令刚一通过，他们就把洗衣机价格哄抬上去了呢？！

我接着往下说。星期一下完雨以后，星期二和星期三是微风多云。星期四是小雨，星期五是晴天。这是专门为首长们编排的，因为他们喜欢提前度周末。

现在请诸位再回想一下，人们是怎么“支持”这个良好开端的。各种力量都尽力对国会施加影响，都想把它拉到自己一边来。我丝毫不想冒然评论我国的立法制度。不过，是应该认识到老百姓也不是一群绵羊呀！

于是国会取消了旧法，规定了一个更坏的新法令。人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可咱们的议员却不这样。他们规定的新法糟糕透顶了：每天都是无云的大热天，小雨每天从半夜下到天亮。咱们这些立法委员们可真是乐善好师的楷模，不过却

不通人性。请在座的各位参议员和国会代表原谅，我把你们也给骂进去了。可能现在诸位也认识到新法令太糟了。不过，当时辩论通过这法令的时候，人们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呀！

诸位先生，我想在认罪之前谈一个我个人生活中的小插曲。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不过可事关重大，所以我请大家稍安勿躁。再说，刚才主席先生不也说了“用不着着急嘛。”

有一天早晨，具体说是通过了“每天晴天”法的五个月之后，我照例下楼到旅馆的小吃部吃早饭。我攀上柜台旁的高凳就向女服务员说：“来一份牛奶煎蛋饼，要煎焦点。”

那个不要脸的红头发女服务员根本不理我。我想，反正我常年在这儿吃早饭，我的菜单她是背下来了。我就安心坐在那儿等我的牛奶煎蛋饼。忽然，我发现所有窗户都把百叶窗拉得严严的。于是我走过去，把最近的一个百叶窗拉起来。被夜间雨水冲洗过的马路水汪汪的，把阳光反射到室内。

忽然间，一支指甲染成白色，长满雀斑的手从我背后伸了过来，“呼”的一声拉下了百叶窗。我回身一看：那个红毛女服务员站在我面前，双脚叉开，两只手插在胯骨上。

“我们不喜欢打开百叶窗！”她摆出一付找岔的架式，“还有，今后再不卖给你牛奶煎蛋饼了，教授先生！”

“这为什么？”我问道。

她尖声大叫起来，所有的顾客也跟着她哈哈大笑。这可让我有点发慌。

女服务员转向顾客。

“大伙快来看看这位，”她背朝着我，用大姆指从肩膀上对我直戳点着，“让我给他牛奶煎蛋饼，还要煎焦点。好像咱们大伙还没煎晒够似的。可是他还问为什么。”

她朝我转过身来，接着茬挖苦：“为什么？教授先生，您就自己猜去吧！”

我一点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卖给我最爱吃的牛奶煎蛋饼。多少年来我每天早晨都吃它。可是四面八方朝我传来的都是不友好的嘲笑声。当时我没发火，只感到晦气。

“那就给我来煮鸡蛋吧。”我有点央求她了。

“哈，现在他又要煮鸡蛋啦。”女服务员甩出了这么一句，然后身子从柜台后探出来，用一只肥胖的手指头在我的鼻子上划了个圈：“一边去吧！教授先生。不管是煎的、煮的、熏的都不卖给你。你要是馋鸡蛋，那就吃半生不熟的凉鸡蛋吧！”

我这个生性善良人，最讨厌当众吵架。别说吵，就是听，我都害怕。不过，我更讨厌半生不熟的鸡蛋。对了，还是凉的。

我气得浑身发抖，从高凳上爬了下来。

“行，行。我到别处去吃早饭还不行？！”我本想装出一付满不在乎的声调。可是我的嗓子像个淘气而又不听话的小学生，一个劲打哆嗦。

“那就随您便啦，教授！”女服务员朝着我的背影喊道，“您就去找地方吧，反正在这个城市里谁也不会卖给你牛奶煎蛋饼，您就死了这条心得了。您就配吃半生不熟的煮鸡蛋。噎死才好呢。”

我气得把门一摔就走了，可是在充满阳光的大街上，还听得到刺耳的嘲笑声。

这就是我说的小插曲。太不公平了，对不对？问题不在于吃鸡蛋。我反复地琢磨了又琢磨，太不像话！

忽然我灵机一动。鸡蛋事件使我产生了一丝恶念。先生们，从你们的脸上，我猜你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过这

可是事后诸葛亮啰！

现在请大家听听我的坦白交待。你们还记得去年七月有一天，一件新闻一下子轰动了全国，后来又轰动了全世界：华盛顿下雨啦！后来是纽约，随后是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最后扩展到全国，从大西洋岸到太平洋岸，从阿拉斯加到哈瓦那湾，都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可不是俄国人捣的鬼，虽然后来报纸是这么暗示的。

对了，主席先生，您猜对了。这件事就发生在“鸡蛋事件”那一天。

我是怎么搞的呢？我早就想搞一个总控制台，对整个罗贝托网进行控制。正巧在“鸡蛋事件”以前我搞好了。这个事件提醒我，还是有人喜欢多样化，愿意让雨水淋一淋，而且我自己也烦透了大晴天。

我接通了控制台，把天气调到夏季的暖雨上面。机器非常好使，就是同步结构有点问题。不过，我没顾上查明原因，没拿雨衣雨伞就跑到大街上过起瘾来了。

参议员您说什么？噢，那天尊夫人为利比利亚大使夫人组织的野餐让我给冲了？请接受我最深切的歉意。如果我事先知道……

是的，参议员先生，我知道我违反了法律，我同意，一千个同意法律是神圣的。但是我从来不能同意法律可以高于我国同胞的利益。

参议员先生，您还记得联邦调查局的那个惊人的报告吗？假如没有文件证明，那简直谁都不会相信。您和您的同事不可能不看到这个报告。报告说发现了一个广泛的、组织得很好的阴谋集团，其目的是毁掉一切罗贝托站。这个阴谋

之所以流产完全是由于情况的偶合。巧就巧在他们正要执行这个阴谋的那一天，全国下起了大雨。顺便说一句，阴谋者并不是外国特务。他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一辈子都没搞过破坏活动，他们只不过是认为政府无权决定天气。他们全都对大太阳天讨厌透了。

不过，各位先生，我可以断言，我事先并不知道这个阴谋，也没想用下雨来挫败它。我只不过正确地感触到了人民的情绪。所以我总认为我的好心应有好报，即使没有这个阴谋也应该如此。好，现在来看看人民的反映。有没有人，那怕是一个人，跑到气象局去告下雨的状呢？一个也没有。人们全都从家里跑到街上，在大雨底下又跳又喊又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全国人都是这样。还传说好莱坞编了一个赞雨呼拉圈舞，后来扩展到全加利福尼亚州，又到旧金山，直到金门桥才算停止。

正是这些情况迫使我后来下定决心。我现在想让诸位理解我的动机。你们回忆一下我向你们、或者是单个人或者是全体，请求了多少次，求你们取消对天气的控制。请再回忆一下，我一个个、直到芝麻大的官儿去找你们，请你们改变政策，按我原先的动机来使用罗贝托。可是谁也不想听我的。相反，却告诉我：政府是从全国的利益出发的，民众会习惯的，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好一个平安无事。我对这个词是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又过了几个月的大晴天。民众可真是“习惯”了，差点没把咱们全给吊死，我是第一名。

主席先生，您问我是不是害怕了。请恕我直言，你们对民众的愤怒不害怕吗？我不是指您一位，我是指全体在坐的。

问题不在于害怕不害怕。我认为人民是正确的，我站在

人民一边。我发明了这个机器，我就应该对后果负责。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对那个总控制台一直保着密。我有一种预感，感到总有一天我会用得着它。

将军，我说是预感。我可以再说一遍：我预感到总有一天我会用得着它。

后来我听说民众请求在圣诞节下一场小雪，可是政府拒绝了。于是狂怒的群众就打算把罗贝托拿到全国去轮流使用。到这个时候，我感到必须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了。于是我就扳动了手闸，打算在圣诞节送给同胞们一场小雪。

可是急忙之中我把手闸扳错了方向。我马上就发现了，可是已经晚了。整个罗贝托系统失灵了。我对此深感遗憾，为此，我还可以表示一千次。不过，谁也不能说我的动机是错误的，我的错就是扳错了手闸。可是谁又知道，就在那失去控制的一刹那间，天气会变成脱缰的野马了呢？

是的，议员先生们，我知道后果很不好。可我又怎么能知道大雨倾盆，一下就下了四十昼夜呢？而且天气变得奇热，连北极的冰都融化了呢？

是的，国务卿先生。我们是打算采取弥补的措施。海军抢救到了我那小模型，它现在放在我们航空母舰的飞机库里。可是它的功率太小，难以对付天灾。

主席先生，我洗耳恭听您的问题。是呀……这可是个正经的问题。不过很遗憾，我想不出任何补救的办法。我想我们只能干一件事，这就是仿效诺亚方舟飘浮在水上，坐等大水自己消退。

(钟大能译)

《滑铁卢》行动



〔波兰〕瓦尔德马尔·波尔希德

2531年5月23日10点

不列颠计时研究所加米尔顿·斯密特总所长办公室

一刻钟以前，一个陌生人打来了电话，而现在他本人又来到办公室，所以斯密特没法不流露出激动的神色。

“您是什么人？有什么事？”斯密特问他。

“我马上就告诉您……不过，您还是先让我坐下吧！”

“请坐。”

“是呀，是呀。所长先生，您对我可不大客气呀。我对您的孩子可体贴多了。”

“对我的孩子？他们现在正放假，住在科斯塔布拉瓦。”

“所长先生，您的消息可有点过时了，整整落后了一个昼夜。您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别的地方，而且……您完全可以相信，他们现在落到了可靠的人的手里。”

“您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您是什么人？我马上叫警察！”

这个头发花白，身量不高的人坐在写字台的另一边。他

微微一笑，好像是开玩笑似地说道：“叫警察可真是拯救孩子的好办法。他们过惯了舒服日子，现在我们用三、五分钱可喂养不好他们。所长先生可能是不愿意多破费的罗?!”

房内一片寂静。陌生人故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说了下去：“我看您似乎很紧张。用不着过于激动。您完全可以领回自己的孩子，如果……”

“我应该给您多少钱?”斯密特低声问道，他的嗓子嘶哑了。

“您不应该问给多少，而应该问给什么。我不是绑肉票的土匪。”

“那么您到底是什么人?”

“以后您会知道的。我很想解决一个历史问题，希望您能帮我一下忙。而我就会帮助把孩子送回给所长先生。我想通过时间螺旋形引力的方法或者是其它只有您一个人知道的方法回到十九世纪初。您瞧，所长先生，我还是了解情况的吧!我还知道您已经胜利完成了时间计算和生物返古方面的秘密试验。我甚至连您发明的起飞舱是什么样子也很清楚。您把我安置在起飞舱就行了。至于到达地点和起飞时间由我自己来确定。我可不愿意让第三者知道这件事。”

斯密特从安乐椅上跳了起来，愤怒地说道：

“您既然那么知情，那么您也应该知道政府禁止使用我的发明。最近就要签订关于严禁试验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国际公约。还有……”

“这我都知道!”陌生人打断了他，“不过，所长先生您可以违反这个禁令!”

“如果我不这么作呢?”

“那么您的孩子就会被掐死。所长先生，您懂了吗?就

这么办吧！我后天再来。希望到时候您一切都能给准备好。要不您就去警察局告发我。一切听便。不过，请您考虑考虑自己的孩子。再见，斯密特先生。”

2531年5月26日6点20分

不列颠计时研究所起飞台

5月26日早5点他们相会了。当时，除了警卫以外，研究所里没有别人。6点20分整，这个头发花白的人坐进了起飞舱。斯密特给他戴上头盔，又用皮带把它固定住。

“我马上就出去并且盖上出入孔。您先在时间上算出您想要返古的日期和时刻。您的右边是欧洲地图。首先把采昂射线对准自己选中的那个地点，然后按下这个按钮。三十秒钟以后您就可以把采昂射线发射管放平。操纵台上一亮起红色信号，您就开始使劲想您打算附体的那个人。

“所长先生，您保证能让我附到那个人的身体上吗？”

“我能保证。不过要过三十个小时，这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您脱离开的那个身体将保存在可靠的地方。这我可以保证。”

“那我就先谢谢您了，所长先生……现在请您听我说几句话。您的孩子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将用心灵交通术告诉您，不过要等到我附体成功以后。所长先生，请您把心灵交换术的定位器对准不列颠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呼号咱们约定是兀鹰。我将呼叫这个呼号，然后就把孩子的住地通知您。”

“如果您不能呼叫怎么办呢？”斯密特问道，他的面色苍白，而且由于失眠和恐惧显得很憔悴。



“那就意味着您倒了大霉，所长先生。不过，我想一切都会顺利的。心灵交通术不会失灵，这一手已经用过多少次了。我希望您的时间引力器好使。不过有一点，请您关心关心小宝贝的健康成长。您领回自己的孩子以后可别搞报复，消灭我的肉体。所长先生，我可预先警告您。我在您的研究所里有靠得住的人。假如您不履行自己的诺言，那个人就会报告给我的伙伴，他们可知道该怎么对付您的孩子。所以我劝您别冒险。现在请您把舱盖关上吧，该行动了。”

2531年5月26日9点48分

伦敦警察厅负责人阿尔土尔·里特顿的办公室

在二十二世纪初流行的那张矮腿桌的四周，围坐着四个人。他们是里特顿、检查员艾沃尔特、伦敦秘密情报处负责人柯尔米克将军和他的副官莱特。

“将军先生，”里特顿转过脸去：“首相亲自指示，让我把这件非常重要的案件送给您办理。诸位都知道，那个怪人的身体现在保存在斯密特研究所，而这个研究所的实验活动是绝密的。所以这件微妙的案子就直接关系到反间谍活动。而我们只是给予合作。”

柯尔米克将军衔着烟斗，一边喷云吐雾一边不慌不忙地说：“可不是，就这样吧。里特顿先生，前一段您都干了些什么事呢？”

“干了不少事，将军先生。这个恐怖分子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通过心灵交通术告诉了孩子的住址。我们找到了孩子，并且把他们保护起来了。其它的事可就是斯密特先生个人的功劳了。他给这个家伙密拍了一张立体像。我们把这张

像片散发给世界各国。不久，巴黎就通知我们，这个‘冒险家’的名字叫让·彼尔谢，他2480年2月2日生于维也纳，目前住在布里安。法国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的朋友答应尽快地搞到详细的情报。斯密特还告诉我们，彼尔谢打算返古到1815年6月中旬，附体到一个叫阿尔曼·列邦的人身上。这个人的身份，法国朋友暂时还没搞清楚，咱们的历史学家也没搞清楚……我的人已经把研究所的人员全部都监视起来了。”

“我怀疑这会有什么结果。”将军说：“我看彼尔谢在研究所里不一定有固定的耳目。他只不过是收买了所里的什么人，这个人把斯密特发明的秘密透露给了他，然后彼尔谢就来虚张声势地吓唬所长。应该承认斯密特的表现是很突出的……”

刺耳的铃声打断了他的话。里特顿按了一下按钮，对视机的屏幕上显示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壮汉。

“我是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的检查员谢维罗。现在报告彼尔谢的事。我们传讯了他的亲属、熟人和情妇，他们都一无所知。他的住宅也全部搜查过，可是有什么可疑的东西也没发现。不过您还是给我们找了事干。我们整天都在收拾他的住宅。在这所讨厌的住宅里，到处都挂满了主人搜集来的珍品，全是皇帝的肖像、纹章和战旗……真他妈的见鬼！再见，真遗憾，到现在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没发现……”

“喂！喂！等一等！”将军喊了起来，同时朝话筒探过身去：“是谁的肖像？”

“拿破仑的肖像。”检查员哑着嗓子说：“一共有四十来幅，还有一大堆有关这位皇帝的纪念品。整个这座房子就是一家真正的纪念馆，或者说是一座圣殿。这个彼尔谢是个波

拿巴狂，大伙都这么说……”

“朋友，谢谢您！”柯尔米克满意地搓了搓手，“您对我们的帮助太大啦！您简直想像不出有多大，再见！”

将军关上对视机，转身对大尉说：“莱特，要马上查清谁是最了解拿破仑时代的专家，不管他在那里，那怕是在天涯海角，也立刻就把他请来。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大尉脚后跟一碰就跑出了办公室。这时将军又转向里特顿：“刚才您说是1815年6月中旬，是吗？6月18号我们打赢了滑铁卢战役。6月18号……拿破仑大败……可是彼尔谢呢，他是个幻想家，是个狂热之徒，是个生不逢时的波拿巴分子。他想利用斯密特的发明来改变滑铁卢战役的结果，这样他就能帮助他所崇拜的皇帝，难道他不会这么做吗？”

艾沃尔特打破了一片寂静的局面，他说：“将军先生，这不现实！难道能让历史倒退吗？历史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管那疯子搞什么鬼花招，反正全世界仍就认为，是我们打赢了这场战役。”

柯尔米克将军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很遗憾，我的朋友，有许多事您并不知道。斯密特的发明已经证实可以用来歪曲历史，所以才决定禁止使用。这项发明简直是奇迹。假如那个疯子得逞，那么法国人就可以打赢滑铁卢战役。这样一来，整个历史的进程也就随着乱了套，一切……一切都会大变特变。到那个时候，这间办公室也就不是在座各位的涉足之地了。例如，检查员先生，您可能突然间会成为非洲一家肮脏的酒巴间里的侍应生。新的历史进程完全可能使您落到这种境地，而我……”

房门砰一声打开了，莱特大尉激动地冲了进来。

“将军先生，请允许我报告：您的命令已经执行完毕。牛

津的赛林若教授说当代最杰出的拿破仑时代专家是一位波兰人，叫鲍特辛斯基。我已经与华沙联系过，几分钟以后他就乘出租火箭来找您。

“妙极了！”柯尔米克将军显出很满意的样子。

“诸位先生，从现在起，我们的‘滑铁卢’行动就正式开始了。现在是11点15分。彼尔谢返古到1815年还要过一昼夜，最多不超过30个小时。咱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2531年5月26日11点42分

不列颠反间谍机关领导人柯尔米克将军的办公室

柯尔米克将军先向那位波兰人介绍了情况。一共没超过五分钟。然后他就开始发问：“鲍特辛斯基教授，要搞清彼尔谢想附体的那个阿尔曼·列邦的情况，您需要什么？”

“我需要一份参加1815年战争的法国军官的名单。”教授不加思索就说了出来：“您去找法国人。他们的巴黎国家档案馆应该有这种资料。”

“莱特！”将军转身问他的副官：“您听见了吗？”

“听见了，将军先生，”大尉说完就走了出去。

“教授先生，据您看，怎样才能改变滑铁卢战役的结局呢？”

“只要去掉法国人在这个战役中的某一次重大失利，战役的结局就可以改变，将军先生。”

“您这是开玩笑，教授先生。要知道整个战役的结局是由天才的威灵顿决定的。”

“胡说。这种话只有英国人才讲得出来。不列颠人在滑铁卢并没有打胜仗。他们退出了战场，而你们那位威灵顿就

坐在帐篷里号啕大哭。但是，在最后的时刻普鲁士人赶到了战场，并且向疲惫不堪的法国人发起了突然的攻击。这样战局才起了变化。这才是历史的真象。”

几分钟以后莱特回到了办公室。他报告：“将军先生，收到了巴黎的通知。原来这个阿尔曼·列邦是德·艾尔隆将军的副官。”

刚一听到这句话。波兰人就从椅子上猛地站了起来，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脑袋。

“我的上帝！我简直是个蠢才。马上给我一本夏拉斯著的‘1815年战争史’的主体影印本。这本书1857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莱特！”将军喊了一声。

大尉转眼之间就走了出去。这时教授就解释开了：“将军先生，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曾经同意了您的意见，认为彼尔谢返古的时间是6月18日，也就是滑铁卢战役的当天。”

“那又怎么啦？难道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在滑铁卢，拿破仑最大的生机就是把格鲁希元帅的军团及时地投入战场。只有这个军团才能顶住普鲁士人。可是格鲁希并没有赶来，因为他没接到命令。原来我曾经坚持认为彼尔谢一定是去取这个命令，这样格鲁希就可以在决定性的时刻把军团投入战场。一开始我对彼尔谢的这一招有些吃惊，因为格鲁希的军团离战场太远，所以不大可能及时赶到。现在我可明白啦。彼尔谢选了一个最合适的时间，他在6月16号就附体到阿尔曼·列邦身上。在16号这一天，也就是滑铁卢战役的前两天，拿破仑正在林尼这个地方和普鲁士人作战。他当时击溃了对方，但是并没能把对方消

灭掉，因为赶来支援拿破仑的德·艾尔隆将军的军团，中途被内伊元帅给截留了下来。当时内伊的军队正在一个叫卡特勒布拉的地方和英国人打得难分难解。您看，将军先生，假如德·艾尔隆不被内伊元帅留下，而是去和皇帝会合，那么普鲁士人早就被消灭掉，当然也就不可能在滑铁卢起决定战役的作用，打败拿破仑。现在已经用不着怀疑，彼尔谢附体到德·艾尔隆的副官列邦的身上就是要去截住内伊元帅的信使，因为这个信使带着让德·艾尔隆军团停止前进的命令。如果彼尔谢能截住他，那么德·艾尔隆军团就可以及时和拿破仑会合，一起把普鲁士的军队消灭掉。结果就再不会有人去帮助威灵顿打赢滑铁卢战役了。”

“内伊的信使叫什么名字？”柯尔米克将军喊道，同时看了看表。

“将军先生，夏拉斯的书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人非常细致地研究过与这份命令有关的一切细节。”

几分钟以后，夏拉斯著作的立体复印本就放映出来了。在第一百九十八页，他看到了不利的资料：夏拉斯没能确定内伊元帅的信使的姓名，不过他提出了两个人。根据拿破仑的回忆录，这位信使是内伊元帅的参谋长海默斯上校，可是根据德·艾尔隆的材料却是德里康布列将军。

柯尔米克将军破口大骂了起来。他问那位波兰教授：“教授先生，请您再说一遍这两个人的名字，我记不大住……请告诉我，您个人认为他俩之中谁可能是信使呢？”

“德里康布列。”

“为什么是他？”

“我想，拿破仑对情况了解得可能不够准确，可是德·艾尔隆却完全可以知道究竟是谁把内伊元帅的这份该死的命

令送给了他。”

“谢谢您，教授先生！莱特，咱们马上到斯密特研究所去。不过，教授，如果您搞错了呢？”

“谁能保证万无一失？如果我搞错了，那么，将军先生，您的这个‘滑铁卢’行动，还有整个滑铁卢战役也就输掉了。”

1815年6月16日15点03分

林尼与卡特勒布拉之间的乡间小路

一位身穿将军服的骑士骑着一匹疾驰的战马，朝着传来低沉的隆隆炮声的方向飞奔。忽然，他听到背后有马蹄声，还有人喊叫。于是他停住了马。追赶他的军官走到他身旁问道：“我有幸同德里康布列将军谈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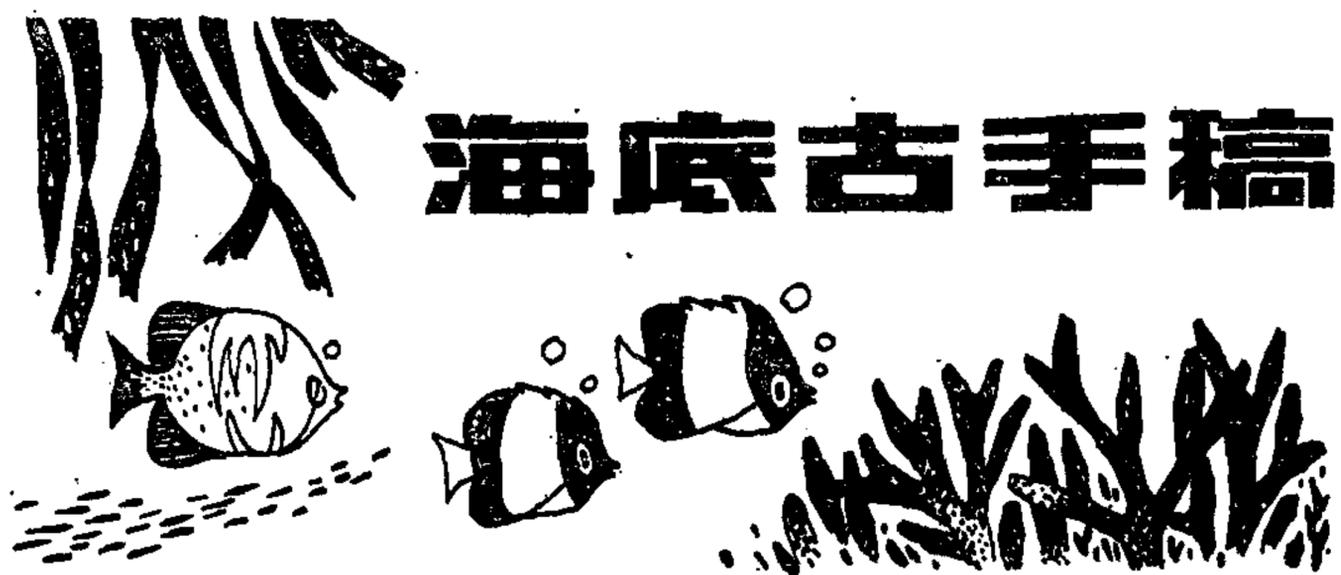
将军没有回答，相反却拔出手枪对准那位军官的胸膛。那军官一下子喊了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朋友，是这么回事：我要打破你的计划。也就是说，不是让你把我打死，而是由我把你打死。你彼尔谢附体在列邦身上，我也一样，附体到德里康布列将军身上。我是伦敦秘密情报所的莱特大尉……我们算赶得及时，你输啦！彼尔谢先生。把手举起来，彼尔谢，把手举起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秘密情报处的柯尔米克将军把你猜透了。斯密特所长把你的身体从起飞舱搬了出来，又让我附体在德里康布列将军的内体上来和你相会。内伊元帅的命令仍旧会送到德·艾尔隆将军的手里，他也不会和波拿巴会师了。你彼尔谢已经不可能改变过去的历史，更不能左右滑铁卢战役的结局。我们不能让你糟塌列邦的名誉。不过很遗憾，我打死你，也不得不同时打死他。不过列邦是清白无辜的。唉，什么时候

无辜的人才不代人受过呢？”

响起了一声低沉的枪声。‘滑铁卢’行动就这样结束了。

(钟大能译)



〔保加利亚〕兹·罗杰夫

最近，报刊上又刊登了我斯米洛夫写的关于克里塔尔赫手稿的文章。我估计又会有读者往报社写抗议信，责骂我这“古稿丑闻的主角”了。我恳切地请求诸位不要匆忙行事。

我为人谦虚，不过，事到如今，我只好告诉大家：三天前我已经“由于做出特殊的贡献”被提为报社的编辑了。

好，现在就让我从头说起吧。

三月二十四日，上司的女秘书来到我的办公室，冷冰冰地对我说：“上司找你。”

“是总编还是副总编？”

“当然是副总编波日洛夫。”

我们的总编是位和气的老好人。他同所有正职一样，整天忙着开各种会，编辑部的工作就全部交给了波日洛夫。这个波日洛夫可比总编坏百倍。他难得夸奖一句下级。偶尔说上一句，那副模样就象是欠他三百吊钱似的。

我一边往他的办公室走一边琢磨：我这回是犯了哪一条规矩？当然，最后总又得听他那陈词烂调：“斯米洛夫，我不

得不扣掉你的四分之一的工资。”

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从办公桌的文件堆上抬起头来，朝我微微一笑。我在这里工作多年，这是第二回看见他的笑容。头一回是六年前，由于一个笔误，他把我叫去，对我笑了笑，一种莫明其妙的笑。接着，唉！把我整得好惨！

“您好，”他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请抽烟。”

我从昔日遭遇的遐想中醒了过来，听天由命地坐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波日洛夫的敬烟起码意味着开除。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接过了烟。

“是这么回事，斯米洛夫，”他说了起来，“最近您干的不错……有的文章引起了轰动……也就是说，您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嘛！”我还是那么谦虚。

“不过，这可是赫洛斯特拉特式的成就！”

我从中学就和历史没缘份，所以不知道这个赫洛斯特拉特是什么玩艺儿。不过，他所说的“成就”的含意，我还是明白的。

他接着说：“比如说，十二月份您写了一篇《克里塔尔赫的手稿》，文章写得漂亮极了，没得说。年轻的学者深潜到五百四十米，发现一艘古希腊的沉船，船里保存着古希腊历史学家克里塔尔赫^{〔注〕}的手稿……，对了，还刊登了第一页手稿和复印照片。不过，您忽略了一点，没有说明这是一篇科学的幻想小说。”

“不，这不是科学幻想小说，是真人真事。我用的是两个人的真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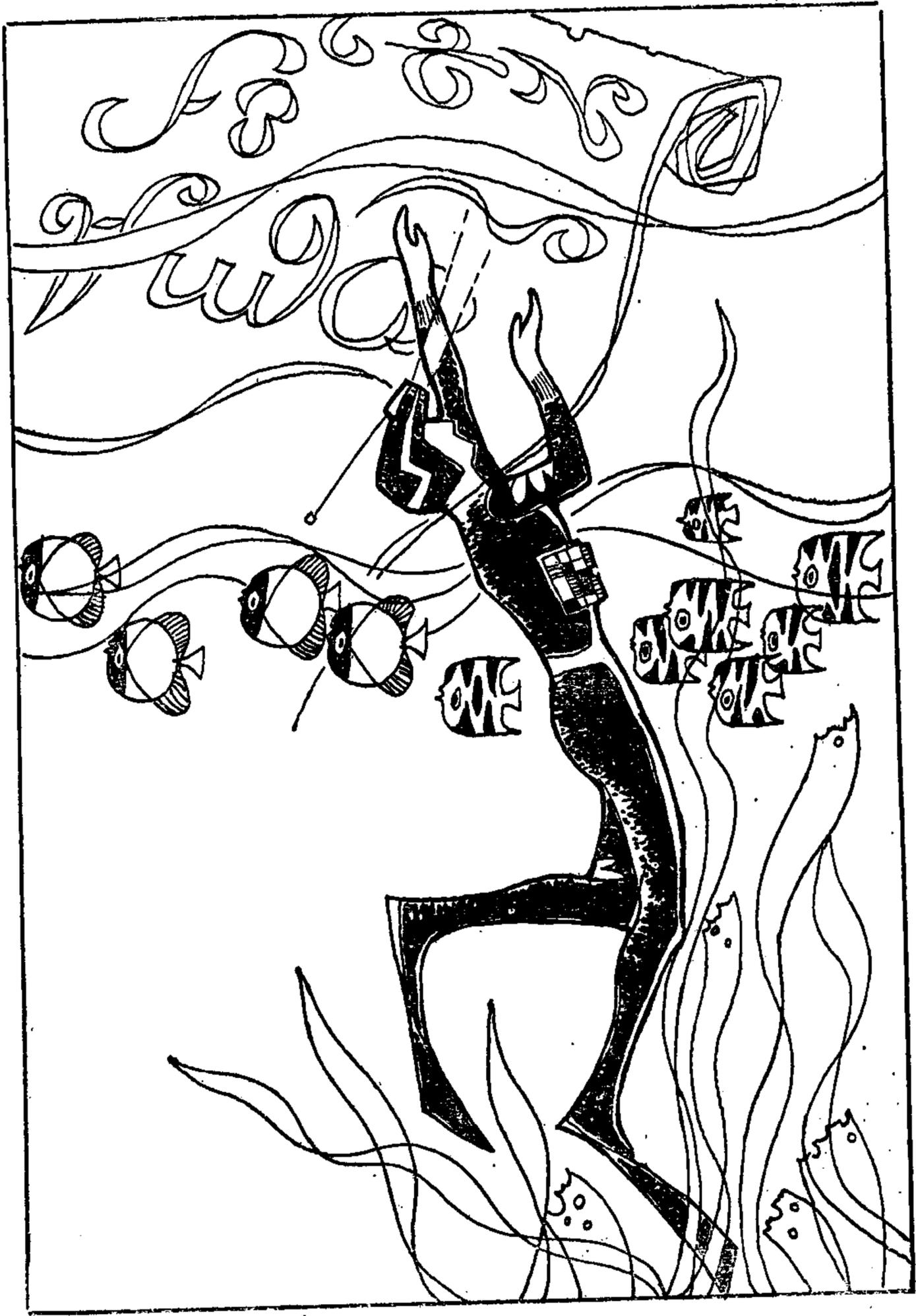
“您是说真有克里曼特工程师和斯切方医生这两个人，对不对？”

“当然啦！”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很遗憾。公众可不这么看。我可以给您介绍一下，”说着他就在桌上的材料堆里翻腾起来，拣出一份念给我听：“苏联杂志《今日世界》写道：斯米洛夫有点异想天开了。众所周知，最优秀的潜水运动员也不可能潜到五百四十米。瑞典人付出了两条生命的代价才潜到三百零五米的洋底，而且只呆了四、五分钟。斯米洛夫的文章故意耸人听闻，败坏了刊物的声誉……。”随手他又拿起另一份材料：“这是意大利的反应，态度就更不客气了……斯米洛夫报导说有人在黑海五百四十米深处进行了水下考察。我们请教了生理学家和潜水专家，他们异口同声地否认人能呆在这个深度。至今还没发明出适合在五百四十米使用的轻型潜水服和在这个深度吸用的混合气体。因此，作者斯米洛夫是个骗子，——您别着急，”波日洛夫见我插话，赶忙抢了先，“这是法国报界的评论：假如真的发现这份古手稿，那完全可以与特洛伊·什利曼的考古发现以及图坦哈蒙陵墓的发现相媲美。难怪斯米洛夫的文章震动了全世界的科技界。不过，可惜这不是真事，而是科学幻想！我们走访了潜水专家。他们一致断言，潜水员不可能下潜到这个深度。就是从理论上讲，人的潜水深度也不可能超过四百五十米。五百四十米？只有乘坐深海潜水球和潜水箱才能达到，而这么一来就不可能进行水下考察，更不可能进行象斯米洛夫所说的那种发掘工作。”

“可是……”我刚要说话，又被他打断了。

“等一等。瑞典的报刊是这样写的：斯米洛夫的文章之所以能迷惑一部分学者，当然有其独到之处。其一，伪造真迹的人手法高超。在伪造的手稿上，他完全使用了当时古希腊的文字和语法修辞，在这方面，确实达到了维妙维肖，真



假难辨的水平。其二，文章所指的地点确曾发生过一场海盗大洗劫。确实有过古希腊舰船沉入海底，而且船上载有大量的装在密封箱内的珍贵之物。由此可见，文章作者绝非普通编辑，而是一位精通古希腊文及古代历史的历史学家……”

“您别念啦！别说伪造古人真迹，就是现代历史我还搞不清呐！”我气愤地说。

“您别激动，亲爱的斯米洛夫。”他又打断了我的话，“您这就吃不消啦。国外的反应我读的还不到一半呢！下面是国内的评论“……败坏了我国报刊的声誉……我国当代科技界最大的丑闻……我国潜水界谁也不认识克里曼特和斯切方其人……必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堵上了耳朵，高声喊道：“够了！够了！您看着办吧，千万别再念了。”

“您听够了？！可我又对谁说去呢？！难道我能向全世界发一个‘够了’的通知？”

事情到了这步，我不能不为命运辩护，不能不拚死进行抗争，完全顾不得上司不上司了。我说：“我再一次声明，那不是我闭门造车的杜撰。十一月的一天，一个自称克里曼特工程师的人来到编辑部，我接待了他。他对我讲了自己的发现，还让我看了古手稿的第一页。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他说他只习惯写数字不会作文章，所以请我代笔。然后他就讲了起来。”

“讲了什么？”

“就是我在文章中写的那些东西：有一天他和斯切方深潜到五百四十米，发现了一条古希腊沉船。他们挖了几个小时，进入船舱，拿出了一个小箱子，带回来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史》的全文，是克里塔尔赫亲笔手稿。

后来，我又陪他一起到摄影室，把第一页翻拍了下来……”

“接着，这位克里曼特就无影无踪了。”波日洛夫把我的话给结束了。

“这能怪我吗？”

我以为波日洛夫发一通火就过去了，没想到结果比这还坏。

“您再抽一支烟。”等我把烟点燃，他又接着说下去，“俗话说自作自受。我很珍惜您的才干，可是更珍惜我们的报刊。”

我站了起来说：“我可以认为我已经被解雇了吗？！”

“不，没那么便宜。我给您一个月的限期。这是您的出差证。您到那儿去都行，找谁都行，干什么都行。如果一个月后，您还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确有克里塔尔赫的手稿，那么您将在刊物上看到我亲手写的一个通告：原我编辑部工作人员斯米洛夫……通告一发，您这辈子就甭想端这个饭碗了。”

我必须干的第一件事是掘各种各样有关潜水活动的资料，干这件事我用了三天三夜。然后我就到处东奔西跑，走访工厂、设计院、技术服务中心、医院、门诊部等等。每到一处都千篇一律地问人家：“请问您们这里有没有克里曼特工程师？”或者是“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斯切方医生？”干这件事又用了我三天时间。

到了第七天我才从一位医生那里打听到，他有一位大学同学叫斯切方。住址嘛，他只知道这个人的老家在黑海沿岸的某个地方。用不着我说大家也可以猜到，第二天我就踏上征途，沿着黑海岸查访去了。说来也怪，斯切方医生还没找

到，却先找到了克里曼特工程师。这是一位无意中结识的小姐告诉我的，她说克里曼特工程师在捕鱼管理局。我向她道谢，道完谢的第二分钟我就连忙向售票处跑去了。第二天十二点我已经站在布尔加斯市的街头等他了。

十二点零一分，一个人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头：“您就是斯米洛夫吧？”

我转过身来，看到克里曼特工程师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十天来我日夜思念着这个人，想和他谈个透，可是事到临头，我却呆若木鸡，说不出话来了。

“请不要见怪，我们只有一面之交就记住了您的大名。”下一句他就一针见血了，“就算当时我忘了，现在也会想起来的，因为您已经是名声在外了。”他完全不顾我的感情，继续唠叨着，“其实我早就在等着您了。您这回是专门找我来的，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到现在我才缓过劲来：“我要和您谈谈克里塔尔赫手稿的事。”

“我已经猜到了。全国现在谁不在议论这件事，谁不想您的大名呢？咱们晚上见面时再谈吧，我现在还有事情。”

我们约定晚上在海边的一个小餐厅见面。分手时他微笑着说：“您放心好了，我决不会隐瞒。”

在约定的时间到来以前，我并没闲呆着，我到处奔跑，打听，为晚上的谈话准备背景材料。我了解到克里曼特工程师是位精密机械和光学专家，在他本单位是个“尖子”，稍有名气。他和我一样，都是三十岁，未婚，性格比较孤僻，不善交际。唯一能算得上是他朋友的人，就是我那篇倒霉文章的第二个主人公——斯切方医生。只有天晓得，这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怎么会成为知己。斯切方是黑海渔人世家的子

弟，大学毕业不久就成了州医院外科的第一把手。他性格开朗，兴趣广泛，喜爱交际，还是一位多次名列前茅的优秀游泳运动员。我打听到的最后一点是去年冬天他出了一次事故，得了脑血栓，在医院里人事不醒地躺了一个星期，但恢复较快，一个月后就出院了。

傍晚，克里曼特准时来到了。餐厅服务员刚一离开餐桌，我就开了口：“克里曼特，你可和我开了一个大玩笑。说实话，假如我的处境不是现在这么惨，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哈哈地笑一阵子。现在我斯米洛夫名字在国际上已经成了撒谎大师的象征。这，今天就不提了。我现在的危险是具体的。十八天以后我就去敲你的家门，请你给我安排工作。”

“开除你毫无根据。”

“这句话从我们总编辑嘴里讲出来就好了。”我继续说：“你有那份手稿，唉，说实在的连我也怀疑了。什么水下五百四十米，为什么你不说是从你父亲花园里的梨树下或是祖传老宅的砖墙里发现的呢？”

“这很简单，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再说我父亲没有花园，我家也没有祖传老宅。”

“好极了，就算你和斯切方真在海底找到了那份手稿。那么当时你告诉我是在什么深度？”

“就是你文章中写的那个深度，五百四十米呀。”

“好极了。”我装出冷静的样子，其实心里特别紧张。“我不是潜水员，不过潜水理论我还懂得不少。”

“那您就讲讲吧！”

“说来说去，一切都归结到物理、数学和生理学。咱们就讲其中‘呼吸’这一条吧。任何一个潜水员都知道，在水下吸的空气或其他气体必须具有与周围海水的水压相同的压

力。不然肋骨间的肌肉就顶不住外部的压力，胸廓就会被压扁。”

“是这样。”克里曼特点了点头，“到现在为止咱们没有分歧。”

“往下我就要把你逼得走头无路了。潜水员在海里，每深潜十米就增加一个大气压，这一条简单的原理你不会否认吧。”

“对，我同意这一条。”

“比如说，像你这样的块头。在陆地上每呼吸一次就要吸入两立升空气。那么在十米处再增加一个压力，要吸入的就不是两立升，而是四立升；在二十米处就是六立升，照这样推算起来……。”我拿起笔就在餐纸上算了起来，“你看，在五百四十米的深度是五十五个大气压力。在陆地上你一次吸两立升，而在这里一次就要吸一百一十立升。现代最大的气体容器能容四千立升。四千被一百一十除，好，算出来了。整个容器只够你吸三十口，也就是说够你吸两分钟左右，你下潜和上升的时间还没算在内。”

我一口气说完，然后就以胜利者的姿态盯着他。他呢？他泰然自若地反问了一句：“那又怎么样呢？！”

“你们用了什么潜水装置？……”

“不，”他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不要把我没讲过的话强加给我。我当时并没有对您讲过什么潜水装置。那是您自己在文章里胡诌出来的。”

“你到现在还顽固地否定我的意见？”我接着说了下去，“那么，请问什么人才能钻到沉船里边去呢？只有身在潜水艇或潜箱之外，也就是与水面不连接的人才能这样做。因为不管输气管质量多高，它也会或者被水压裂或者被自身的重

量压扁。”

“这一点我同意。”克里曼特说完就沉默起来了。我看了看表，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餐厅的顾客几乎走光了，侍应生靠在柜台旁边打瞌睡。最后他开了口：“当时我在编辑部里对您讲的都是真话。那时，我是想给我国增添荣誉。也许我做错了。不过，我丝毫没有想给您个人添麻烦的意思。”

“那你现在就帮帮忙，拉我一把吧！”

“糟就糟在我现在做不到。出了一些问题。不过，我说一句大丈夫的话：只要一有可能，我估计很快就有这个可能，我就会去找您。”

我真想求他，压他，吓唬他。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知道，他是个宁折不弯的人。

“怎么样？你能等一等么？”

“不，不能。我非马上搞个水落石出不可。”

“那我就没办法了。”他耸了耸肩，招来了侍应生，“不过我可以保证，只要条件一成熟，我马上就把一切告诉您。”

感谢上帝，我认识了一位多嘴的休养员。他老爱讨好斯切方医生。所以我从他那儿了解到不少情况：斯切方和克里曼特两年来每天晚上都搞一些奇怪的秘密活动。他俩还动了几次不明不白的外科手术，而且还不时乘捕鱼管理局的考察船“加姆齐号”出海，一去就是三四天。

现在离向上级交帐的最后期限只剩下八天了。

“明天，医生又要出海去。他请了三天假。”晚上老休养员无意中对我说道。

第二天早上零点我已经缩成一团，藏在“加姆齐号”盖着蒙布的救生艇里了。至于我是怎么混上船的，那就不必细说

了，咱们又不写惊险小说；再说，也太丢脸。

七点左右船员都到齐了。他们在议论什么五级浪六级风。不一会儿，克里曼特和斯切方也到了。他们随身带着几个神秘的箱子。八点整，船身开始摇摆，我知道船开动了。

船一开动，我才明白什么叫五级浪六级风了。船在浪上滚，我在救生艇里翻。不一会我就冷得缩成了一团，浪花溅上来，把我打湿，成了落汤鸡。上下牙打颤的声音在耳边盖过了马达响。到了中午，我把什么古手稿，什么波日洛夫，一古脑儿都忘了，只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谚语：人有三种状态：活人、死人和航海的人。船一共走了一天加半夜。夜里我根本就无法合眼，到早晨，全身骨头关节象散了架似的。

船终于停了。船员开始忙碌起来，我偷偷掀开了蒙布。

斯切方和克里曼特来到甲板上，他俩穿上特制超薄贴身的潜水服，套上脚蹼和面罩，再把一个象矿工灯似的小灯戴到头上，一条电线从灯上连到背上的电池（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这个电池给潜水服供热并且保持一定的温度）。我还发现，他俩的胸前有两个轻质金属板，一根管子从瓶子通到潜水服里边。

他俩朝海员挥了挥手，跳进了大海。船长和船员看了看他们的身影，然后就各干各的事去了。我看了看表：早晨十点十分。船上一片寂静。四个小时过去了。忽然有人高声喊了起来：“船长，火箭！他们浮起来了！”

“全速前进！”船长下达了命令，“左满舵！”

十分钟后他俩登上了甲板，不一会儿，我断断续续听到他俩和船长的谈话。他们没找到沉船，感到懊丧，有些生气。船长一个劲表示歉意，说天气太坏，影响导航仪的使用。过了一会儿，船上又是一片寂静。

我在救生艇里辗转反侧，一个劲儿的翻身，想呆得舒服点。这一宵实在难以度过。到目前为止，我的探险还是毫无收获。我绞尽脑汁想办法。

突然一只大手伸进救生艇，手里拿着一瓶酒。

“这是什么？”我不由得喊出了声。艇外人吓唬笑出了声：“是威士忌，送给冻僵的记者驱驱寒！”

我掀开蒙布跳了出来，斯切方拿着酒瓶笑眯眯地站在我的面前。船员们一下子把我围在中间，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好家伙，我还自以为干得人不知、鬼不觉。那知我刚一上船就被发觉了。船长征得他俩的同意，把我留了下来，不过却故意让我在救生艇里凉凉快快地过夜。运动员有自己的风格，不论胜负都面带笑容。我也这么办了，先是和大伙笑了一阵子，然后把那瓶威士忌传给大伙，每人对着瓶嘴喝上一口。朋友就这么交上了。

“您真多此一举。”克里曼特说道。这时我们已经坐在暖和的船舱里，“我们本来打算今天试验完就去找您。怎么样？这回该满意了吧？”

“不。我还和一个月以前一样，什么进展也没有！”

“您不是亲眼看见我们下潜了吗？为什么还不相信呢？”

“因为我没有掌握任何能够说服人的证据，说不定你俩只是抓住船的龙骨下了半天象棋。我认为人在五百四十米的深度没法呼吸。”

他俩交换了一下眼色，克里曼特点了点头，于是斯切方就对我说了起来：“您总是提呼吸，什么是呼吸？就是指把空气吸进肺里？为什么不能说吸气只是真正呼吸过程的前奏呢？”

“我在中学里学过，呼吸的时候血液就和空气中的氧接

触，把氧浓缩，同时把有害的二氧化碳排出来。”我说了自己的理解。

“对极了。确实不能把空气吸进肺和呼吸本身这二者混为一谈！您知道怎么做心脏手术吗？”

“只是听说过。外科医生把心脏和肺隔离开来，血液流进人造肺、整个手术过程中血液的充氧和排除二氧化碳都是由人造肺来进行。在这样情况下对心脏做手术。”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问您。您已经知道在水下吸的空气是大密度的。这样它才能扩充胸廓。这一点您已经同克里曼特聊过。那么，这些压缩空气对呼吸有没有影响呢？”

“没有影响。不管压力大小，血液充氧的数量是不变的。相反在两点三个气压下（大约十三米深就达到这个压力），氧气就变成有毒的了。所以深浅都使用混合气体，其中氧气要比正常的少得多。”经过调查深潜条件，我知道了许多学问，毫不含糊地做了回答。

“对极了。请您设想一下，一个人潜入海里，可是他不用自身的肺，而用人工肺呼吸，情况会怎样呢？这样，血液所需要的氧的数量就固定不变了。这种办法有许多好处：一瓶压缩空气可以用很长时间，消耗量根本不受水深的影响。血液在血管里流动，肺却不起作用，所以也就不会受氧的有害影响了。怎么样？”

“说实话，不怎么样。”我毫不客气地说：“我看过手术的照片。病人人事不省地躺在手术台上，整个胸腔都打开了。还深潜呢，鬼话！”

克里曼特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我这个人真够顽固不化的。

“行，行，不必多说了。我只问您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讲，这样搞成不成？”斯切方问我。

“有一个大问题。这样搞，肺就空了。不保持肺内外压力的平衡，胸廓就会被水压扁。”

斯切方直瞧着我说道：“有一次一个人从八百米的深度被捞了上来，他的肺廓却没有压扁。您又怎么解释呢？”

“这很简单嘛！肺里灌满了水。水是不会被外界压力压缩的。水保持了肺里的压力，胸廓就保下来了呗。”

“对得很。假如咱们往肺里灌些液体，比如说生理液体，这样，肺里不就有了压力了吗？呼吸呢？用人造肺，这个人就可以深潜了吧，对不对？”

我哑口无言了。他们讲的是那么有条有理，可是又那么难以置信……最后我只好表示：“你们嘴巴把我说服了。不过我眼不见，心不服！”

就在这时，那位孤僻的克里曼特向我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如果您同意作个小小的手术，您自己就可以亲身体会。”说着他解开了衬衫。我看到在他们左锁骨的上方镶着一块塑料，稍稍下边一点的地方又鼓起了两小块。我想血管可能就在这里被截住了。不错，确实是个小手术。

“我同意。随便什么手术都行，切断一只手都行。不过，你们不怕泄密么？”

“现在已经不需要保密了。我马上把一切统统告诉你。”

于是，在这摇摇摆摆的船舱里，我呷着芳香的热茶，终于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一切。

这异想天开的主意是斯切方想出来的。作为一个生长在滨海之乡的人，他早就想重返海洋。不过，他绝不想穿那沉重的潜水衣或是钻进那可畏的潜水器。他向往的是象一条鱼儿一样在海里畅游。他琢磨了好几年，终于发现只要搞一个装置，把动脉和静脉连接起来，再把生理液灌进肺部（生理液

和血液是互不渗透的)，一切就大功告成了。于是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克里曼特，他是第一个，当时是唯一的，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斯切方管 克里曼特叫“本世纪最聪明的发明家。”果然他发明了所需要的一切，并第一个做了手术。他以第一个“鱼人”的身分潜入了深海，在摸索过程中，两个人越潜越深，终于发现了那艘古希腊沉船，取出了克里塔尔赫的手稿。

“那么，当时你为什么保密呢？”我问道。

“因为当时正好出了一点事故。”克里曼特坦率地告诉我，“不久前，在一次深潜中，出了一个小小的故障，差点要了斯切方的命。他疗养了三个月才恢复健康。我们决心把发明搞得十全十美，绝对安全，然后再公开。今天，这个目的达到了。”

“就是说，你们准备把自己的发明献给……”

“那当然。”斯切方打断了我的话，“地球上大部分人还在挨饿，可是海洋里却蕴藏着取之不尽的食物和财富。有了我们的发明，海里的一切就都属于人类了。”

三天之后我作了手术。苏醒以后我看到右边锁骨上方，用两条特制的胶带固定住了一个像小孩拳头大小的东西，一条软管从这里通到前胸，联到放在袋里的两个不大的气瓶上。

“这装置绝对保险。用的是最好的材料，工艺也是最精细的。在一般的消耗下，瓶里的氧气是够用五十个小时，也就是两昼夜。”斯切方安慰着我。

直到这时我才注意自己，不禁大吃一惊：我不呼吸啦！可是生理上自我感觉良好，精力充沛，只是肺失去作用了。

我还没来得及干什么，克里曼特就下了命令：“闲扯够

了。‘加姆齐号’二十分钟以后出海。马上行动！”

为了节约氧气，斯切方关掉了我的装置。我们把装仪器的箱子搬进汽车，欢快地向海边急驶而去。

夜里我睡得很香。醒来的时候，船已经到了预定地点。他俩穿好了潜水衣。我也赶快穿上，衣服里面很暖和。斯切方开动了我的装置，我又有了那种奇特的感觉：我活着，可是停止了呼吸。在戴上帽子之前，斯切方往我的肺里注射了生理液，里面还混有镇静剂。最后，我们都套上脚蹼，戴上有灯的面罩，又把尖刀插在腰带上。

船长再次复查了方位，随即宣布：“现在我们就在沉船的上面，误差不会超过二十米，错了就刮掉我的胡子。”他说得很镇静，但却显得十分风趣，反正他没留胡子。

克里曼特把手一挥，我们跳进海里，从这一刹那起，我真的变成了“鱼人”。

我们越潜越深，一会儿和鱼玩玩，一会儿又逗逗海蜇。四周逐渐暗淡下来。我看着他俩的黄色潜水服开始由黄变绿，由绿变兰，最后和周围的一切混成一抹黑。我们开了灯。克里曼特拿着深度计游到我身边。深度计的指针指着二百米。我明白他是要告诉我，深水层就从这儿开始。不过这对我丝毫无威胁。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终于到了海底。这里景色单纯乏味，地势一马平川，克里曼特又把深度计指给我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深度计上竟是清清楚楚地写着五百四十米。

斯切方用指南判断、确定了方向，然后打手势让我们跟他走，船长用不着担心胡子了。游了不到二十米，一艘船体出现在我们的灯光之下。船体已经长满水藻，盖满污泥。在

这古希腊船体的旁边还插着两把现成的铁锹。这是斯切方和克里曼特曾经到此一游的铁证。

船的入口已经被封死。我们用铁锹干了一个小时才打开了入口。我要马上钻进去，可是他们却打手势让我等一等。扬起来的沉积物还没沉下来呢。这段时间我们正好用来休息和进午餐。吃的是半流质压缩食品，用软管直接挤进嘴里。之后，我们走进船体，……你们简直想象不出我是多么的激动，浮想联翩，似乎看到了那场血战，看到了那些法兰克海盗凶狠的面孔，听到了船员们的悲嚎和沉前祈求上苍的祷告。我在船上钻来钻去，穿甲板，爬舷梯，这里已经有三千多年没有人过来了……

我们进到了一个六平方米的小船舱。舱内一半已经被泥沙埋没，里面的东西东倒西歪。不过，一些用树脂封口的小箱子密封得还很完好。在房间的角落里还堆着一些雅致的小双耳瓶。他们俩去挖箱子周围的泥沙，我估计那份手稿可能就是从那种箱子里找到的。我看中了那些双耳瓶，我本想抱着它浮上去，可是它太重了。好在克里曼特一切都有预见。他把几个带有调压阀门的球绑在箱子和瓶子上，然后用一个小瓶往里放压缩空气。于是这些东西就象坐电梯似的徐徐上升，我们也随着浮了上去。

半小时以后我们回到“加姆齐号”的甲板上。待大家稍稍平静以后，我开始检查我的胜利品。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开了瓶盖，里面盛的是一种深色的液体。我冒着喝下石油或是强碱的危险抱起瓶子，一连喝了好几口，“美啊！”我情不自禁喊了起来，“朋友们，快来呀，快来喝马其顿亚力山大酒窑里的葡萄酒！”

当然，我也知道，这并不是亚力山大本人喝的御酒。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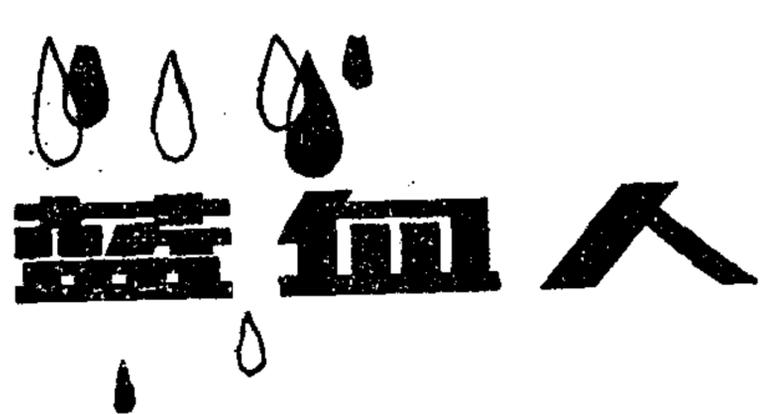
过，谁也顾不得同我争辩，一窝蜂似地围上来，不一会儿双耳瓶就底朝天了。谁不愿品尝一下两千年前的陈年老酒呢？！

我的话算是说完了。如果有那位读者对我的介绍不满意，认为没说出这次又找到了什么新的古手稿，没有写文章介绍克里曼特和斯切方对人类的新贡献，那么请您不要生气。是的，是的，不要生气，无论如何请原谅，我可再也不写文章了。因为，第一，我再没有勇气写古手稿这个题目。我一想起那场风波和波日洛夫的那副嘴脸，浑身就打哆嗦。第二，我这个曾被誉为“当代科技界最大丑闻的主角”，现在的科学编辑，一个小时以后要乘飞机去参加最新试验。这次是黑海的最大深度——二千二百米。

各位读者，你们想不想也参加呀？

(钟大能译)

〔注〕克里塔尔赫——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传说他参加过马其顿亚历山大率领的各次远征。——译者



(日本)仓本聪

二十世纪的某一时期，从外太空来的 UFO 接近地球的次数增加，因而在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日本东京都港区麻布街的一家理发店内，一位女理发员西村清子极受顾客欢迎。她不但美丽活泼，而且性情和善，待人接物都看不出她有任何私心。这在现实社会中，实在是个稀有的人物。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防卫部的一位青年军官为之神魂颠倒，一有时间，他就想来这里理发、洗头或刮脸。

一天下午，这位姓冲岛的军官身穿便服又来到理发店坐下。

店内一个年老的理发员走过来问道：

“先生，您还要理发吗？这星期您已经理过两次了。”

冲岛望了望镜子里的西村清子，不好意思地说：“你看着办吧，理发、洗头、刮脸怎么都行。我要去找一个人，所以只好先美容一番。”

正在看电视的西村清子，不由得抬头看了看冲岛。

理发店的电视机，这时正在收看京都国际科学会议的大

会实况。站在讲台上发言的是城北大学教授兵藤光彦。他正在作《关于宇宙情报》的讲演。看来他的讲演引起了与会听众的反感，因而他的发言常常被怒斥声所打断。但兵藤教授不管这些，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我国的科学家们，对于这些事实，斥之为胡说八道，说它是反科学的骗术，一句话就把它全否定了，根本就不肯认真地加以研究。由于这些科学家的傲慢与偏见，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诸位今天的错误，和过去的科学家们把伽利略、哥白尼当成疯子是一样的……”

这时，广播员报告说：“京都国际科学会议上城北大学教授兵藤光彦《关于宇宙情报》的讲演，被怒吼、嘲笑和嘘声所打断，实况转播至此终止。”

京都国际科学会议宣布休会，科学家们纷纷走出会场。

兵藤博士乘坐的小汽车开到都城旅馆门前停下。兵藤博士从车中出来，走进旅馆。

旅馆里的电视机正在播送当日新闻节目。电视广播员在宣读新闻稿。

“据会议主办单位发表意见说，兵藤博士突然改变原定题目作这个问题的讲演，是不尊重大会的行为。又据出席会议的某公立大学理化部部长发表意见说，由于会场上的嘘叫和鼓噪，兵藤博士的讲话已无法听清，只知他的主要意思是说UFO及其乘员的宇宙人是实有其事。这种破天荒的奇谈怪论，是违反科学常识的无稽之谈。对于这种神经错乱的讲话，本来是不必生气的。”

兵藤博士对此毫不理会，昂然走进旅馆的电梯里。

电梯中这时已有几名外国人在内。当电梯向上升起时，一名外国人用英语问兵藤：“您就是兵藤博士吗？”

兵藤看了看他，用英语回答说：“是的。”

那个人随即又说：“对不起，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吧！”

兵藤向下边一看，一支无声手枪顶在他的腰上。

这时，外边传来《兰色圣诞节》的新乐曲声。

兵藤博士突然失踪的消息发表后，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日本广播公司采访部记者南宫为此来到兵藤家中，向兵藤夫人探询兵藤博士失踪经过。

据兵藤夫人说，兵藤博士回到旅馆后，曾到过旅馆的服务台查看有无信件，然后是否回到他自己房间去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房间里还是早晨打扫后的原样，但他所带的东西却已全都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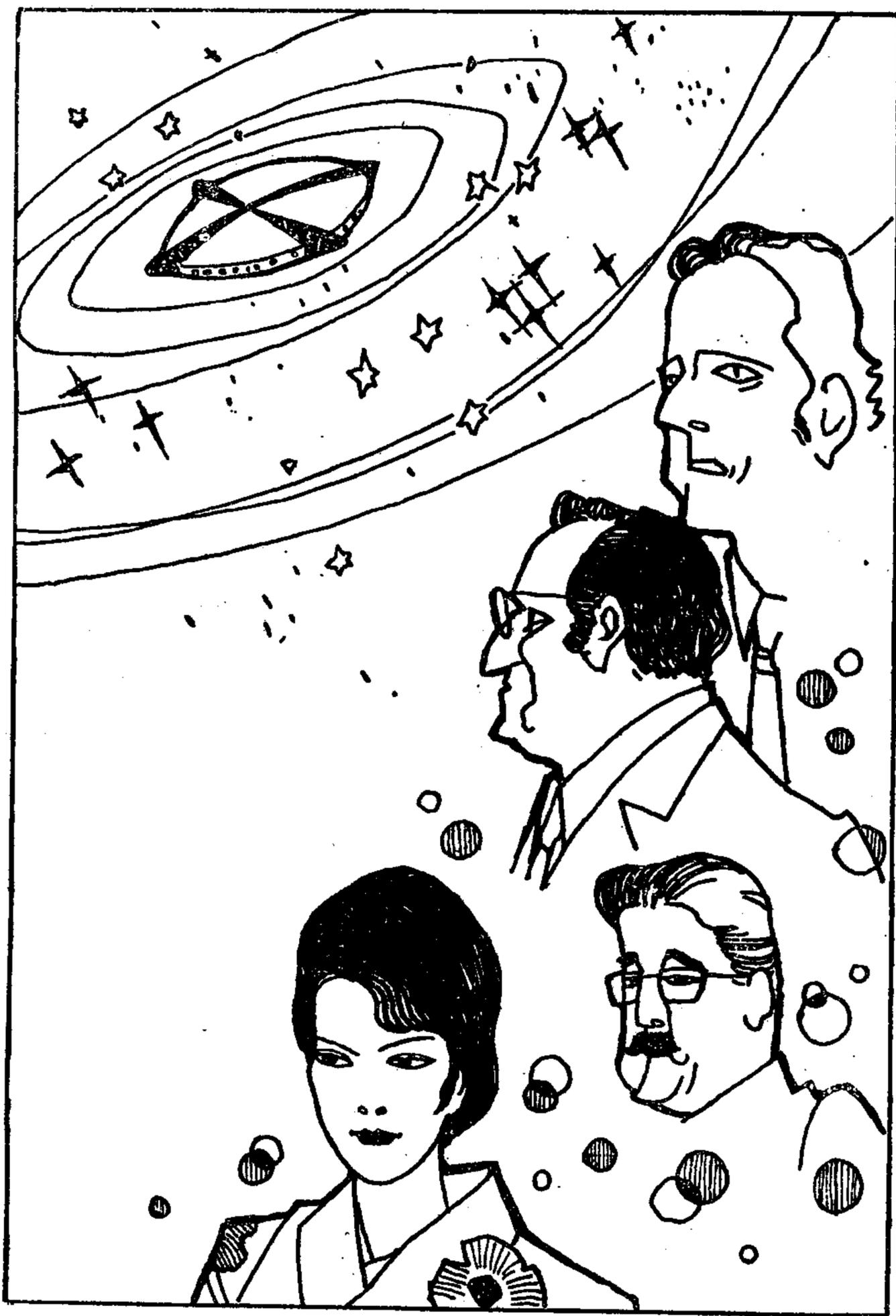
南宫又来到城北大学。据兵藤博士的助手说，自从兵藤博士去京都开会之后，再没有任何联系。他在大会上的发言，是在电视中收听到的。博士的研究专业是宇宙科学，但他常与什么人来往却不清楚，只知他与京都国立医科大学的前畑教授有过联系。

在城北大学的教授中，对兵藤的评价也颇不一致。有的教授认为兵藤在大会上的发言很难理解，有的教授认为兵藤治学严谨，所说的话，一定是有所根据；又有的教授认为那简直是胡说八道，语无伦次，不像是科学家的样子。

南宫来到京都的都城旅馆，找到旅馆的经理，探询兵藤博士失踪经过时，旅馆经理却说是不知兵藤先生失踪的事。据账簿记载，二十一日兵藤先生是正常离馆退房的，账目都已结算清楚。

南宫感到很诧异，说自己已经访问过兵藤夫人，据兵藤夫人说，是旅馆告诉她说兵藤失踪了的。

旅馆经理一笑，说这恐怕是兵藤夫人弄错了。在兵藤先



生走后第二天，兵藤夫人来电话询问兵藤先生的事，我们已回答说是正常离馆的。

南宫越来越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就从笔记本中查出兵藤家的电话号码，从京都往东京的兵藤家中挂长途电话查对此事。

因为找不到通话人，南宫正想挂断电话时，忽然听到电话中有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是电话局，您要的电话是多少号？”

“我要东京416局7696号。”

“那个电话因用户方面的原因已经拆除了。”

南宫无法核对旅馆经理的话是否真实，只好又去京都国立医科大学调查。

在医科大学的血液研究室没有找到前畑教授，而是由教授的助手中本来接待了南宫。当南宫问到前畑教授时，中本回答说，前畑教授昨天动身到美国去了。又问到前畑教授是否曾和城北大学的兵藤博士共同研究过什么科学研究项目时，中本回答说，不是共同研究，而是兵藤博士向前畑博士借用过血液学讲义。

“什么样的讲义？”南宫问。

“就是关于某种血液的讲义。”

“某种血液是什么意思？”

“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关于乌贼血液的问题。”

“乌贼？”

“是啊，乌贼。”

“乌贼不就是海里的那种墨斗鱼吗？”

“是的。”

“乌贼血液又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吗……就是血液中的血色蛋白的结构和人类有所不同。人类的血液中，血色蛋白是由蛋白质和铁结合而成，而乌贼的血色蛋白，则是由蛋白质和铜结合而成的。”

“那么，具体地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具体地说……最显著的区别是乌贼的血是蓝色的。”

“蓝的？！”

“是的。”

南宫没有弄清情况，只好又从京都赶回东京。一到日本广播公司，就看到一则电讯稿，内容是：“美联社华盛顿二十八日电。今日凌晨，苏联国防部长米哈依洛夫突然来此，到达后直赴白宫，并与吉米·帕玛总统进行秘密会谈，但内容则未发表。”

这时，有电话来找南宫。南宫接过耳机，听到是老朋友电视周刊记者木所约他到内部茶室去。

一出办公室，南宫看到有大批的记者涌进广播大楼里来。招待人员告诉他说，今天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司宣布大型歌剧《日本元年》将由电视播映，并介绍女主角高松夕子出席招待会与各报刊记者见面。

南宫来到内部茶室，看见木所正在茶室里等他。茶室的墙上也贴着《日本元年》的宣传画，上面是美丽动人的高松夕子的剧装照片。南宫首先向木所祝贺。

“恭喜你的夕子，这回是一举成名了。”

木所默默不语，只管吸烟。

“你要和我谈什么事呀？”南宫问。

“有件事很离奇，连我自己也信不过自己的眼睛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可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木所一直低着头，说话的声音也很低。

“是夕子的事吗？”

木所点点头。

“是怀孕了？”

“不是。前几天，夕子来到我的公寓，她要做菜我们两人一同吃。可是一不小心被菜刀割破了手指。出了血啦。”

“出血又怎么样？”

“那血不是红的，是蓝的。”

“什么，蓝的？”

“是的。”

“胡说八道。高松夕子的血会是蓝的？真是头条新闻！
哈哈哈！”

在日本广播公司采访部部长室内，南宫正向五代部长报告去京都调查的经过。

“你这次调查到的就只有这一点吗？”五代问。

“是的。”南宫恭恭敬敬地回答。

“好吧。”五代点了点头。

南宫一鞠躬转身就往外走。忽然又想起什么，转回身来。

“有件事情，又像有关系，又像没关系。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

“什么事？”

“说他的女朋友的血是蓝的。我听了很可笑，也就没在意。”

“是日本人吗？”

“就是这次公司组织的大型歌剧女主角高松夕子。”

五代的脸上立刻出现了阴森可怕的表情。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五代拿起耳机，只说了一声“是我。”然后就默不作声地听着。直到最后，才说了一句“明白了”。

五代挂断电话，从桌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然后向南宫：

“方才的话你是听谁说的？”

“是我一个叫木所的朋友说的。他是《电视周刊》的记者。”

南宫回答。

“叫他尽可能不要对别人说，还有，你也得绝对保密。”

“是。”

“还有，你赶快到世田谷去看看，兵藤博士的家着火了。”

南宫赶到世田谷时，兵藤家的一切都已烧光。火灾现场周围用绳子拦着，许多警察戒备森严地看守着那一堆废墟。

南宫虽然赶到现场，但采访却被严词拒绝。

这时，围观的人群闪开了一条路，几个男人走进来。

这些人都是衣冠楚楚，戴着黑眼镜，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个像是高级官员的样子，态度尤其倨傲。

在这里值勤的警察们赶快让出一条路，他们昂然地走进火灾现场中去。

南宫一无所获，只好乘公司的汽车原路返回。

路上，司机打开车中收音机开关，听到又播送《蓝色圣诞节》的歌曲。司机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是那个‘宇宙人乐队’演奏的乐曲吧？整个乐队只有四个人。我家的孩子们简直像疯了似的爱上这个乐队。据说这个乐队比‘硬壳虫’还受人欢迎哪。在纽约死了好几个女孩子，听这个音乐着了迷，最后都听得神志不清啦。说是最近这个乐队就要来日本。”

南宫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听着。

就在这个时间，地球另一面的华盛顿，正是黑夜时分，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在高度保密的环境中进行。

参加会议的都是有关国家的高级官员，他们的语言不同，

肤色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的血液颜色都是红的，因此他们都认为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蓝血的人。

桌上放着许许多多的文件、资料，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张绝密统计表，它记载着全世界发现兰血人的数字。

80	?
81	1
82	?
83	5
84	15
85	51
86	215
87	3,721
88	216,523
89	6,323,121
90(推算)	180,100,287

一个操英语的人发言说：“蓝血人增殖速度很快，用电子计算机推算的结果，到九十年代，将是日本现有人口的一倍半以上。蓝血人增加的原因，一是蓝血婴儿的诞生，二是正常人的突然变化。有人原来是红血人，突然变成了蓝血人，但蓝血人却没有一个再变成红血人。因此，在地球上，蓝血人的比例在迅速增加，正常人的比例在不断减少，如果不在全世界范围采取必要措施，有朝一日将会发生难以想像的变化。”

一个操法语的人问道：“蓝血人究竟是受了什么毒害？有无治疗可能？将来他们对人类可能有什么危险？”

另一个操英语的人说：“蓝血人似乎并非病态现象，治疗也不可能。切除脑白质，只能使他们失去思维能力，再不起任何作用。至于是否对人类有危险的问题，也可能没有，但也可能有，目前还不清楚。只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样下去，世界将属于蓝血人所有。”

在世界属于谁所有的问题上，全场意见一致，决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蓝血人。于是，在全世界消灭蓝血人的计划就被通过了。当有人问道，这是否违反人道主义时，立即有人

解释说：“蓝色血液的生物，不能叫作人，因此，这不属于人道主义范围。”当会议讨论到大规模消灭蓝血人应该有科学和社会舆论根据时，说英语的人又作了比较具体的说明。

“从来的社会舆论都是政治家造出来的，科学结论，有的能为政治家服务，有的就不能为政治家服务。因此，使用科学根据，也要有所选择。各个国家若是能按照自己的情况，事先准备好一些材料，在统一行动开始后，立即发表一些有科学根据而又为公众舆论所支持的材料，那将使自己处于很有利的地位。总之，我们不应忘记，要使全世界都承认我们的行为正当合理。”

蓝血人的命运被决定了。灭绝蓝血人的计划在世界各地着手进行。

冲岛被调到札幌，北海道石狩平原上的特种部队练习生训练立即紧张起来。直升飞机时起时落，F104的声音响彻天空。

就在这个时期，东京顺心堂医院午夜时分接待了一群客人。一位高级官员带着几个随员默默地走进院长室。医院院长赶快拿出病历递过去。

病历上写着：“中川房子，三十六岁，住目黑区东丘五之二十一，集体住宅，头产。母子均系蓝血。”

这位官员指示，母子均在今夜以“难产死亡”处理，尸体送东京大学法医学研究室解剖，对外封锁消息，一切均应在严格保密中进行。

在日本广播公司采访部内，各种电讯纷至沓来。一份电讯稿上写着：“合众国际社巴黎六月二十日电：一月间在里昂郊外与UFO相遇的巴黎大学学生的血液变成蓝色一事，此间曾广为流传，但有关当局否认此事。”另一份电讯稿上写着：

“安莎通讯社罗马七月十日电：据传七月五日意大利米兰郊外一农民家中生一蓝色血液婴儿，但当局对此完全否认。”还有一份电讯稿上写着：“塔斯社莫斯科七月十六日电：据传苏联库兹涅茨克地方曾出生一蓝色血液婴儿，产妇的血液，亦与婴儿相同。但此母子二人目前均已去向不明，无从详查。”

秋季将临的时候，日本广播公司发表了新秋节目即将播映的消息。电视台根据既定计划向观众介绍大型歌剧《日本元年》新演员高松夕子。广播员向电视观众报告：

“现在要向诸位介绍的是日本广播公司编排的大型歌剧《日本元年》新主角高松夕子。高松女士聪明美丽、活泼善良，有较高的音乐修养，有美丽动人的歌声，这次被选为大歌剧的主角，是我们大家一致的意见。现在请高松女士与诸位观众见面。”

电视屏面上出现了高松夕子，她向观众微笑致意。

这时，电视屏面上突然出现了强烈的电波干扰。天空中传来《蓝色圣诞节》的乐曲声。人们异常惊讶，纷纷跑出户外，仰面查看天空。

羽田国际机场上，这时更是一片混乱，导航员惊慌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突然，无线电报话机中发出英语的声音：“我是××××号喷气飞机，是“宇宙人乐队”专用机，现在要在羽田机场二号跑道着陆。”

导航员对着话筒大声喊叫：“××××机，返回五千米高空，停止你们的广播！这里不能着陆，请你到厚木机场去！”

这架飞机不听地面指挥，迳自闯进机场，降落在二号跑道上。及至机场保卫人员匆匆赶到时，只见飞机上下来四个年轻人。

“宇宙人乐队”到来的消息惊动了整个东京。有的人想听，有的人想看，有的为此而策划着别的事情。

主管对内对外防卫工作的防卫部接到秘密指示，“宇宙人乐队”四名成员全是蓝血人，要采取灵活措施，寻找理由将其驱逐出境。为完成这项紧急任务，冲岛被从札幌叫回东京，执行绝密计划。

日本广播公司总经理找来公司各部门负责人，特别布置接待“宇宙人乐队”的工作。

根据总经理的指示，公司举办一个招待会，以示对国际朋友的欢迎。晚间的联欢活动，在乐队下榻的旅馆里举行，公司由新演员高松夕子前往参加。

在招待会上，“宇宙人乐队”没有一般客套，而是大发牢骚。

里诺用英语说，人类应该是世界一家，在宇宙中自由通行，现在各个国家的出入限制太严，这不利于文化交流。

杰恩也用英语发言说，我们要求的是和平与安乐的生活，自由交往是这种生活的基础。

阿兰用意大利语发言说，我希望把你们都带到UFO的世界中去看一看。

乔治用法语发言说，我来日本想做的事情是到你们的大学区去看看，尝尝札幌面条的滋味，到上野动物园去看看熊猫，如此而已。

晚间，高松夕子先给木所挂个电话，说她晚间要到“宇宙人乐队”下榻的旅馆开联欢会，由公司派保卫人员随同前往。夕子要木所到日产大楼后边的东方旅馆来接她一同回去。

挂断电话，夕子随着那个号称公司保卫人员的冲岛一同上了汽车。

旅馆里烟气缭绕，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在吸大麻菸。

夕子要向“宇宙人乐队”献花，就把自己的皮包交给护送她的冲岛。冲岛迅速从自己衣袋中掏出几支大麻卷菸塞在夕子皮包里边。

献花完毕，夕子接过冲岛递给她的皮包拿在手中。这时，室内响起音乐声，人们开始跳舞。

乔治来邀夕子跳舞，夕子刚站起身来，乐声突然中断，一群便衣刑警闯了进来。在便衣刑警中还有几名外国人。

便衣刑警宣布，现在开始搜查吸毒运毒犯人，在场的人全不要走动，要一一接受检查。

杰恩跳起来抗议，被一名外国刑警狠狠一击打倒在地。然后一群人跑上来，将宇宙人乐队全部逮捕。

检查结果，夕子因持有毒品，也被同时逮捕。

第二天，各报纸上都以显著地位刊登出这项消息。

《宇宙人乐队全体成员在吸毒晚会上被捕》

《高松夕子也同时被捕》

《高松夕子非法持有大麻卷菸》

由于发生了这个事件，“宇宙人乐队”被驱逐出境，高松夕子的演出，自然地也被宣布取消。

几天后，高松夕子被释放。她一出拘留所的门，记者们就一涌而上。广播公司的保卫人员挡住记者，护送高松夕子上汽车回家。

晚上，木所在公寓里压低声音接夕子打来的电话。

夕子在电话中边哭边诉说自己的冤枉，要木所马上到她那里去。

木所劝她不要哭，事情将来会弄清楚的，她的处境木所虽然同情，但说现在见面还不方便，到下个月，再一同到海

边去度假，等等。

夕子颓然放下电话，感到一切都已绝望，哭肿的眼睛久久地凝望着窗外的天空。她站起身来，到梳妆台前坐下。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她也不愿去接。电话响了一阵之后就不响了。夕子对着镜子擦了擦嘴唇，看到自己的嘴唇是青色的。又伸出舌头看了看，舌头也是青的。夕子身体一颤，立即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由得用手捂住自己的脸。

木所给夕子挂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以当时情况判断，夕子是不可能不在自己公寓里的，如今没有人来接电话，很可能是发生了什麼意外。一种不祥的预感，使得木所不能再顾及其他。他跑出自己的公寓，跳上一辆出租汽车，一直开到夕子公寓门前。

木所来到夕子房门前，伸手去按门铃，然后又用手敲门。突然，他停住了手，发现门下有一条白布塞在门缝里。

木所叫来公寓管理员打开房门进去时，发现夕子在床上已死去多时，床头放着一只空药瓶。床边的墙上还贴着一张有夕子照片的大型歌剧《日本元年》的宣传画。

高松夕子死后第二天，广播公司采访部部长五代被叫到公司总经理吉池办公室。

吉池问五代：“汉斯·克赖茨博士最近在美国一份生物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你看到没有？”

五代回答说：“没有。”

“那是一篇论述人类定义的文章。他说作为人类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红色的血液。”

“这是学术性的论文。”

“这并非学术性论文，而是政治性论文。这篇文章在这个时期发表，是并非偶然的。”

“是说我们也要有舆论准备吗？”

“正是。据说在东京失踪的兵藤博士现在在得克萨斯的‘蓝记录研究所’里工作，专门研究UFO与蓝血人的关系问题。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所知甚少，不能满足未来的宣传需要。因此，我想派南宫到美国去一次，通过采访，调查那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情况。将来在采访部内还要成立一个专题报导小组，专门报导这方面的研究情况。要告诉南宫，这些调查材料，不是为了现在发表，而是准备在将来使用。一切调查活动，都要秘密进行。”

南宫动身赴美的前夕，颓唐苦闷的木所来到南宫家中。南宫劝他要振作起来，夕子已死，苦恼无益。木所告诉南宫，夕子虽是自杀，原因却是由于遭受迫害，使她感到前途无望，愤而自杀的。木所表示，自己懊悔的是如果夕子当时有他在身旁，也许不会发生自杀的事。南宫说：

“当时夕子周围已是戒备森严，不知有多少人在监视着她，你怎么能去呢。”

“夕子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大麻卷烟的事纯粹是别人栽赃陷害。夕子是不吸烟的。再说，在事情发生之前两天，记者俱乐部中就流传着奇怪的消息，说某人曾被部长叫去，要他紧急物色两三名能作大型歌剧女主角的演员。这样看来，此事是事先安排好的一场阴谋。”

“阴谋的制造者是谁呢？”

“可能就是日本广播公司。”

“那么目的何在呢？”

“就是为了要把夕子撤换下来。”

“为什么要撤换夕子呢？”

“可能是由于蓝血的事。”

南宫沉默了。在老朋友面前，自己感到内疚。

过了一会儿，木所问南宫：

“夕子蓝血的事，你对谁说过吗？”

“唔……没有。”

“事件发生之前，公司曾要夕子到东大医院去检查身体。夕子曾说，她实在不愿意去。”

“检查过血液吗？”

“当然要检查的。”

“唔……”

又是一阵沉默。

木所又低沉地接着说道：

“晚会上查出带有大麻卷菸的人，既不是‘宇宙人乐队’的，也不是夕子，而是和乐队及夕子都没有关系的两个人。他们是保卫部雇来的，事先把大麻菸给他们，叫他这样做的。两人之中的一个人，演出部里有人认识。”

南宫默默无言。

木所又接着说：

“在那次事件之前，我总觉得有些人在暗示给我某一种观念。”

“什么观念？怎样暗示？”

“怎样暗示，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是要我产生这样一种观念：蓝血是可怕的。蓝血人是与人类不同的一种生物，他们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张开嘴吃人的。他们是人类的死对头，如此等等。”

“有谁对你这样说过吗？”

“没有。谁也没这样具体说过，所以我也没有勇气对别人说这件事。”

南宫默默地听着，眼睛里闪闪发光，看来是有所领悟的样子。

南宫来到美国之后，东奔西走，一无所获。他找到美国国家宇航局，询问关于蓝记录研究所的情况。

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问他是想采访什么事。

南宫回答说，听说那是研究UFO的机构，想到那里去了解一下他们的研究情况。

那个工作人员哈哈大笑起来，说日本人真是异想天开。

南宫来到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经过一所大楼门前时，突然迎面遇见一个面貌熟悉的日本人。两人擦肩而过，那个人根本没有注意南宫。

南宫立即转过身来追上那个人，用日语叫声“兵藤博士！”

兵藤站住了。南宫赶紧上前招呼：

“您果然是兵藤博士！遇见您好极了。”

“你是谁？”

“我是日本广播公司的，姓南宫，是从东京来此调查采访的。自你失踪以来……”

兵藤立即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现在很忙，我们可以约定一个时间再详谈。”

“很好。请您指定时间和地点。”

“卡尔通旅馆的地下室有个酒吧间，我们晚上八点钟在那里见吧。”

南宫表示同意。两人立即分手。

晚上八点，南宫如约来到那个酒吧间。在酒吧间的一角，兵藤和南宫谈起了蓝血人的事情。兵藤告诉南宫，世界各地都发现了这种人，兵藤也亲自见到了几个。

南宫赶忙问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兵藤回答说：“这些人大概是受了一种特殊放射线的影响，使得他们的身体内部发生了变化。可是有些科学家硬说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事。”

南宫无语。

兵藤又接着说：“我们暂时把这种血液定名为BA-1型。据调查，被UFO发光照射过的人，都是这种血型。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UFO放射出来的一种特殊射线，使得人体血液中血色蛋白里的铁被电解成铜的原故。”

南宫问道：“真是实有其事啊？”

兵藤回答说：“这是实际存在的事实。”

“那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呢？”

“是啊，不知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现在有些科学家，一遇到超过自己知识的问题就一口咬定说那是幻想。对于UFO，对于BA-1血型都是如此。即使是对一个年轻的学生，你和他说起UFO时，他会嘲笑你胡说八道。可他们调查过吗？没有。他们的老师调查过吗？也没有。科学权威人士调查过吗？同样是没有。几万人亲眼目睹过的东西，竟然被说成是错觉，难道几万人错觉相同是可能的吗？就算多数人都是错觉，只有少数人是真正看见，那也应该切实调查错觉的由来和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南宫无语，酒吧间中只有低低的音乐声。

兵藤问道：“你可想过为什么要隐瞒此事的原因吗？”

南宫回答说：“没想过。”

兵藤接着又说道：“这一定是一种有意识的隐瞒，然而在另一方面，又故意透露出一点消息，否则，你怎么会远渡重洋来到这里呢？”

南宫默不作声，只是两眼注视着兵藤博士，等待他说下去。兵藤说道：

“我从这里感到有一种异常的气氛在扩散着。”

“是什么问题呢？”

“这并非正常的保密泄密问题，而是有人故意隐瞒了某些真实情况，而将一些虚假的谣言向全世界散布，制造恐怖气氛，说宇宙中的侵略者开始向人类进攻。而这所谓的侵略者，就是蓝血人。其实，蓝血人并不是坏人，而是一些聪慧活泼、美丽善良的人。有人因为他们与自己不同，就故意制造恐怖舆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断出现过的，这是政客们的伎俩。”

南宫问道：“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培植对于蓝血人的恐怖，那下一步的行动将是什么呢？”

兵藤回答说：“是啊，这就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呀。你想看一看调查UFO的蓝记录吗？”

南宫回答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一定给我看一看。”

兵藤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

“我不知道行不行，等我问一问看。据我所看到的材料，约有三十人作了脑白质的切除手术，使他们失去思维能力，只有植物性机能，就是所谓植物人。他们在一年以前还都是普通人，可是在遭遇UFO之后，血液都变成了蓝色的。当地有关部门把他们强制收容起来，送到这里研究。经过讯问、隔离，最后动手术切除了脑白质。这里边有法国人、也有美国人，有白人，也有黑人，还有日本人。”

说到这里突然低声坚决地说：“不许记笔记。”

南宫刚打开笔记本，被这一喝，茫然停住了手。

然后，兵藤悄声地说：“明天你到我的寓所里来吧！这

里谈话有危险。我住××街××号三楼二号。现在我得先走。你要留在这里，过一会儿再走。”

说完，兵藤站起身来一笑，说：“今天这里的酒钱得你来付啦。”

南宫恭敬地点点头。

兵藤拿起自己的呢帽向外边走去。

南宫默默地坐在那里，然后猛一回身，查看兵藤身后的情况。只见有一个男人的身影一闪，跟在兵藤后边走了出去。

南宫回到自己的旅馆，总是感到有些不安，那个男人的影子不断在脑中出现。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入睡。在寂静中只觉得要发生什么不祥事件。过了一些时候，他看了看表，是夜里三点钟。他一跃而起，立即穿衣外出。

夜间的街道上，静悄悄地没有行人。南宫匆匆走过许多条街道，最后终于找到了兵藤博士的寓所。

一所高级公寓里，安静、整洁而且豪华。南宫登上三楼，在二号房间前站住。他刚要举手敲门时，发现门上贴有一张纸条，上写“本户已迁移”。

南宫呆呆地站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他猛然一回头，查看身后情况。虽然没有看到人，但已觉察出有人在暗中盯着他。

他快步跑下楼梯，来到没有行人的街道上。他匆匆地往回走，总感到身后有脚步声一直跟随着他。他突然站住，这次清楚地听到后边有脚步声追上来，而且还不止是一个人的样子。南宫吓得心惊胆战，立即跑步奔逃。这时听到后边的脚步声，也跑步追过来。

南宫拚命奔逃，一口气跑回旅馆，进门以后，还是喘个

不停。

旅馆服务员吃惊地望着他，递给他一封电报。

南宫急忙拆开，看见电文是：“采访停止，立即回国。”

南宫回到日本，从羽田机场直接乘车来到日本广播公司采访部部长五代的办公室。南宫站在五代的办公桌前，向采访部部长探询为什么停止采访的问题。

五代回答说：“公司决定调你到巴黎分公司去工作。你以前也提过这个要求的。”

“那么这个采访工作由谁来接替呢？”

“不要接替。这个问题的采访不再进行了。你这次调查的结果，可写成书面报告送给我。但这东西不能发表。”

“不是说还要成立一个专题报导小组的吗？”

“情况变化啦。你写出一份报告书来，此事就算结束。你在本月底，至迟下月初要到达巴黎。”

南宫怒气填膺，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压低声音两眼直视五代，说道：“大歌剧主角高松夕子被撤下来，并不是因为什么吸毒问题，而是因为她的血是蓝的。逮捕撤换只不过是一种阴谋，这事有防卫部的人从中插手的。我感到这件事我有责任。关于高松夕子蓝血的事，是我告诉你的。除你以外，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说完，他向五代一鞠躬，转身走了出去。

南宫心中烦闷，从公司出来没有回家，而是到一个小酒馆里去喝酒，同时思考着如何处理这些调查材料的问题。最后决定一定要发表。广播公司不肯发表，就把它交给另一个报社记者中冈，要这个老朋友在别的报纸上发表。

南宫从酒馆出来，在附近的公用电话亭中给中冈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有这样一份稿件，希望他能在报纸上发表，

并把事情发展的经过扼要加以说明。

中冈与南宫约定，明天上午九时在娱乐大楼见面。

放下电话，南宫回到自己的家。时间已是黑夜，孩子已经入睡，只有南宫的妻子还在灯下学习法语。

南宫回到家里，立即开始整理笔记。高松夕子、兵藤博士、五代部长等人的不同形象都在他脑中闪过。

南宫奋笔疾书，一直写了一个通宵。到天亮时，南宫才把这篇文稿写完。

吃过早饭，稍事休息之后，就带着全部稿件动身去娱乐大楼。

南宫走进娱乐大楼，正在寻找休息室时，忽听楼内服务广播在叫他：

“日本广播公司的南宫先生！日本广播公司的南宫先生！传达室里有留给你的信。”

南宫来到传达室，说明自己就是南宫。服务员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房间号数。

南宫乘电梯来到五楼，在走廊的尽头处找到了那个房间。他敲了敲门，一个服装很整齐的绅士出来开门。见到南宫微微一笑，问道：“你可是南宫先生？”

南宫回答说：“我是南宫。”

然后，这位绅士就请他进去。

室内的陈设和一般房间不同，看来是专作特殊用途的一个房间。室内还有几个男人，服装也都很整齐，但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南宫进门之后就问中冈在哪里。其中一人说：“他今天有事不能来了，稿件由我们代收。”

南宫说不行，转身要走，但被他们拦住。

一个人问道：“稿件不是带来了么？”

南宫说：“但是……”

另一个人打断南宫的话，说道：“我们都是自己人，不愿意你遭到什么不幸，所以才代你保存资料的。”

另一个人接着说道：“你在休斯敦可是死里逃生的呀！死里逃生的人，更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才是。你的老婆孩子都要到巴黎去的。她们不是高高兴兴地等着你的吗？”

开门的那个绅士微微一笑，说道：“你算是走运的，以后你就知道了。”说完，走上去一把夺过装稿件的纸袋，说了一句：“这就是那份资料吧”，随手递给了另一个人。

那个人抽出稿件看了看，然后连同原来的草稿一起装在纸袋里。

那个开门的绅士说道：“这份资料的代价已存在东京银行巴黎分行的你的帐号里，请你到那里去支取。还有，你的朋友木所出了事故。”

南宫一惊，问道：“什么事故？”

那个绅士回答说：“今晨因车祸死亡。”

走出娱乐大楼之后，南宫感到自己像一个被打败的拳击师，除了喘息之外，再没有任何力量。

为木所守灵的夜晚，南宫默默地坐在木所遗像前，心里非常沉痛，深感自己和木所都是在斗争中失败的弱小者。

南宫调到巴黎三个月后，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来到公园里，走到一个清静的角落时，突然放慢了脚步。那里有一个日本人。

树下一条长凳上，孤单地坐着一个戴呢帽的老人。

南宫走过老人的面前，感到那顶呢帽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的。他细看老人，只见他抱着一个法国面包呆呆地坐在那

里，两只眼睛茫然地望着地上的一点。

南宫走上前问道：“请问，您可是兵藤博士吗？”

老人抬起头来，这正是兵藤。但他如今的神情已完全改变，目光无神，只是呆呆地望着南宫。

南宫向他说明：“我是日本广播公司的南宫，我们在休斯敦不是谈过一次吗？”

这时，南宫身后突然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您是哪一位呀？”

南宫转过身来，看到兵藤夫人抱着买来的东西站在他身后。

南宫赶紧向她问候。

“夫人！您还记得我吧？我是日本广播公司的南宫，在东京时，曾到府上去采访过的。”

“不记得。”南宫夫人的回答，使人不知是真是假。

南宫又解释说：“我是在……”

兵藤夫人赶快打断他的话。

“请不要说下去了！兵藤现在已不再研究那个专业了。”

南宫说：“不，我不是来……”

兵藤夫人不等他说完，就说：“失陪了。”然后，拉起丈夫就走。

兵藤博士习惯地摘下帽子向南宫道别。这使南宫突然一惊。

在兵藤博士的秃头上，从后脑到前额，有着鲜明的大手术遗迹。

兵藤博士在夫人的照护下向公园门口缓缓走去。

南宫僵立在原地，茫然地望着兵藤博士的后影，自言自语地说：“脑白质切除手术啊！”

十二月中旬，冲岛和特种部队练习生们都调回东京待命。从此，冲岛又可以常来麻布街理发店看望西村清子了。

在理发店内，西村清子是最热心的电视观众，一有空闲，她就去打开电视机来看。某天，她一打开电视机，就听到广播员在播送电视新闻。

“昨天，当地时间下午五点二十分，法国里昂西北约二十公里处，一架私用喷气飞机在空中爆炸，然后撞在山上，全部焚毁。当地居民未受伤害。这架飞机是以《蓝色圣诞节》乐曲轰动世界的‘宇宙人乐队’的私用飞机。乐队四名成员当场死亡。”

圣诞节即将到来，街上到处是《铃儿响叮当》的乐曲声。冲岛走在街上，思索着买一件什么东西送给西村清子才好。这时，他突然停住了脚步，看到前面正是清子从商店里买完东西往回走。冲岛悄悄跟在她身后，看她准备再买什么东西。

清子走到一家自行车商店前站住，注意地望着—辆漂亮的新型女用自行车。

冲岛从清子身旁一直走进商店，指着那辆自行车说：“把这辆车给我！”清子吃了一惊。

冲岛买来自行车后，一直推车送到清子的家。清子拿出钥匙开门，两人一同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朴素的—家庭，堂屋里没有任何华丽的陈设。清子给冲岛倒上茶后，坐在冲岛对面谈起自己的身世。

清子父母都已去世，只有她和哥哥两人生活在一起。哥哥是出租汽车司机，现在还没有结婚。清子中学毕业后再没有升学，白天当理发员，晚上还要料理家务，管理兄妹两人的生活问题。清子说：

“你对我还不了解，我和普通人不一样，我的血是蓝的。”

冲岛猛然一惊，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

清子接着又说道：“原来我和别人是一样的。就在中学毕业那年，集体去仙石原野营。晚间我一个人出来散步，突然天空有一个桔红色的东西，放出强烈的蓝光，照得我周围像白天一样明亮。从那以后，我的身体仿佛就起了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再没有以前那种急躁、嫉妒、仇恨、贪婪等感情了。血也由红变蓝。究竟为什么有这样重大的变化，我自己也不清楚。”

清子的哥哥回来，两人的谈话至此遂告中断。

十二月二十三日，防卫部的通信室内，打字电报机打出一个一个数字。报务员立即把它翻译出来送走。

防卫部的另一间屋子里，一群男人集合在这里。特种部队总指挥泽木下达命令：“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点零分开始行动。特种部队全体出动。使用轻型机关枪，公开行动，无须隐蔽。”

泽木又补充说：“这不是杀人，是消灭与人类不同的另一种生物。现在就发给你们名单和住址。行动结束后，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血与我们完全不同，我们的行动是正当合理的。在这同一时间里，世界各国将同时行动。我们要维护日本人的荣誉，就要干得乾净彻底。”

夜晚，冲岛站在士兵宿舍前，心情激动，无法平息。他脑子里反复思考着一个人的问题，那就是西村清子。他掏出一支烟放在嘴上，突然，眼前一亮，一个打着了火的打火机递过来。

冲岛一惊，抬头看时，是分队长木岛站在面前。

木岛对冲岛说道：“那些练习生们很听你的话，说明你是

训练有方，我真是佩服。”

冲岛赶紧说：“哪里，哪里！”

木岛接着说道：“你可要像个日本武士的样子，坚决服从命令，不要使崇拜你的人们失望啊！你那个情人由我们来处理，你去处理别人好啦。”

冲岛一惊，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有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屋中电视机传出来的气象预报。

电视中，广播员报告说：“这次大寒流是世界性的。在欧洲、美洲和亚州的许多地方都要下雪，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地气温将降到零下十五度。”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空雪花纷飞，东京街头到处有《蓝色圣诞节》的乐曲声。七点四十分，防卫部的几辆大卡车飞驰而过，卡车中坐着全副武装手执轻机枪的特种部队练习生。

在同一时间里，白昼的纽约在下雪，黎明的巴黎在下雪，黄昏的莫斯科也在下雪。

下午八点，冲岛闯进一所住宅，找到名单上的人，就开了一枪。

在另一个地方，特种部队练习生们闯进一家汽车修配厂，找到名单上的人，全部开枪击毙。

在大街上，在大楼中，在火车上，在轮船中，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就在这同一时间里，在纽约，在伦敦，在巴黎，在莫斯科，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木岛来到清子家门前，刚一敲门，清子就跑出来开门，嘴里还说：“这准是冲岛来了。”

她拉开门，看到一个不相识的人站在门口，就问道：“你

找谁？”

木岛问道：“你是西村清子？”

清子回答说：“是我。”

木岛随手就是一枪。

清子身躯一歪，慢慢地向门外雪地上倒去。一股蓝色的血，从她身上一直流到了雪地上。

雪仍然在下着。清子停止了呼吸，她的眼睛望着天空，仿佛是在盼望着UFO的出现。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女总督谢蒂塔 (国外科幻小说选)

作者 = 邵柏

页数 = 230

SS号 = 10338122

出版日期 = 1980年08月第1版

目录
目录

女总督谢蒂塔
更新剂
技术错误
往昔的光线
到了第十二天
雨呀雨，你快点停！
《滑铁卢》行动
海底古手稿
《蓝血人》